目录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2](#_Toc29889844)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 4](#_Toc29889845)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 7](#_Toc29889846)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 9](#_Toc29889847)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亦名轉女身菩薩問答經) 11](#_Toc29889848)

[善思童子經卷上 19](#_Toc29889849)

[善思童子經卷下 26](#_Toc29889850)

[力莊嚴三昧經卷上 33](#_Toc29889851)

[力莊嚴三昧經卷中 36](#_Toc29889852)

[力莊嚴三昧經卷下 39](#_Toc29889853)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一 43](#_Toc29889854)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二 45](#_Toc29889855)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三 47](#_Toc29889856)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四 49](#_Toc29889857)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五 52](#_Toc29889858)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文殊師利所報法言稱，一名斷諸法狐疑法，一名諸佛法普入方便慧分別炤明持) 55](#_Toc29889859)

[問四事品第一 55](#_Toc29889860)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二 62](#_Toc29889861)

[◎答法議品第二 62](#_Toc29889862)

[須真天子經法純淑品第三 63](#_Toc29889863)

[須真天子經聲聞品第四 64](#_Toc29889864)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三 66](#_Toc29889865)

[無畏品第五 66](#_Toc29889866)

[須真天子經住道品第六 67](#_Toc29889867)

[菩薩行品第七 68](#_Toc29889868)

[分別品第八 68](#_Toc29889869)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四 70](#_Toc29889870)

[◎頌偈品第九 70](#_Toc29889871)

[道類品第十 71](#_Toc29889872)

[大方廣寶篋經卷上 74](#_Toc29889873)

[大方廣寶篋經卷中 79](#_Toc29889874)

[大方廣寶篋經卷下 82](#_Toc29889875)

#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惟淨等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眾并菩薩摩訶薩眾俱。是時，佛告尊者須菩提言：「須菩提！色，無性、假性、實性；受、想、行、識，無性、假性、實性。須菩提！如是，乃至眼、色、眼識，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無性、假性、實性。

「復次，須菩提！色於如是三性中轉，愚是所行，當知是為菩薩正行。如是行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解無相法，苦自止息，諸相寂靜。如是所行，當知是為菩薩正行。如是行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若解無相法，諸苦自止息，

眾相皆寂靜，是菩薩所行。

「復次，須菩提！於諸色中，闇之與明平等依止。菩薩若能如實了知，解入此者，諸法亦然。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於諸識中，闇之與明平等依止。菩薩若能如實了知，解入此者，諸法亦然。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若法闇與明，平等性如是，

依止及解入，知已得菩提。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色須菩提，受、想、行、識於三性轉，若有智者如實了知，即於識中不生取著亦不現轉，其心開明。由彼於識不生取著、心開明已，即於大乘法中而能出離，何況聲聞、緣覺乘中！又由如是不生取著、心開明故，不於長時在彼地獄、畜生、餓鬼、人、天諸趣受生死苦。

「復次，須菩提！色，為生邪？為滅邪？若謂色有生，彼色即無生；若謂色無生，彼色即是無生自性。若復菩薩如實了知彼色即是無生自性，是故於色無生可有。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識，為生邪？為滅邪？若謂識有生，彼識即無生；若謂識無生，彼識即是無生自性。若復菩薩如實了知彼識即是無生自性，是故於識無生可有。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色，是我、是我所。』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須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識，是我、是我所。』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色是先世因所成作；或大自在天所化因作；或無因緣。』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須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識是先世因所成作；或大自在天所化因作；或無因緣。』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色以色像為相，受以領納為相，想以遍知為相，行以造作為相，識以了別為相。』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苦不寂靜；若彼色滅，此樂寂靜。』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須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苦不寂靜；若彼識滅，此樂寂靜。』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彼色是無，受、想、行、識亦悉是無。』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佛所說：「色無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作是說者——彼於一切法，即無和合亦無樂欲，隨其言說作是知解——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須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佛所說，皆無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作是說者——彼於一切法即無和合亦無樂欲，隨其言說作是知解——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復有人計色為有，取著於色有所生起，隨言說轉；又復計色為有，即於彼色雜染依止，有相隨轉；又復計色為有，即於彼色修習淨法，成立隨轉。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復有人計識為有，取著於識有所生起，隨言說轉；又復計識為有，即於彼識雜染依止，有相隨轉。又復計識為有，即於彼識修習淨法，成立隨轉。

「復次，須菩提！若諸菩薩計色為有，於彼色中有斷有知，於大樂行言說成辦，隨有所轉；又諸菩薩計色為有，於彼色中有斷有知，表示成辦，隨有所轉；又諸菩薩計色為有，於彼色中以能了知白法具足，謂於諸法得自在已，於大樂行而能隨轉。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諸菩薩計受、想、行、識為有，於彼識中有斷有知，於大樂行言說成辦，隨有所轉；又諸菩薩計識為有，於彼識中有斷有知，表示成辦，隨有所轉；又諸菩薩計識為有，於彼識中以能了知白法具足，謂於諸法得自在已，於大樂行而能隨轉。

「復次，須菩提！若復有人於色中色所有分量，於苦中苦所有分量，不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色中我有所得；若於色中我有所得，即於色中我見有所得；若於色中我見有所得，即於色中眾生見有所得；若於色中眾生見有所得，即於色中彼眾生見而無所得；若於色中彼眾生見無所得時，即彼眾生亦無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復有人於識中識所有分量，於苦中苦所有分量，不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識中我有所得；若於識中我有所得，即於識中我見有所得；若於識中我見有所得，即於識中眾生見有所得；若於識中眾生見有所得，即於識中彼眾生見而無所得；若於識中彼眾生見無所得時，即彼眾生亦無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復次，須菩提！若復有人於色中色所有分量，於苦中苦所有分量，而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色中我無所得；若於色中我無所得，即於色中我見無所得；若於色中我見無所得，即於色中眾生見無所得；若於色中眾生見無所得，即於色中彼眾生見而有所得；若於色中彼眾生見有所得時，即彼眾生亦有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復有人於識中識所有分量，於苦中苦所有分量，而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識中我無所得；若於識中我無所得，即於識中我見無所得；若於識中我見無所得，即於識中眾生見無所得；若於識中眾生見無所得，即於識中彼眾生見而有所得；若於識中彼眾生見有所得時，即彼眾生亦有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復次，須菩提！若人於色中不能如實平等觀察，不實分別分量及疑動分量故，即於色中色而有所得；若於色中色有所得時，即於色中色見有所得；若於色中色見有所得，即於色中眾生有所得；若於色中眾生有所得，即於色中一切有所得；若一切有所得時，即一切無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須菩提！若人於受、想、行、識中，不能如實平等觀察，不實分別分量及疑動分量故，即於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即識中識見有所得；若識中識見有所得，即識中眾生有所得；若識中眾生有所得，即識中一切有所得；若識中一切有所得時，即一切無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惟淨等奉　詔譯

「復次，須菩提！若人於色中所有不實分別分量及疑動分量，而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色中色而無所得；若於色中色無所得時，即於色中色見無所得；若於色中色見無所得，即於色中眾生無所得；若於色中眾生無所得，即於色中一切無所得；若於色中一切無所得時，即一切有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大乘法中不能出離，何況聲聞、緣覺乘中。

「須菩提！若人於受、想、行、識中所有不實分別分量及疑動分量，而能如實平等觀者，即識中識而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見無所得；若識中識見無所得，即識中眾生無所得；若識中眾生無所得，即識中一切無所得；若識中一切無所得時，即一切有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大乘法中不能出離，何況聲聞、緣覺乘中。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於諸色中，隨其言說即生取著、作用而行，如是行者，是行有身見，亦復行於有愛。若或離有尋求而有所行，是於色中不了知相。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於諸識中，隨其言說即生取著、作用而行，如是行者，是行有身見，亦復行於有愛。若或離有尋求而有所行，是於識中不了知相。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於諸色中，隨其言說不生取著、不作用而行。是不行有身見，亦復不行有愛。離有尋求亦無所行，是於色中善了知相。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於諸識中，隨其言說不生取著、不作用而行，是不行有身見，亦復不行有愛。離有尋求亦無所行，是於識中善了知相。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能具三種心種子緣而攝受者，是為淨法。何等為三？一、信解心種子，二、厭離心種子，三、不壞心種子。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能具三種心種子緣而攝受者，是為淨法。何等為三？一、信解心種子，二、厭離心種子，三、不壞心種子。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發起三種之心。何等為三？一、無取著心，二、無和合心，三、清淨心。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彼色中，若心有生、若心無生，大生、平等生，悉應如實平等觀察。由能如是平等觀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發起三種之心。何等為三？一、無取著心，二、無和合心，三、清淨心。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彼識中，若心有生、若心無生，大生、平等生，悉應如實平等觀察。由能如是平等觀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見有見無者，當知是菩薩不實知解。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見有見無者，當知是菩薩不實知解。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彼心於色求解脫時，即於色中其心動轉，有動遍動。由如是故，當知此菩薩難得解脫。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彼心於識求解脫時，即於識中其心動轉，有動遍動。由如是故，當知此菩薩難得解脫。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彼心於色求解脫時，若於色中心無繫著、無不繫著，由如是故，當知此菩薩善得解脫。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彼心於識求解脫時，若於識中心無繫著、無不繫著，由如是故，當知此菩薩善得解脫。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解無相法，苦自止息、諸相寂靜。愚夫異生不能如實了知色故，即於色中而生取著，現轉覆蔽。由彼於色生取著心、現覆蔽已，即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又由如是取著、覆蔽因故，長時在於地獄、畜生、餓鬼、人、天諸趣，受生死苦，輪轉無盡。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乃至眼、色、眼識，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亦悉無性、假性、實性。

「須菩提！如是意識於三性轉，愚夫異生不能如實了知識故，於識等中而生取著，現轉覆蔽。由彼於識生取著心、現覆蔽已，即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又由如是取著、覆蔽因故，長時在於地獄、畜生、餓鬼、人、天諸趣，受生死苦，輪轉無盡。

「復次，須菩提！如是色於三性中轉，若有智者如實了知，即於色中不生取著，亦不現轉，其心開明。由彼於色不生取著、心開明已，即於大乘法中而能出離，何況聲聞、緣覺乘中。又由如是不生取著、心開明故，不於長時在彼地獄、畜生、餓鬼、人、天諸趣，受生死苦中推求。於色無所得時，色即一切，都無照發；色無照已，即於色法平等性中如實了知，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推求，於識無所得時，識即一切，都無照發；識無照已，即於識法平等性中如實了知，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推求無異法，物境無照心，

智了於法性，此即得菩提。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於色中善解無性法者，即於色中色修作具足，而於色界亦無所動，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若於識中善解無性法者，即於識中識修作具足，而於法界亦無所動，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智善解無性，修作悉具足，

亦不動法界，即得一切智。

「復次，須菩提！色中無義、無句義、大義，菩薩摩訶薩若能如實正了知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識中無義、無句義、大義，菩薩摩訶薩若能如實正了知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無義無句義，大義亦復然，

菩薩善了知，速得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了知五種貪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尋求貪，二、遍尋求貪，三、分別貪，四、貪，五、大貪。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了知五種貪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尋求貪，二、遍尋求貪，三、分別貪，四、貪，五、大貪。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捨離此五貪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若能捨離此五貪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了知五種瞋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尋伺瞋，二、遍尋伺瞋，三、分別伺瞋，四、瞋，五、大瞋。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了知五種瞋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尋伺瞋，二、遍尋伺瞋，三、分別伺瞋，四、瞋，五、大瞋。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捨離此五瞋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若能捨離此五瞋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了知五種癡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動亂癡，二、動亂相癡，三、無動亂相癡，四、癡，五、大癡。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了知五種癡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動亂癡，二、動亂相癡，三、無動亂相癡，四、癡，五、大癡。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捨離此五癡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若能捨離此五癡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了知五種慢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多聞慢，二、高勝慢，三、增上慢，四、慢，五、大慢。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了知五種慢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多聞慢，二、高勝慢，三、增上慢，四、慢，五、大慢。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捨離此五慢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若能捨離此五慢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

#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法護等奉　詔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五種見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自性顛倒見，二、有見，三、誣謗見，四、見，五、大見。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五種見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自性顛倒見，二、有見，三、誣謗見，四、見，五、大見。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若能捨離此五見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若能捨離此五見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五種疑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法疑，二、諸趣苦疑，三、佛菩薩法寂靜疑，四、疑，五、大疑。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五種疑法，知已捨離。何等為五？一、法疑，二、諸趣苦疑，三、佛菩薩法寂靜疑，四、疑，五、大疑。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若能捨離此五疑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若能捨離此五疑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若有所求，或於色中有所說法，或於色中清淨身語意業，乃於彼色如言如說、如所稱讚；以如是求故，如是說法故，如是清淨身、語、意業故，而是菩薩摩訶薩於彼色中返求於苦，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不正說法，不能清淨身、語、意業。

「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雖求於色，色中說法，色中清淨身、語、意業，而於色中不如言如說，不如所稱讚；以不如是求故，不如是說法故，不如是清淨身語意業故，菩薩摩訶薩能於色中如是求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能正說法，能於色中清淨身、語、意業。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若有所求，或於識中有所說法，或於識中清淨身、語、意業，乃於彼識如言如說、如所稱讚；以如是求故，如是說法故，如是清淨身語意業故，而是菩薩摩訶薩於彼識中返求於苦，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不正說法，不能清淨身、語、意業。

「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雖求於識，識中說法，識中清淨身、語、意業；而於識中不如言如說，不如所稱讚；以不如是求故，不如是說法故，不如是清淨身、語、意業故，菩薩摩訶薩若於識中如是求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能正說法，能於識中清淨身、語、意業。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於彼色法起信解時，即二中二而有所得，謂所信解色及能信解色。是菩薩摩訶薩乃於色中隨所信解說能信解，隨能信解說所信解，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不正說法。何以故？須菩提！以所信解色與能信解色無有異相。須菩提！若於色中能所信解有異相者，即一切眾生種種信解，平等法中有差別相可見可得，即非夢等無所緣信解可得。由是愚夫異生於諸色中而起實見，不與無分別信解如理相應。

「須菩提！若於色中無所信解轉者，是故一切眾生種種信解而悉平等，於所信解中無差別相可見可得，即如夢等無所緣信解而有所得。由是愚夫異生於諸色中不起實見，即與無分別信解如理相應，是故應知能信解色與所信解色無有異相。諸菩薩摩訶薩當如是見，如是見者即無異相可見，乃於色中隨能信解所起即是所信解，此中所說是義明顯。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者，諸有所說是為正說。由如是故，當知色中能所信解二法和合，離能無所，非不有故。諸菩薩摩訶薩先於能信解色想如實而觀，次復於二色想亦如實觀，如是觀已，即於一切色悉無所得。若一切色無所得時，即色中動亂而有所得；若色中動亂有所得時，即色動亂相而有所得；若色動亂相有所得時，即色動亂法有所合集；色動亂法有所集故，即彼色中無動亂平等法而有所集。諸菩薩摩訶薩若於如是如前所說色中，所有動亂及無動亂法不合集者，即於色中無彼動亂法及無動亂平等法而為依止，即當修集一切佛法，成熟有情嚴淨佛土，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諸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如是善開覺時，諸有所說是為正說。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於彼識法起信解時，即二中二而有所得，謂所信解識及能信解識。是菩薩摩訶薩乃於識中隨所信解說能信解，隨能信解說所信解，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不正說法。何以故？須菩提！以所信解識與能信解識無有異相。須菩提！若於識中能所信解有異相者，即一切眾生種種信解，平等法中有差別相可見可得，即非夢等無所緣信解可得。由是愚夫異生於諸識中而起實見，不與無分別信解如理相應。須菩提！若於識中無所信解轉者，是故一切眾生種種信解而悉平等，於所信解中無差別相可見可得，即如夢中無所緣信解而有所得。由是愚夫異生於諸識中不起實見，即與無分別信解如理相應，是故應知能信解識與所信解識無有異相。諸菩薩摩訶薩當如是見，如是見者即無異相可見，乃於識中隨能信解所起即是所信解，此中所說是義明顯。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者，諸有所說是為正說。由如是故，當知識中能所信解二法和合，離能無所，非不有故。諸菩薩摩訶薩先於能信解識想如實而觀，次復於二識想亦如實觀，如是觀已，即於一切識悉無所得；若一切識無所得時，即識中動亂而有所得；若識中動亂有所得時，即識動亂相而有所得；若識動亂相有所得時，即識動亂法有所合集；識動亂法有所集故，即彼識中無動亂平等法而有所集。諸菩薩摩訶薩若於如是如前所說識中，所有動亂及無動亂法不合集者，即於識中無彼動亂法及無動亂平等法而為依止，即當修集一切佛法，成熟有情嚴淨佛土，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諸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若能如是善開覺時，諸有所說是為正說。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慈法。何等為五？一、攝受正法慈，二、攝受世間諸樂慈，三、攝受出世勝妙樂慈，四、慈，五、大慈。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慈法。何等為五？一、攝受正法慈，二、攝受世間諸樂慈，三、攝受出世勝妙樂慈，四、慈，五、大慈。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悲法。何等為五？一、無取著悲，二、和合悲，三、離散悲，四、悲，五、大悲。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悲法。何等為五？一、無取著悲，二、和合悲，三、離散悲，四、悲，五、大悲。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喜法。何等為五？一、正法清淨不壞隨喜攝受喜，二、世間諸樂不壞隨喜攝受喜，三、出世妙樂不壞隨喜攝受喜，四、喜，五、大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喜法。何等為五？一、正法清淨不壞隨喜攝受喜，二、世間諸樂不壞隨喜攝受喜，三、出世妙樂不壞隨喜攝受喜，四、喜，五、大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捨法。何等為五？一、蠲除諸不正見及諸雜染捨，二、遠離一切過失蠲除諸雜染捨，三、攝聚一切功德蠲除諸雜染捨，四、捨，五、大捨。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捨法。何等為五？一、蠲除諸不正見及諸雜染捨，二、遠離一切過失蠲除諸雜染捨，三、攝聚一切功德蠲除諸雜染捨，四、捨，五、大捨。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布施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誓願施，二、財及無畏施，三、法施，四、施，五、大施。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布施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誓願施，二、財及無畏施，三、法施，四、施，五、大施。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持戒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饒益有情戒，二、定法戒，三、無漏法戒，四、戒，五、大戒。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持戒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饒益有情戒，二、定法戒，三、無漏法戒，四、戒，五、大戒。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忍辱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諦察法忍，四、忍，五、大忍。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忍辱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諦察法忍，四、忍，五、大忍。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精進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解說讀誦思惟精進，二、遠離一切過失精進，三、攝聚一切功德精進，四、精進，五、大精進。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精進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解說讀誦思惟精進，二、遠離一切過失精進，三、攝聚一切功德精進，四、精進，五、大精進。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禪定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善解不離文字定，二、善離文字最初清淨世間定，三、出世間定，四、定，五、大定。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禪定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善解不離文字定，二、善離文字最初清淨世間定，三、出世間定，四、定，五、大定。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善解不離文字定所依止慧，二、善離文字最初清淨世間定所依止慧，三、出世間定所依止慧，四、慧，五、大慧。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善解不離文字定所依止慧，二、善離文字最初清淨世間定所依止慧，三、出世間定所依止慧，四、慧，五、大慧。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

#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奉　詔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親近善知識。何等為五？一、聽受親近，二、承事作用學法親近，三、修行進向親近，四、親近，五、大親近。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親近善知識。何等為五，一、聽受親近，二、承事作用學法親近，三、修行進向親近，四、親近，五、大親近。如是親近善知識時，菩薩摩訶薩以解脫方便而為攝受，即能生多福，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供養如來。何等為五？一、種種讚歎恭信供養，二、以清淨利養恭信供養，三、修行進向供養，四、供養，五、大供養。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供養如來。何等為五？一、種種讚歎恭信供養，二、以清淨利養恭信供養，三、修行進向供養，四、供養，五、大供養。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供養如來，如理相應者，即得無邊世界諸佛菩薩共所稱讚，亦得世間天、人、阿修羅等利養供給，成熟無量無邊眾生，嚴淨佛土，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布施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施，亦速圓滿布施波羅蜜多；若修無相施，亦速圓滿布施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施或無相施？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布施求解脫時，有所解脫布施可得，有能解脫布施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施。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布施求解脫時，無所解脫布施可得，無能解脫布施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施。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布施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施，亦速圓滿布施波羅蜜多；若修無相施，亦速圓滿布施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施或無相施？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布施求解脫時，有所解脫布施可得，有能解脫布施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施。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布施求解脫時，無所解脫布施可得，無能解脫布施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施。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持戒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持戒，亦速圓滿持戒波羅蜜多；若修無相持戒；亦速圓滿持戒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持戒或無相持戒？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持戒求解脫時，有所解脫持戒可得，有能解脫持戒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持戒。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持戒求解脫時，無所解脫持戒可得，無能解脫持戒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持戒。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持戒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持戒，亦速圓滿持戒波羅蜜多；若修無相持戒，亦速圓滿持戒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持戒或無相持戒？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持戒求解脫時，有所解脫持戒可得，有能解脫持戒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持戒。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持戒求解脫時，無所解脫持戒可得，無能解脫持戒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持戒。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忍辱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忍辱，亦速圓滿忍辱波羅蜜多；若修無相忍辱，亦速圓滿忍辱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忍辱或無相忍辱？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忍辱求解脫時，有所解脫忍辱可得，有能解脫忍辱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忍辱。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忍辱求解脫時，無所解脫忍辱可得，無能解脫忍辱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忍辱。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忍辱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忍辱，亦速圓滿忍辱波羅蜜多；若修無相忍辱，亦速圓滿忍辱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忍辱或無相忍辱？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忍辱求解脫時，有所解脫忍辱可得，有能解脫忍辱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忍辱。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忍辱求解脫時，無所解脫忍辱可得，無能解脫忍辱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忍辱。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精進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精進，亦速圓滿精進波羅蜜多；若修無相精進，亦速圓滿精進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精進或無相精進？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精進求解脫時，有所解脫精進可得，有能解脫精進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精進。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精進求解脫時，無所解脫精進可得，無能解脫精進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精進。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精進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精進，亦速圓滿精進波羅蜜多；若修無相精進，亦速圓滿精進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精進或無相精進？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精進求解脫時，有所解脫精進可得，有能解脫精進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精進。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精進求解脫時，無所解脫精進可得，無能解脫精進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精進。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禪定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禪定，亦速圓滿禪定波羅蜜多；若修無相禪定，亦速圓滿禪定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禪定或無相禪定？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禪定求解脫時，有所解脫禪定可得，有能解脫禪定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禪定。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禪定求解脫時，無所解脫禪定可得，無能解脫禪定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禪定。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禪定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禪定，亦速圓滿禪定波羅蜜多；若修無相禪定，亦速圓滿禪定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禪定或無相禪定？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禪定求解脫時，有所解脫禪定可得，有能解脫禪定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禪定。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禪定求解脫時，無所解脫禪定可得，無能解脫禪定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禪定。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般若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般若，亦速圓滿般若波羅蜜多；若修無相般若，亦速圓滿般若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般若或無相般若？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般若求解脫時，有所解脫般若可得，有能解脫般若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般若。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般若求解脫時，無所解脫般若可得，無能解脫般若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般若。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般若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般若，亦速圓滿般若波羅蜜多；若修無相般若，亦速圓滿般若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般若或無相般若？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般若求解脫時，有所解脫般若可得，有能解脫般若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般若。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般若求解脫時，無所解脫般若可得，無能解脫般若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般若。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空三摩地。須菩提！云何是色中空三摩地？菩薩摩訶薩謂於色中觀無性空，性空亦然，本性空亦然。諸所緣事，皆當安住心一境性，此即是為色中空三摩地。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於色中，如是如實了知空三摩地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無相三摩地。須菩提！云何是色中無相三摩地？菩薩摩訶薩謂於色中觀無性空，性空亦然，本性空亦然。若能如是，諸作意滅，即於色中觀無性相，有性相亦然，有性無性相亦然。如是乃得無性相離識隨逐，有性相亦然，離識隨逐，有性無性相亦然，離識隨逐。故能安住心一境性，此即是為色中無相三摩地。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於色中，如是如實了知無相三摩地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無願三摩地。須菩提！云何是色中無願三摩地？菩薩摩訶薩謂於色中得空、無相三摩地已，即於色中觀無性相，而不隨逐所緣行相，有性相亦然，而不隨逐所緣行相，有性無性相亦然，而不隨逐所緣行相，故能安住心一境性，此即是為色中無願三摩地。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於色中，如是如實了知無願三摩地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行無常。何等為三？一、不實義，二、破壞義，三、有垢無垢義。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行無常。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行是苦。何等為三？一、無取著義，二、三種相義，三、相續義。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行是苦。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法無我。何等為三？一、無性無我義，二、有性無性無我義，三、本性清淨無我義。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法無我。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三種義涅槃寂靜。何等為三。一、色中無性畢竟寂靜義，二、有性無性寂靜義，三、本性清淨寂靜義。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應當了知有三種義涅槃寂靜。」

佛說此經已，諸菩薩摩訶薩，尊者須菩提，及諸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

#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亦名轉女身菩薩問答經)

姚秦罽賓三藏曇摩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菩薩八千，眾所知識，皆得諸通、諸陀羅尼，得無礙辯，成就具足無生法忍，得無所畏，無量佛所種諸善根，進入大乘，其名曰伲泯陀羅菩薩摩訶薩、持地菩薩摩訶薩、地主菩薩摩訶薩、持眾生菩薩摩訶薩、持入會菩薩摩訶薩、照意菩薩摩訶薩、過意菩薩摩訶薩、增意菩薩摩訶薩、無邊意菩薩摩訶薩、增益意菩薩摩訶薩、愛見菩薩摩訶薩、善見菩薩摩訶薩、見這意菩薩摩訶薩、見一切義菩薩摩訶薩、一切吉利菩薩摩訶薩、賢劫諸菩薩摩訶薩，彌勒為首在眾而坐。

爾時，大德須菩提，於晨朝時，執持衣鉢來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昨夜夢見有如來坐於道場，我時即禮是世尊足，是佛世尊以金色右手摩於我頂，說如是言：『須菩提！汝於今日未曾聞法，當得聞之。』世尊！是何先瑞？」

佛言：「須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希有未曾聞法，是其先瑞。」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王舍大城次第乞食。」

佛言：「須菩提！汝知是時。」

世尊聽已，時大德須菩提，即便入於王舍大城次第乞食，至異長者家，到已，在中門所默住乞食。

是時，家中有一女人，從內而出，端正第一盛色美妙，極為端嚴有大威德，以諸瓔珞而自嚴飾，是諸珍寶互相掁觸有妙音聲。既至外已，語大德須菩提：「大德！何緣中門而立？」

須菩提言：「姊！我乞食故在門而住。」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故有乞食想耶？大德須菩提，猶故未知於食想耶？」

須菩提言：「姊！我知食想，而是身者，由父母不淨之所聚集、飲食長養，是故不能離食而住。」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不證於無明滅，乃至證生老死滅耶？」

須菩提言：「姊！我證滅已。」

女言：「大德須菩提！滅中有身食長養耶？」

須菩提言：「姊！滅更無法。」

女言：「大德！若其滅已更無有法，大德須菩提云何而言身食長養？」

須菩提言：「姊！入滅定者除諸受想，起滅定已身有長養。」

女言：「大德須菩提！而是滅者有生滅耶？」

須菩提言：「姊！而是滅者，無生無滅是畢竟滅。」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其是滅畢竟滅者，云何養身？」

須菩提言：「姊！世尊聲聞遊行乞食長養身故。」

女言：「大德須菩提！世尊說汝行無諍第一。」

須菩提言：「姊！如汝所言。」

女言：「大德須菩提！無諍者有行非行耶？」

須菩提言：「姊！是無諍者無行非行。」

女言：「大德須菩提！何故乞食？」

須菩提言：「姊！我乞食者，不為長身而行乞食，為羸命故、除諸受故，我行乞食。」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故為諸受牽耶？」

須菩提言：「我今不為諸受所牽，以除受故我行乞食。」

女言：「大德須菩提！所行無諍差互不等，何以故？行於無諍無有受苦，而是無諍非身心相應，而是無諍不生樂非樂，而是無諍不生諍訟。大德須菩提！世尊說汝行無諍第一，何因緣故無諍說無諍？」

須菩提言：「姊！無諍者，無諸境界離於欲塵。」

女言：「大德須菩提！而是無諍能離欲耶？」

須菩提言：「姊！是無諍者，不能離欲。」

女言：「大德須菩提！何因緣故？汝說無諍能離欲塵？」

須菩提言：「姊！以言說故，名為無諍。」

女言：「大德須菩提！夫無諍者寧可說耶？」

須菩提言：「姊！是無諍者不可言說。」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其無諍不可言說，以何等故說名無諍？」

須菩提言：「姊！如來世尊為聲聞弟子假名字說。」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假名即有諍訟，若有諍訟即有顛倒，若有顛倒非沙門法。」

須菩提言：「姊！何等是沙門法？」

女言：「大德須菩提！無有文字，無有諍訟，無有顛倒，是沙門法；亦不分別是法非法，是沙門法；又不分別憶想不憶想，是沙門法。離一切著，是沙門法；非境界非不境界，是沙門法；非染非縛非不染縛，是沙門法。無心離意識，是沙門法；知足是沙門法；少欲斷貪，是沙門法。

「離諸悕望，非動非發非不動發，是沙門法；離一切境界無所取故，是沙門法；離於陰魔無所染著，是沙門法；斷結使魔更不生故，是沙門法；遠離死魔無諸動搖，是沙門法；思惟不親近於天魔，是沙門法；一切法空無有污染，是沙門法；無想離一切想，是沙門法；無願無執著，是沙門法；不行三界離一切想，是沙門法；守護諸根，是沙門法；遠離諸入，是沙門法；善自調伏離諸戲論，是沙門法；寂靜無起，是沙門法。

「無所愛著亦無起發，是沙門法；無我我所無高無下，是沙門法；離觸無染，是沙門法；遠離世法，是沙門法；善知於陰解趣法性，是沙門法；諸界無界無所親近無所礙故，是沙門法；離有為法，是沙門法；諸法如虛空，是沙門法。」

說是沙門法時，中門所集聽法諸天，有三十天子，遠離塵垢得法眼淨。復有五天子，向甚深法，聞是女辯，發於無上正真道心。

爾時，大德須菩提生希有心，作如是念：「而此女人其辯如是，是如來化必定無疑。」

爾時，是女知大德須菩提心心所念，說如是言：「大德須菩提！汝作是思惟，而此女人是如來化必定無疑。大德！如是如是如汝所思。何以故？如來知如，我亦知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覺如，我亦覺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色如，我亦色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受想行識如，我亦識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

「若如來如一切眾生如若我如，是如一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如一切法如若我如，是如一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如無不如，我如無不如，是如常如無不如，以是義故如來化我；是如來如無生無滅，我如亦爾無生無滅，以是義故如來化我；若如來如，若如來化如，若我如，若一切眾生如，若一切法如，是如常真不異不變不易，中無所盛，是如如是住一切法，以是義故如來化我。」

爾時，大德須菩提即復問言：「姊！汝以佛力知於我心？為自力知？」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聲聞、緣覺，若諸菩薩，若五通仙，知眾生心，知他人心，皆以佛力知於他心。何以故？是等所行皆由佛力能知他心。大德須菩提亦以佛力知於他心。大德須菩提！喻因日月火光珍寶電星等光，明眼之人由之見色。大德須菩提！世間如是，無明所蔽有知他心，皆因如來知於他心。」

爾時，大德須菩提言：「姊當為我說，汝云何得如是辯也？」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人問如來所化：『汝是誰耶？』而是所化當云何答？」

須菩提言：「姊！無所答也。」

女言：「大德須菩提！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皆是化相，如是知已則無所答。

「復次，大德須菩提！若有問汝：『汝是凡夫？為是學人？是阿羅漢？』如是問已，汝云何答？」

爾時，大德須菩提如是思惟：「我當云何答此姊也？」即時須菩提聞空中聲曰：「大德須菩提！汝有所得所解趣證，以是義故名阿羅漢，汝答是姊！」

爾時，大德須菩提聞空中聲已，即答女言：「姊！我非凡夫、非是學人、非阿羅漢。」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持何名？」

須菩提言：「姊！如如來化持於假名，我亦如是持於假名。」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非羅漢斷諸漏耶？如來說汝行無諍第一，應受於供。」

須菩提言：「姊！我非阿羅漢，非盡諸漏，非行無諍為最第一，亦非應供。」

女言：「大德須菩提！何故妄語？」

須菩提言：「姊！若我今者，許阿羅漢，諸漏已盡，行無諍第一，應受供養，即是妄語；我無所許，是故，我今非是妄語，亦非實語。」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今不誑門中所集見於聖諦諸天子耶！」

須菩提言：「姊！若見聖諦無有能誑。」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見聖諦耶？」

時須菩提答言：「見已。」

女言：「大德！若見聖諦不名聖諦。何以故？無有能見諸聖諦者。」

女言：「大德須菩提！非見聖諦耶？」

須菩提言：「姊！我不說實亦不說虛。姊！我不見虛，何況見實？」

爾時，大德須菩提復問女言：「姊！見聖諦者何所言說？」

女言：「大德須菩提！見聖諦者不見一切諸法名字，見聖諦者見倒名字。」

須菩提言：「姊！汝何因緣說如是事？」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顛倒起諸結使，見聖諦已更不復起，以是故說，見顛倒者見諸聖諦。」

爾時，諸天即現其身，禮於大德須菩提已，說如是言：「大德須菩提大得利益，汝從是姊聞如是辯，令諸眾生大得善利聞法信解。何以故？非多解者無有解脫，非多解者有於繫縛，是何所解？」

爾時，女語大德須菩提：「汝不乞食欲不食耶？」

須菩提言：「姊！我於今日聞是法足，不欲於食。姊！貪於飲食，則生憂愁，非是求法；求利養讚歎，非是求法；求安樂身，非是求法；護惜心身命，非是求法；乃至受於讚歎善哉，非是求法。」

須菩提言：「姊！汝今復說，云何善男子、善女人正求於法？」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受惡欲非是求法，若不求眼不求於色，是人求法，不求耳聲，不求鼻香，不求舌味，不求身觸，不求意法，是人求法。復次，大德須菩提！若不求陰、不求入、不求界，是人求法；不求欲界、色界、無色界，是人求法；若不相求一切境界，是人求法。」

爾時大德須菩提言：「姊！汝可悔過，我今欲去。」

女言：「大德須菩提！猶如地界無有悔過。大德須菩提！心亦如是，同於地界不應悔過；猶如水界無有悔過，心亦如是，同於水界不應悔過；猶如火界、風界、空界無有悔過，心亦如是，同於空界不應悔過。大德須菩提！猶如橋船浮囊王道無有悔過，大德須菩提！心亦如是，同於橋船浮囊王道不應悔過。大德須菩提！凡夫悔過非諸聖耶！若起瞋恚則有悔過，若無瞋無纏、無忿無諍、不起結使，如是等人不應悔過。大德須菩提！猶如火熾是故有滅，無熾則無滅。如是，大德須菩提！若結熾然則有悔過，若滅諸結則無悔過。」

爾時，須菩提復語女言：「姊！汝何求趣，能如是吼師子吼也？」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所求，則不能吼師子吼也。大德須菩提！若無所求，能師子吼。何以故？若有所求即便是有，若有所有無師子吼，有身見者則有所求，有見作者無師子吼。大德須菩提！汝向所言姊汝何所趣。大德須菩提！若有問汝，汝何所趣？漏盡無生心得解脫耶？」

須菩提言：「姊！若有所求，無有解脫。」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如是求，則盡諸漏得無漏心，若如是趣，是趣解脫，是趣法性。」

爾時，大德須菩提言：「姊！汝趣大乘無有疑也，如行相貌必定趣向無上大乘。」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知大乘耶！說行相貌。」

須菩提言：「姊！若諸聲聞不聞大乘，諸行相貌不能知說。姊！我今請汝說大乘行所有相貌。」

女言：「大德須菩提！夫大乘者名無一異。大德須菩提！如日月宮為速疾見，天之所持故不住於空，速疾而去無有滯礙，為諸眾生而作光明。大德須菩提！向於大乘大丈夫等，亦復如是無礙無著，行六波羅蜜而無有住，為諸眾生作法光明。

「大德須菩提！如轉輪王寶輪若去四兵亦從，如轉輪王行四天下，人見適意生恭敬心，是轉輪王無有惡心常生慈心。大德須菩提！向於大乘大丈夫等亦復如是，隨有所行在在處處，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於諸眾生起平等心無有異行。

「大德須菩提！大乘者名曰大智，天、龍、夜叉、乾闥婆，智慧大丈夫之所恭敬，以是緣故名為大乘。是無盡智，無生滅故；是不斷智，不斷佛種故；是攝取智，不斷法種故；是守護智，不斷僧種故；是廣博智，教化無量諸眾生故；是善持智，無斷絕故；是善作業智，六波羅蜜故；是善攝智，四攝法故；是善相應智，親近以聖道故；是善調智，正念菩提心不忘失故；是善安止智，大悲心故；是善趣智，一切智故；是離諸怖智，降諸魔故；是離闇智，大慧炬故；是大財智，成就一切諸善根故；是恭敬智，諸天及世所恭敬故。

「是無降伏智，一切外道故；是難解智，一切聲聞緣覺人故；是清淨智，不信人故；是慈愍智，瞋害人故；是能施智，慳惜人故；是持戒智，破戒人故；是忍辱智，瞋恚人故；是精進智，懈怠人故；是禪定智，亂心人故；是大慧智，無智人故；是大富智，貧窮人故；是安樂智，苦惱人故；是歡喜智，聰慧人故。以是事故名曰大乘。」

爾時，大德須菩提言：「姊！善說大乘諸行相貌。」

女言：「大德須菩提！我若一劫若過一劫，讚說大乘不得邊際。大德須菩提！是大乘無量諸行，相貌亦復無量。」

須菩提言：「姊！汝呵責我，大德須菩提何故乞食？姊！如來法王亦復乞食，汝可呵責如來乞食耶？」

女言：「大德須菩提！汝知如來以何方便而行乞食？汝不能說？」

須菩提言：「姊！如來、世尊以何方便而行乞食？」

女言：「大德須菩提！佛見成就，於二十事無過患故，而行乞食。何等二十？示現色身故如來乞食，若有眾生見如來身具三十二相，是諸眾生見此色相，發於無上正真道心，是名如來見成就初無過患故，而行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入於村邑聚落國城王宮，盲者見色，聾者聞聲，亂得正念，裸者得衣，飢者得食，渴者得飲；無有眾生為貪欲、瞋恚、愚癡所逼。爾時眾生各生慈心起父母想，是諸眾生見於如來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天、龍、夜叉、乾闥婆等，釋梵護世，欲供養故從如來行。爾時諸人以佛力故，見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釋梵護世供養於佛。是諸眾生見如來身有如是事，生驚怪心歎未曾有，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無量眾生以封邑錢財國位自在，而生放逸憍慢貢高，見如來乞食生如是念：『捨轉輪王位出家成道，捨於憍慢從貧下賤而行乞食，我等亦應調伏憍慢貢高之心。』如是見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行乞，威德威德諸天，觀見如來之身，無飢渴逼亦非羸瘦，唯為憐愍諸眾生故而行乞食，我等亦當為眾生故而行乞食。如是見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有諸眾生懈怠懶惰不往佛所，然欲見如來右繞禮拜，是故如來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是等眾生自然得見於佛如來，既得見已心生喜悅，是等眾生，得喜悅已，即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若有眾生眼得見佛即得無癡，乃至一念見於如來，是諸眾生次第漸漸乃至涅槃，為作因緣，以能發生是因緣故如來乞食。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入於村邑聚落國城王宮，閉繫眾生即得解脫，是諸眾生即生是念：『以如來力故我得解脫。』是諸眾生於如來所生知恩心，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讚歎如來所有功德，心生歡喜生如是念：『我等云何當供佛食？』又家有女，為父母所護，或為兄弟姊妹所護，或為姑嫜夫主守護，是等不得奉施佛食，是故如來入村邑聚落國城王宮，見如來已心生歡喜，踊躍悅豫受於安樂，施佛食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四護世王奉如來鉢如來手持，若貧眾生欲少惠施，見如來鉢滿，有大富封邑，欲多惠施，見佛鉢未滿，如是等人，欲足滿佛鉢，既奉施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鉢食施一切僧，而是鉢食無增無減。爾時，多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見如來鉢有是神力，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鉢盛正非正食，百千種味味味各別，不相和同如別異器，是一鉢盛亦復如是。是時多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見於如來如是神力，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身者是一合體，其內不空猶如金剛，是如來身無生熟藏無大小便，亦行乞食，見其食食而食不入。爾時威德威德釋梵護世，見如來身真實法性及神通力，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若有眾生若多若少、若妙非妙，施如來已福無邊際乃至涅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世尊常定不起亦行乞食，是時多諸威德威德釋梵護世，見於如來而行乞食於定不動，是等生念：『必定無疑，為眾生故進行乞食非為食也。』見是神力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若當不行乞食，若當不食，或有諸人佛法出家，生如是念：『我等亦當不行乞食，亦應不食。』是等便當飢渴羸瘦，不能得於過人智慧。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善攝聖種故如來乞食，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憐愍來世諸比丘故，如來乞食。後末世時，諸不信敬婆羅門等及諸長者，當說是言：『汝等世尊不行乞食，何故汝等行乞食也？』若如來乞食，是婆羅門諸長者等，當作是念：『汝等世尊本行乞食，何故汝等不行乞食？我等應施。』又諸如來法應行乞，讚歎乞食。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若長者長者子諸大豪貴，於佛法出家，生於慚恥不能乞食，作是念言：『云何我等豪族大家，既出家已，當於家家而行乞食？』如是等人，隨學大德威德如來而行乞食。見是義故如來乞食。

「復次，大德須菩提！如來隨於一切世行。何以故？隨在在處處諸眾生熟，是在在處處如來隨行，如來亦無飢渴所逼，無貪無著亦無戲弄，亦無惡求無所聚集。大德須菩提！如向所說及餘諸事，如來見是無量方便，而行乞食。大德須菩提！見此二十無過患事，如來乞食。」

女言：「大德須菩提！能如是方便行乞食耶？如是大悲，如是清淨，應受供耶！」

須菩提言：「姊！我無力也。姊！猶如兔猫諸野干等，不能莊嚴作師子獸王、作師子行、作師子吼。姊！諸聲聞、緣覺亦復如是，不能示現如來威儀方便大悲。」

是女說此如來乞食方便之時，家內眷屬及諸餘家，入聽法者二百八十人，發於無上正真道心。

◎爾時，大德須菩提又問女言：「姊！汝之夫主今何所在？」

女言：「大德須菩提！我之夫主非止一耶！何以故？大德須菩提！若有眾生憙於樂欲莊嚴方便得調伏者，皆我夫主。」

須菩提言：「姊！樂莊嚴方便者為何如也？」

女言：「若有眾生須諸樂欲，我施眾生諸所樂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

須菩提言：「姊！如來不聽樂一切欲。」

女言：「大德須菩提！如佛所說：『汝等比丘所有衣鉢，飲食臥具病瘦醫藥，若親里家，或所乞家，所居住處，親友和上阿闍梨所，親近供養增諸善根，滅諸惡法，比丘！是我所聽。』」

須菩提言：「姊！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女言：「大德須菩提！以是事故，如來聽樂於一切欲。」

須菩提言：「姊！有幾眾生，以此樂欲莊嚴方便之所調伏？」

女言：「大德須菩提能數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色相得其邊際，若數於我莊嚴方便，已調眾生不得邊際。」

須菩提言：「姊！與樂欲眾生為何如也？」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有眾生樂向梵世，我與是等一切眾生無量諸禪，禪喜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或有眾生樂趣向於釋提桓因，與是眾生帝釋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護世，我與眾生護世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

「若有眾生樂向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樂，我與天樂乃至摩睺羅伽樂，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志意樂向轉輪王國，我與轉輪王國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小國王，我亦施與小國王樂，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長者、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我與長者、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色聲香味觸樂，我與色聲香味觸樂，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華香、末香、塗香、幢幡、寶蓋及諸衣服，我與華香、末香、塗香、幢幡、寶蓋、衣服樂已，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金銀、琉璃、頗梨諸珍寶等，我與金銀、琉璃、頗梨珍寶等樂，然後勸發無上道心。若有眾生樂向鼓貝、箜篌、簧吹、簫笛、歌舞音樂等樂。大德須菩提！我隨如是諸眾生等，所有悕望所求所樂一切給與，然後勸發無上道心。」

須菩提言：「姊！是五欲者障礙聖道，云何五欲調伏眾生？」

爾時，門外二長者子，已為此女樂莊嚴方便之所調伏。是二長者子，即語大德須菩提言：「大德！汝今不應以自智慧分別選擇菩薩智慧。大德！猶如小燈一吹即滅，大德須菩提！學聲聞乘善男子、善女人小智慧照，亦復如是，起一欲想尋即滅失。大德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劫燒時大火炎聚，若口一吹能令滅不？」

須菩提言：「善男子、善女人若以百千大海之水，亦不能滅，況一口吹。」

「大德須菩提！菩薩功德智慧照明亦復如是，恒沙等劫受五欲樂，亦不能滅菩薩功德智慧照明。

「大德須菩提！如貧人病，醫授湯藥，苦澁甜酢賤易得者，是時病人身受苦故，服是等藥苦澁甜酢，以貧窮故堪忍飢渴得脫病患。大德須菩提！學聲聞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復如是，行於頭陀功德威儀，以正行故少欲知足，清苦行故，住阿練處故，好非好食故，少知識故受諸苦惱，然後得於無取解脫。大德須菩提！如是方便學聲聞乘得解脫者，亦復如是，如貧治病。

「大德須菩提！猶如剎利灌頂王病，王諸良醫授王所服，好色香味藥入口腹身受安樂，亦獻妙味王所應食，及奉一切華香、末香、塗香、散香，又作伎樂歌舞讚歎受於快樂，為令大王無愁苦故，是諸良醫如是如是，娛樂於王令脫病患。大德須菩提！亦復如是，多有菩薩以樂莊嚴方便，受於一切五欲樂已，然後得成無上正道。大德須菩提！汝當知之，以是方便治於剎利灌頂王病，菩薩智解亦復如是。

「大德須菩提！五欲無根亦無住處，是一切智亦復如是，無本住處，是一切智自知何者是所應作、所不應作，於五欲樂非樂非不樂，獨無侶故，是一切智亦無功德，無所得故。得是忍者是人自知，何等是道？何等非道？五欲德空一切智空，是得忍人不歷五欲，是人自見五欲過患而呵責之。」

爾時，大德須菩提問長者子：「誰是汝親？」

是時長者子，合十指掌，向女說偈：

此是我父母，親友施我藥，

是斷惡道生，是我無上尊。

此是我大恩，是亦教化我，

是勸喻我故，斷我一切苦；

為我說妙法，解了一切理，

我受快安樂，亦勸我無諍。

如魚為食故，為鉤所牽執，

樂樂亦復爾，以攝取我等。

如鳥為食故，為網羅所持，

我方便亦爾，墮在於智慧。

猶為蛇所螫，以毒滅於毒，

欲瞋亦復爾，亦以毒除毒。

如人為火燒，還以火炙除，

結燒亦復爾，還因結解脫。

**我已知正法，我不用婬欲，**

**凡夫須欲故，不欲菩提道。**

爾時，須菩提言：「姊！汝以樂莊嚴方便為調誰耶？善男子耶？善女人耶？」

女言：「大德須菩提！若不以此樂莊嚴方便，不能教化一切眾生。大德須菩提！女人之心多貪樂著，非男子也。大德！我以樂莊嚴方便多調伏女，非男子也。」

須菩提言：「姊！汝是女身，云何調女？」

爾時是女神力化身，如三十二盛壯男子，端正妙色白淨鮮潔威德第一，以種種瓔珞自莊嚴已，語大德須菩提：「以如是色身調伏女人。」

須菩提言：「汝今是女為是男耶？」答言：「大德須菩提！汝是凡夫為是學耶？」

須菩提言：「善男子！我非凡夫，亦非是學。」

即復答言：「我亦如是，非男非女。」

須菩提言：「若非男非女，汝持何名？」

答言：「大德須菩提！汝非凡夫，亦非是學，云何持名？」

爾時，大德須菩提作如是念：「深智大菩薩，我應當答云：『是羅漢。』」

爾時，是善男子知大德須菩提心之所念，語大德須菩提言：「大德！汝應勇進許是羅漢，勿懼語問。」

須菩提言：「善男子！我是羅漢，諸漏已盡。」

即復問言：「大德須菩提！於去來現在為盡何漏？若過去盡，過去無盡；若未來未至，亦無有盡；現在無住，亦無有盡。」

須菩提言：「善男子！我實不任共相酬答，我今時到欲乞食而食，勿令失時。」

爾時，是善男子入示現一切佛剎三昧。爾時，大德須菩提即見無量無邊阿僧祇諸佛剎土，或見佛土日初出時，或見佛土日小食時，或見佛土日大食時，或見佛土擊揵椎時，或見僧坐，或見僧食，或見洗鉢，或見日中，或見日晡，或見過晡，或見日沒，或見初夜，或見中夜，或見後夜，或見無日無月身光為照。

爾時，是善男子語大德須菩提言：「汝今觀之！汝今觀之！欲何時食？汝今觀之有幾時在？」

須菩提言：「善男子！我今應以閻浮提時，不以他方佛剎時食。」

爾時，是善男子以神力故，令此日中如小食時，語須菩提言：「大德須菩提！汝觀是日為有幾時？」

大德須菩提以親善故，如是問言：「善男子！汝名字何今當說之？」答言：「大德須菩提！用我名為？大德須菩提！汝問世尊，當為汝說。大德！一切名非名。何以故？一切妄想無有實故，若妄想無實，假名相說有。」

須菩提言：「善男子！一切智名亦是妄想不真實耶？」

答言：「大德須菩提！亦是妄想無有實也。何以故？一切智名無量無邊，各各佛剎各說異名。」

須菩提言：「善男子！是一切智其名云何？」答言：「大德須菩提！或有佛土，名一切智為分別光，或名遍照，或復名曰示一切智，或名增勇，或名大光，或名現在，或名持地，或名大降伏，或名大普。大德須菩提！如一切智無量名字，色亦如是無量名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無量名字，諸界諸入、念處正斷神足、諸根諸力諸覺諸道，一切助道法，各各佛土無量名字。大德！名有何實？大德須菩提！以是方便，當知一切名字非名，一切名字妄想非實。」

爾時，大德須菩提歎：「王舍城諸大長者婆羅門等，大得善利，有是應供在此宿止。」

復語大德須菩提言：「汝今能知世應供耶？」

須菩提言：「善男子！如我所知今當說之，若有持戒修行善法，善入禪定其心不亂，是等名為世應供也。」

答言：「大德須菩提所說應供，亦不具足。」

須菩提言：「善男子！汝今當說云何應供？」

答言：「大德須菩提！若於一切諸眾生等，無大悲心，不名應供。大德須菩提，是應供名，不斷佛種法種僧種；如是應供能斷一切眾生結使；如是應供智慧無盡、功德無盡、諸辯無盡；如是應供是凡夫侶，非聖伴侶；是世應供，眾生見者得法眼淨。」

爾時，有天恒常隨從大德須菩提，未成正定，聞說如是應供地時，心得歡喜，發於無上正真道心。既發心已五體投地，語大德須菩提言：「我今悔過，更不隨從大德行也。」

爾時，善男子即問天言：「汝今何故向大德須菩提而悔過也？」

天女答言：「我十二年恒從大德須菩提行，未曾聞說是應供地，我今聞此應供地已，發於無上正真道心。我作是念：『若在在處處聞說如是淨應供法，我往其所；若諸菩薩聚會，演說菩薩法處，我往是處。』」

爾時，大德須菩提聞此天女發如是心，即勸諭言：「天女！汝得善利，於佛深法發無上道心。天女！我今惱熱，於一切智法非其器故。當何所為？天女！若我未斷一切諸漏得心解脫，我亦當發無上道心。天女！汝常如是近善知識，恭敬讚歎右遶禮拜如是大善諸丈夫尊，亦能說於未曾聞法，聞是法已而不忘失。」

大德須菩提語天女言：「我今亦復向汝悔過，我本不知汝之意故，勸聲聞法。」

天女答言：「我為大德須菩提說於一眾生，不觀其根，不應勸於聲聞乘也。何以故？大德須菩提！求菩提道者，不願於聲聞乘也。大德須菩提！雖為飢渴之所逼切，終不食於雜毒之食。如是大德須菩提！求菩薩者願不聞於聲聞乘也。」

爾時，是善男子語天女言：「無上正道甚難成就，若小莊嚴難得正覺。」

天女答言：「善男子！無上正道雖難成就，我如是行得不廢進。」

是善男子問天女言：「汝云何行？」

天女答言：「於諸眾生行平等心，解脫一切諸眾生故，堪任荷擔諸眾生故，成熟一切諸眾生故，令一切眾生解苦樂故。善男子！我行如是。」

善男子言：「天女！有取相者，於一切眾生無平等心；若為我結所繫縛者，不能解脫一切眾生；依止陰者，不能為於一切眾生作於荷擔；若有憶想諸善根者，不能成熟一切眾生；若有我相及他相者，不能解了眾生苦樂。」是時天女隨所教勅得順法忍。

爾時，天女於中門外散種種華，以用供養是善男子。爾時，是善男子，現本女形衣服莊嚴，語大德須菩提：「大德小待，我持食來。」爾時，是女即入家中持百味食來，語大德須菩提：「大德須菩提！汝非離欲非不離欲，非離於瞋非不離瞋，非離於癡非不離癡，非離結使非不離結使，汝受此食。大德須菩提！汝不知苦、不斷於集、不證於滅、不修道者，受於此食。大德須菩提！汝若不修於四念處，不修四正勤，不修四如意足，不修五根，不修五力，不修七覺，不修八聖道，汝受此食。大德須菩提！汝不起身見得一道心。受於此食。

「大德須菩提！汝滅無明證明解脫，進於諸行，證於無為，不行於識，更無有生，得於解脫，不增長名色，過於三界，六入非入，知空解脫，不受於觸，修無相解脫，不見受故。證無願解脫，無有愛故，知解於如取不動故，知於無生，知有非集，知生無生知老死無去，知十二緣無生無食，汝受此食。

「大德須菩提！汝不見佛不聞於法不親近僧，受於此食。大德！若知五逆等同法性，受於此食。大德！不此命終非餘處生，受於此食。大德！若貪平等同無諍平等，若瞋平等同無諍平等，若癡平等同無諍平等，受於此食。大德！汝不過凡夫地，不成聖地，受於此食。大德！汝不從明入明，不墮生死亦不涅槃，又不實語亦不妄語，受於此食。大德！汝盡無盡，不分別無盡，於陰界入亦不動搖，思無所依又無諍訟，於諸眾生而無所礙，於一切法心無繫縛，受於此食。大德！汝所為出家不得是法，受於此食。大德！汝出家願不是願入涅槃，受於此食。若大德須菩提無諍，地獄亦無諍。

「大德須菩提！不取應供，受於此食。大德須菩提！若人於汝起應供想，是人誹謗於須菩提大德，汝非應供亦不畢施，不住應供。大德！若成此法，受於此食。」

爾時，大德須菩提於中門外，七過動身申於右手，語是女言：「姊！為我善說成就是法。」

時女歎言：「善哉！善哉！大德須菩提！」即授與食。授與食已說如是言：「大德須菩提！如是應供平等受食，世所難遇，若憍慢故許是平等，清淨受供墮於地獄。」

爾時，天女問大德須菩提言：「大德須菩提！此女何緣說如是法，汝何不答？」

須菩提言：「天女！汝意云何？幻人能說是因非因耶？」

天女言：「不也！大德須菩提。」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法如幻我何言答？天女！若諸眾生言說虛實，同我平等。何以故？是諸言說如幻平等說。」於如是受食法時，有百天子得法眼淨。

爾時是女向須菩提悔過，悔過已，語大德須菩提：「隨意善去，汝持此食往至佛所，我亦當往詣於佛所。」

爾時大德須菩提，持所乞食出王舍城，聞是法故心生歡喜不甘於食。時大德須菩提心念：「此食當施於誰，隨施食處令不失果？」

爾時有菩薩，名不污一切法，知大德須菩提心所思念，即詣大德須菩提所。到已，語大德須菩提言：「此食施我，不失果報。」

須菩提言：「善男子！汝安住戒耶？」

答言：「大德須菩提！不受諸法中無持戒破戒。大德須菩提！我殺、盜、婬、妄語、兩舌、麁語、綺語、貪、瞋、邪見。」

爾時，大德須菩提思其所說：「如此善男子所得言辯，我今當問所說因緣。」須菩提言：「善男子！何因緣故說如是語？」

爾時，不污一切法菩薩，向大德須菩提而說偈言：

我道甚清淨，無上菩提道，

百千億眾生，在於此道中。

以此緣故說，我殺諸眾生，

名為殺眾生，能淨是道者。

菩提非天與，亦非釋梵與，

無與自然得，以是緣我盜。

大乘無與者，不依止下乘，

我說是大乘，以是故我盜。

知於邪婬故，智慧者求法，

不用欲故欲，如是行邪行。

如所有假名，為渴仰者說，

一切諸妄語，以是故妄語。

若有諸眾生，依止於下乘，

破壞如是等，勸發於大乘。

如是兩舌者，破壞諸外道，

墮非道眾生，安止平坦地。

若能呵責者，是無有愛語，

說於麁惡語，降伏一切魔。

說於麁惡語，心亦無瞋恚，

健者見方便，教化眾生故。

知說何因緣，隨因緣而說，

是名為綺語，知億數眾生。

或說於真實，或知於妄語，

以是故綺語，演說於正法。

若一切眾生，咸受人天樂，

復求於出過，求望一眾生，

若喜樂相應，調世者利益，

智慧者施與，一切眾生樂。

所演說貪者，所貪者如是，

常作如是願，諸眾生作佛。

正法欲滅時，勇健者攝持，

捨失於身命，不捨佛正法。

無所畏示現，諸眾生諍訟，

及一切外道，攝持正法故。

若攝取一劫，若攝一億劫，

不捨正法故，然後不妄語。

勇健者取見，一切有為邪，

亦知於邪見，進入於正見。

有如是法者，是安住持戒，

住於無住者，慧者覺菩提。

爾時，大德須菩提以所乞食施善男子，說如是言：「是善丈夫，應受信施不失果報。」

大德須菩提此日不食，過於晡時，從三昧起往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先所聞法具向佛說。

佛告須菩提：「汝今知是菩薩名不？」

須菩提言：「不知。世尊！」

佛言：「須菩提！是菩薩名轉女身菩薩摩訶薩，以樂莊嚴方便教化眾生。如摩伽陀國，十佉盧為一佉利，千佉利為一車，凡有如是千車芥子，有人能數得其邊際，不能數知此轉女身菩薩摩訶薩，以樂莊嚴方便於娑婆世界所化眾生，令諸人天發於無上正真道心者。」

爾時，是女與五百女人圍繞侍從，出王舍城向耆闍崛山往詣佛所。爾時世尊遙見是女，語大德須菩提須菩提：「汝今見是五百女來不？」

須菩提言：「已見，世尊！」

佛言：「此諸女等，是轉女身菩薩摩訶薩，以樂莊嚴方便之所成熟，皆已安住無上正真道心。」

爾時，是女與五百女圍繞侍從，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五百女人亦頂禮佛足，却住一面。

爾時，大德須菩提往詣女所，合掌恭敬。爾時，大德舍利弗語大德須菩提：「汝今得於非聖法耶？汝今住於非聖戒耶？恭敬女人。」

爾時是女語大德舍利弗：「大德！汝今知世聖非聖耶？若不能說，當默然住。」

舍利弗言：「姊！汝能知聖及非聖耶！」

女言：「大德舍利弗！我能知之。」

舍利弗言：「姊！云何知也？」

女言：「大德！若不斷聖種，是名為聖。若不斷佛種法種僧種，是名為聖。若行悲心欲令一切非聖解脫，是名為聖。大德舍利弗！寧為女人種種瓔珞而自嚴飾，著瞻蔔花鬘受五欲樂，不離無上正真道心增長於聖，勝阿羅漢修八解脫寂靜諸漏。大德舍利弗！我今說喻，以琉璃椀盛水精珠，以無價寶置糞穢中。舍利弗！汝意云何？」

舍利弗言：「姊！寧無價寶置糞穢中，非琉璃椀盛水精珠。」

「如是，大德舍利弗！若有女人住於無上正真道心，出過諸聖，非阿羅漢修八解脫住於寂靜斷諸漏勝。」

大德舍利弗言：「姊！汝向大乘耶？」

女言：「是大乘體無向無還。」

舍利弗言：「姊！若是大乘無向無還向，大乘者為何所趣？」

女言：「大德舍利弗！是向大乘，即是趣向無明無盡，乃至向於老死無盡。何以故？大德舍利弗！無明不可盡，乃至老死亦不可盡，無盡即是無生法性，若生是盡則無生無盡。大德舍利弗！緣合生法是法無諍。」

爾時，大德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誰能選擇人？世尊！而此女人以是瓔珞而自莊嚴得成是辯。」

女言：「大德舍利弗！此辯非是瓔珞莊嚴。」

舍利弗言：「姊！是誰辯耶？」

女言：「大德舍利弗！菩薩莊嚴八種瓔珞，若莊嚴已，得於菩薩無礙之辯。何等八？不失菩提心瓔珞莊嚴，住於究竟大悲之心瓔珞莊嚴，一切眾生無有礙心瓔珞莊嚴，進求多聞無有厭足瓔珞莊嚴，善能觀察如所聞法瓔珞莊嚴，化諸眾生亦不見於一切諸法瓔珞莊嚴，善知方便分別甚深緣合生法，善知一切眾生諸根瓔珞莊嚴，諸佛受持善知方便瓔珞莊嚴。大德舍利弗！是名八種瓔珞莊嚴，若有菩薩以是瓔珞自莊嚴已得無礙辯。」

爾時，大德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而是女者於何命終而來生此？」

爾時是女於舍利弗前化一女身，如己無異。是女即語大德舍利弗言：「汝問是女於何命終來生此間？」

舍利弗言：「姊！此女是化，化無生死。」

女言：「大德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來、正覺一切諸法皆如化相，若有知是一切諸法如化相者無有生死。」

爾時，佛告舍利弗：「是菩薩摩訶薩名轉女身，從阿閦佛土來至於此，化眾生故。舍利弗！是轉女身菩薩摩訶薩，此娑婆界成熟無量無邊眾生，住於無上正真之道。」

爾時，轉女身菩薩以是色身五體投地，說如是言：「世尊！若不說我無上道記，及轉女身成男子身，我今不起於佛足前。」五百女人，亦五體投地，發此誓願：「世尊！我等今者於佛足前，亦皆不起。亦當說我無上道記。」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佛、世尊法，若微笑時，如來口出無量種種妙色光明，青黃赤白紫頗梨色，出已普照無量無邊諸佛世界，上至梵世闇蔽日月，還繞佛三匝入如來頂。

爾時大德阿難，以佛力故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白佛言：「世尊！諸佛微笑非無因緣，今何緣笑？」

佛言：「阿難！汝今見是轉女身菩薩及五百女五體投地禮我足不？」

「見已。世尊！」

佛言：「阿難！此轉女身菩薩摩訶薩，過無數劫，當成無上正真之道，號曰功德光王如來，出現於世，得佛道已。是五百女作菩薩眾，得陀羅尼，得無礙辯，亦得如此轉女身菩薩所說八種瓔珞莊嚴。爾時是功德光王佛，為是五百菩薩說無上道記。阿難！功德光王佛土豐饒，安隱快樂甚可愛樂，人天眾多故，彼土眾生所受用物如兜率天。阿難！爾時佛剎無女人名。何以故？一切眾生皆悉化生於蓮華藏，加趺而坐修淨梵行，以如上瓔珞而自莊嚴。」

是時轉女身菩薩及五百女聞佛說記，歡喜踊躍受持快樂，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即成男子，其狀猶如十六童子，從空而下合掌瞻佛。爾時，世尊申金色右臂以摩其頂，即得三昧名曰遍照。

爾時，佛告大德阿難：「阿難！汝受持此經，讀誦通利為他廣說。」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受持此經。世尊！此經何名當受持之。」

佛言：「阿難！此經名『樂瓔珞莊嚴方便品』，汝受持之，亦名『轉女身菩薩問答』。」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轉女身菩薩摩訶薩，及十方來集菩薩摩訶薩，大德須菩提、大德舍利弗、大德阿難，一切大眾，天、龍、夜叉、人及非人，聞世尊說已，歡喜信受。轉女身菩薩說樂瓔珞莊嚴方便經具足竟(自轉女身至具足竟凡十七字，余本所無)。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

# 善思童子經卷上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毘耶離城，在菴婆羅波梨園內，與諸聲聞、八千比丘、一萬菩薩，如是大眾一切悉皆變化形服作諸天身。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將此化眾前後圍遶，入毘耶離大城之中次第乞食，漸漸行至毘摩羅詰離車之家。當於是時，毘摩羅詰離車家內，有一童子名曰善思。是時善思在於自家重閣之上嬭母抱持，時彼童子手中秉執一莖蓮華翫弄嬉戲，而彼童子以其宿植眾善所熏，又佛世尊神通力故，令此童子忽然以偈白其嬭母，作如是言：

今有響微妙，翳諸音樂聲；

願嬭放我身，捨置於樓上。

而此光明照，決是大丈夫；

右足跨於閫，欲入此城門。

微妙令意喜，諸鳥鳴喚聲；

我耳未曾聞，諸鳥如是唱。

決定是調御，為利益世間；

右足跨於閫，欲入此城門。

如服諸瓔珞，遍體震鳴聲；

其響妙鏗鏘，聞者皆歡喜。

決定千輪足，威神莊嚴身；

右足跨於閫，欲入此城門。

猶彼大地震，亦如打銅鍾；

諸如是等聲，無有不聞者。

決定彼人日，大聖之身光；

欲入此大城，令眾生無畏。

如諸林樹木，種種華莊嚴；

各聞微妙音，眾生隨所樂。

決定善安住，與願大龍王；

右足跨於閫，欲入此城門。

如虛空光照，大地普皆明；

日彩曀不彰，此世尊金色。

決定喜觀察，大威放焰光；

右足跨於閫，欲入此城門。

阿嬭今觀此，天眾在虛空；

歡喜歌嘯聲，弄諸衣服等。

決定利益世，最勝諸眾生；

右足跨於閫，欲入此城門。

今此大城內，相向起慈心；

各各共喜歡，如父母愛子。

決定大福聚，眾德莊嚴身；

右足跨於閫，欲入此城門。

又男夫婦女，將種種香花；

滿掬四面飄，心生大歡喜。

決定大自在，福德華莊嚴；

右足跨於閫，欲入此城門。

天人華所散，悉遍滿虛空；

處處雨眾香，微妙甚可憙。

決定世善逝，大福慧入城；

為利益眾生，所以今來到。

爾時，善思懷抱嬭母，聞其童子自口所說如此偈已，心生恐怖身毛悉竪，支節戰掉不能自持。安彼童子於樓閣上，置已即作如是思惟：「此子何也？為天、為龍、為是夜叉、為是羅剎、為鳩槃茶、為毘舍遮、為緊陀羅、或復為是摩睺羅伽？如此之言非是世間嬰孩所說。」時彼嬭母即一定住不敢動移，亦不起行不敢大語，細喘低頭默然察聽。

爾時，世尊漸漸行近善思離車童子之家，入彼街巷至於其家門前止住。而是善思離車童子，遙見世尊在於閣下，見已即便從高樓上投身向佛。是時善思離車童子，以佛神力在於空中嶷然而住，即以偈頌而白佛言：

世尊住智中，最勝者住此；

利諸眾生故，願受我蓮花。

爾時，世尊即還以偈報於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

我所住實際，非眾生境界；

彼際無所有，是際如實相。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離車童子復更以偈而白佛言：

世尊云何住，於此真實際？

此際既無有，無有何所住？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是語已，佛復以偈而更報言：

如際實際者，彼際是如來；

如彼實際住，我住彼亦然。

如實際諸佛，其體一無殊；

如彼真實際，我作如是住。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善思童子復更以偈重白佛言：

非際際非際，此際有何相？

作何等方便，得名為實相？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是語已，佛復以偈而更報言：

不可執際際，故言為實際；

彼際如虛空，虛空亦無相。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善思童子還更以偈白於佛言：

希有真實處，住處最上住；

願眾生住此，如諸佛所住。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此偈已，一心合掌而白佛言：「惟願世尊，慈愍我故受此蓮華。」

爾時世尊為欲憐愍善思離車孩童子故受彼蓮華。佛受華已，是時善思離車童子，歡喜踊躍發是願言：「藉此善根，我於來世，若當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如今世尊，為於一切眾生說法。然其法中，諸凡夫法及阿羅漢，一切聖法皆不可得。」

爾時，長老舍利弗同在集會聞是語已，於大眾中即問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離車童子！汝向所言，我當證彼如是法已，為諸眾生說於彼法。云何說法？彼法云何？」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即以偈答舍利弗言：

彼法無有佛，及諸聲聞得；

我當證是法，為諸眾生說。

彼法無處所，亦復無去來；

智者如是知，法之本體性。

過去一切佛，現在無上尊，

無不如是知，入無餘寂滅。

彼中無法界，眾生界亦無；

如是之邊際，世間無入者。

法界惟名字，字從分別生；

分別無分別，究竟不可得。

爾時，長老富婁那彌多羅尼子，即於眾中還以偈問善思童子，作如是言：

童子汝云何，能學解此法？

甚深無譬喻，諸智者所迷。

汝今身未行，已作如是辯，

能對最第一，智慧大聲聞。

汝體如真金，遍皆巧知解；

顯赫此城巷，如月處虛空。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即還以偈，答於長老富婁那彌多羅尼子，作如是言：

尊者今言生，此生無有處；

諸法無生故，當生此是何？

諸法既無生，何者名真體？

此我說本性，一切諸法無。

法及法本性，二俱不可得；

二既不可得，此法諸佛說。

是名最上輪，鹿苑中前轉；

虛空搦拳已，令覺多聲聞。

唯鳴於法聲，眾生多誑惑；

乘方便及智，當說如真實。

言生及死者，是名凡夫境；

此之顛倒見，富婁那未盡。

生死及彼此，世間人言語；

無言語法中，假以語言說。

爾時，長老富婁那彌多羅尼子，聞此偈已歡喜稱讚，即便白佛作如是言：「希有，婆伽婆！希有，修伽陀！此之善思離車童子，乃有如是甚深智慧難可度量。」

是時佛告富婁那言：「如是，如是！汝富婁那如汝所說。」

爾時，世尊問於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善思童子！汝今欲為何誰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時善思離車童子，即以偈頌而答佛言：

佛最勝世尊，知而故問我；

欲為誰著鎧？今當真實宣。

我無所為人，亦無著鎧者；

甚深上法中，無受化眾生。

眾生非眾生，一切皆無有；

此處不迷惑，彼名為世尊。

如是生解法，如實際常處；

非一非無異，此甚深最上。

我當令覺眾，彼眾生亦無；

眾生體既無，彼中何有智？

智慧及眾生，性畢竟非有；

若能如是解，彼名世智人。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是偈已而白佛言：「大聖世尊！我若當來自覺了知如是法已，為諸眾生作如是說。」

是時長老阿難比丘，於大眾中即從座起而白佛言：「世尊！希有，婆伽婆！希有，修伽陀！此之善思離車童子乃能如是宣說甚深微妙法句、不染著句、無倚著句。此深法中，天、人、世間恐怖迷沒。世尊！如是實性甚深法中誰不欲行？惟有昔於甚深法中有因緣者乃能生信。」爾時阿難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猶如聚真金，遙觀妙顯赫；

此善思童子，處在大眾中。

譬如須彌山，安住於海內；

如是善說法，彌覆此世間。

無有及非無，善思童子說；

如是彼實際，實際亦空無。

汝今說此時，不曾生恐怖；

善思汝如是，我云何得知？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聞是語已，即還以偈報阿難言：

我已誓捨身，著此無為鎧；

無望故求道，多聞如是知。

為五欲所迷，墮於可畏獄；

今見無上尊，我云何不喜？

世尊大慈愍，化度諸眾生；

我身不墜傷，今在佛前住。

虛空及我體，此二悉是無；

身及空既無，云何當畏壞？

佛身及空體，真實不可分；

能有此忍心，彼中無怖畏。

虛空及大地，真如中悉無；

我今真實知，是故無恐怖。

虛空遍大地，畢竟不可得；

無真無生故，真實無驚畏。

虛空無有高，下處亦無有；

如是法知者，彼無虛可驚。

爾時，善思離車童子說是偈已，佛即問言：「善思童子！汝不畏耶？」

是時善思即答佛言：「善哉世尊！我實無畏。」

佛復更問善思童子：「汝不恐耶？」

善思答言：「善哉，世尊！我實無恐。」

佛復問言：「善思童子！汝不怖耶？」

善思答言：「善哉，世尊！我實不怖。」

爾時，世尊讚善思言：「善哉，善哉！善思離車！真實善哉！汝今乃能如是不畏、不恐、不怖。」佛因此事，即為善思而說偈言：

有有故怖生，彼有不可得；

能定此忍者，彼即近菩提。

取相言眾生，而眾生無有；

能如是了達，彼即住真乘。

菩提無得人，不得得不得；

離此得不得，恐怖心則無。

若能如是知，有無皆不住；

善思汝當識，此路趣菩提。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善思作如是言：「善思童子！是故菩薩摩訶薩等，若欲速疾安樂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應須念常相、樂相、我相、淨相，及眾生相，壽命、養育、福伽羅相，此相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真正直路。善思童子！我於往昔發心行於菩薩行時，常念此路，以是義故，我乘此路得至菩提；然其此路無有一法而可得者，此即是我無上菩提。」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雖說常相，其常非是有；

既知無有常，即無有諍競。

有著樂相者，樂亦無真實；

此是顛倒見，分別福伽羅。

若知諸法真，各各無集處；

彼等不作相，命及福伽羅。

路非是菩提，非路亦復爾；

我說此本性，諸法無處所。

本性及眾物，智者不分別；

善思汝當知！此路向菩提。

若著如是路，彼佛非行道；

若著有相者，彼不知諸法，

亦不能乘乘，諸佛所憐愍，

無有人能行，此寂甚深處。

一切處無物，彼物不可物；

既無有物故，彼樂無處生。

諸樂及諸苦，此路如虛空；

能得如是覺，彼心得解脫。

我雖說我相，此法亦無有；

既無有我所，亦復無有智。

既無有智知，此即智境界；

壽命分別有，其相畢竟空。

無有言知者，小智即迷惑；

我相及壽命，本性非是有。

本性及諸物，此愚癡境界；

彼等不能近，不思議佛乘。

不聞深經典，復不讀誦持；

此經典不說，無有諸法相。

我不得諸法，說處亦復無；

我昔坐道場，無一智可證。

此智我如是，菩提不可得；

菩提及道場，此二無證者。

凡夫輩分別，諸佛說諸法；

此是假名字，諸佛甚深處。

甚深及諸佛，此是魔境界；

不聞此經典，佛世尊所說。

彼等不知味，諸法利益處；

菩薩行苦行，其行無知故。

言佛及菩提，此二不可見；

如是思惟已，妄言諸佛說。

稱有諸境界，倚之而生著；

既有染著處，彼等不見我。

若有諸眾生，成就甚深智；

彼等大唱說，諸佛不思議。

是故汝善思！欲知甚深法，

精勤當用心，即知法真實。

彼法實無礙，故名為甚深；

如是說之時，名為不可得。

眾生顛倒見，此非彼境界；

非以禪定求，可知真實義。

三昧非三昧，空中不可得；

此非智境界，無智亦復然。

雖令覺彼際，亦非智境界；

此法從緣有，甚深即能入。

若有樂寂靜，則無有彼此；

若心能信樂，正說此經處。

彼非一佛邊，昔種諸善根；

於多諸佛所，乃能受持此。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善思童子！以是義故，諸大菩薩摩訶薩等，一切應當著如是鎧。於世間中所有恐怖驚畏之處，應於彼中不生驚、畏、恐、怖之意。發於此心如是著鎧。」

是時善思即白佛言：「大聖世尊！我信如是，而世間中所不信處。」

爾時，世尊復告善思童子：「有諸菩薩摩訶薩等行於甚深，有如是相、有如是瑞、有如是形。彼等一切諸善丈夫，觀於世間無有諸法可優劣者。既見一切諸法平等無有優劣，如是知已而心不畏、不怖、不驚。

「斷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不斷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怖。

「有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無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聚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散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和合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不和合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嫌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不嫌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思念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不思念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造作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不造作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境界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非境界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歡喜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非歡喜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世諦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非世諦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寂靜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非寂靜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解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不解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持戒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破戒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明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無明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有名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驚；無名一切諸法，如是知已而不畏。

「一切法出，如是知已而不驚；一切法不出，如是知已而不畏。

「一切法怖，如是知已而不驚；一切法不怖，如是知已而不畏。

「一切法生，如是知已而不驚；一切法不生，如是知已而不畏。

「一切法死，如是知已而不驚；一切法不死，如是知已而不畏。

「一切法菩提，如是知已而不驚；一切法非菩提，如是知已而不畏。

「一切法涅槃，如是知已而不驚；一切法非涅槃，如是知已而不畏。能作如是說法之時，是名菩薩不畏、不驚、不恐、不怖。」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欲為善思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法無有，真如不迷惑；

諸法無有故，彼相即寂滅。

諸法無優劣，此彼悉皆無；

一切法無故，真實亦復無。

諸法有優劣，此彼亦各無；

諸法既悉空，則無有諍競。

一切法既無，本性何有性？

其性無有故，云何有壞滅？

諸法有斷耶？智者無此念；

但假有斷名，求斷處不得。

欲斷一切法，微細求覓無；

毫末及眾多，諸法皆無有。

諸法無有者，此亦是言說；

彼中如是無，但有中示現。

一切法無形，但有相中現；

有有及無有，一切皆假名。

一切法有合，示現不合者；

真如無合故，畢竟無有物。

諸法無和合，無作無滅者；

如是亦不得，諸法各各無。

諸法不可得，彼等前際無；

本際既無故，故名為實際。

一切法歡喜，歡喜不可得；

既無有諸法，彼亦不可說。

諸法無歡喜，彼等二皆無；

真如中無物，此是甚深相。

一切法無嫌，真如中無我；

真如無有故，彼無有嫌處。

涅槃無讚歎，彼法不可得；

諸法無有故，故名為涅槃。

諸法無明者，真如中示現；

此是假名說，是故名為思。

諸法無思者，此法無定處；

是故無眾生，此是諸法體。

一切法如幻，彼幻不可得；

諸法不得故，說有為諸行。

諸法既無為，此彼真如體；

無有諸法處，故言無有邊。

雖言有境界，境界實無有；

而凡夫所說，故名為境界。

諸境界虛妄，故說無境界；

說無有境界，是境界真相。

言一切法體，彼等無有數；

彼等既無有，寂定汝等知。

無得言有得，示現有得處；

得無得之處，示現故有得。

彼處無持戒，及破戒亦無；

無行及無戒，如是諸法相。

一切法悉無，故名為無明；

無有諸法故，汝當知是明。

諸法名字者，彼名實無有；

既無有法名，當知是涅槃。

說有受名者，以受故示現；

是處無有受，故言受示現。

無有為有相，示現名為有；

諸法中離有，故言常無有。

如見幻華已，愚癡言有相；

有有無有知，是處智無惑。

法生處不知，此二不可得；

愚癡人故言，說此為生處。

諸法若有生，應說當有死；

生處及死處，此二不可得。

一切法皆空，諸法不可得；

善思汝當知，我說如是法。

菩提不可作，是處作者無；

若當得菩提，應即見三界。

若分別菩提，彼不行菩提；

行行及菩提，彼等無分別。

一切有真實，真實無有處；

真實無得故，此是涅槃相。

畢竟無出者，彼無處可得；

無有諸物故，不滅復不滅。

若能知此義，諸法無真實；

彼等無可生，即不相諍競。

說此甚深法，若無恐怖時；

汝應知彼人，真實是菩薩。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善思童子復更以偈重白佛言：

世尊利益我，出現於世間；

說此法相時，我無有疑惑。

今者具足滿，佛出不思議；

我諸見網薄，今得脫魔網。

我已斷生死，已住道場內；

如來說相時，斷除我疑結。

為我說得處，摧滅諸見等；

無畏益世間，善去我心垢。

善思童子經卷上

# 善思童子經卷下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爾時，世尊復告善思離車童子作如是言：「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無虛妄行。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哀愍行。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無患行，能斷一切諸過患故、慈憐一切諸眾生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甚深微妙無有相行。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真實能離一切欲相。善思童子！此無欲行，無愛憎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一切眾生平等心行，其心畢竟無所得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大慈悲行，於一切法無有得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大布施行，無有施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不虛誑行，不受一切後身報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無惱忍行，現無諍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發誓願行，捨懶惰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三昧行，以寂靜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智慧行，於一切法無有得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無畏行，心無恐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無礙行，成就如來諸智力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是增益行，入智慧門無有著故。善思童子！此菩薩行觀十方行，無染著故。」

爾時，世尊欲為善思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疑惑行者，為諸菩薩說；

疑惑及諸行，此二不可得。

為諸菩薩說，有行無行處；

若知此行處，彼等無諍競。

攝受一切法，為諸菩薩說；

無所有得處，此行最為上。

我行此行處，彼則顛倒行；

既住顛倒行，彼無有畏處。

此雖名諍行，彼諍不可得；

若能如是知，彼行最上乘。

此乘無有驚，佛乘最為上；

驚及無驚怖，一切法假名。

雖說諸行處，一切不可得；

一切既不得，彼行最為上。

此行甚深行，愍於一切法；

愍及甚深行，皆從分別生。

甚深及諸行，是處二俱無；

若知此際者，彼於法無沒。

諸法無可染，非法亦復然；

此諸法本性，當說無染處。

無牢及無固，此但是有現；

無有名字處，此句最為上。

我雖說有愛，彼處無恐怖；

以無有物故，彼處不生競。

此諸眾生行，此處無有真；

若有知此者，彼為善說行。

此處無眾生，故我說眾生；

眾生法一等，此路最為上。

心及有眾生，畢竟不可得；

此名為最慈，我前說大慈。

世間大施主，亦名大眾生；

常樂行布施，故名大施主。

法尚不可得，況復當有邊；

大智菩薩輩，故名為施主。

佛既不可得，法亦不思議；

此戒不缺犯，諸法無倚處。

彼等不思議，佛戒不思議；

不分別戒行，為諸菩薩說。

忍向眾生輩，眾生畢竟無；

此是最勝忍，我法行中說。

心不可得故，諍競無處生；

此是最上忍，諸法不可得。

菩薩無懈怠，不被他毀辱；

此名最精進，名為不捨取。

身心善質直，能辦於此行；

是名最精進，為諸菩薩說。

菩薩能懶惰，不發諸行等；

能不捨不取，彼住最精進。

心界不可得，若外若在內；

故名最定心，其心無有處。

攀緣及心行，真如中無有；

不思彼三昧，示現如是定。

我說此三昧，自在修伽陀；

能行此行者，我說彼得定。

不以智能知，有諸真如法；

真如及智慧，此二邊無有。

此法不可得，此是識境界；

法不以識知，真體此處寂。

能知如是者，彼等名真念；

菩薩真如行，世所不能行。

彼勝一切眾，為眾生說法；

彼無眾生相，況復有徒眾。

眾生如幻化，幻化亦無有；

如是能說者，彼無有恐怖。

若我若他身，此二俱無有；

能有此智者，彼無有驚懼。

諸內及與外，有相畢竟無；

心無怯弱處，即勝一切世。

諸法無有礙，猶如虛空行；

既如虛空行，法真如亦然。

若能知此智，菩薩無所畏；

巧解一切法，彼知眾生行。

既知無眾生，一切法亦然；

界智巧解知，彼界不可得。

若入是法門，此路最為勝；

有能從此道，即知眾生行。

境界及眾生，此二無有物；

欲識諸法門，須知此勝智。

若內若有外，智慧無集處；

無礙諸法中，故名為實際。

諸法不思議，故名為佛法。

彼無所有處，其處亦復無；

若能如是行，世間無障礙。

智既無有礙，故名為佛智。

諸法不思議，彼輩無真正；

諸法既無體，是覺諸佛法。

佛及諸佛法，此二俱無有；

菩提無有故，是名為佛道。

乘此大乘者，到法安樂處；

此世最為勝，人世不可得。

凡世間所有，一切處眾生；

彼菩薩為勝，行此勝智者。

能求此諸法，佛法不思議；

能得此諸法，彼即近菩提。

菩提及諸法，此二畢竟無；

能作如是行，即近諸佛法。

能行此行者，不染諸世間；

既無有染心，彼去菩提近。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更重告善思離車童子作是言：「復次，善思！我今宣說，若有菩薩摩訶薩等善著鎧者，能於如是甚深經典能善說者，最妙微密善說之時，聞已其人能不驚怖、不悔、不沒，如是菩薩摩訶薩等即得住於菩提道場；即得入於諸佛境界；即證無礙；即住無為解脫法門。又能巧住無得之行，即能觀察一切十方；即能證得大慈大悲；即得諸佛十八不共法；即得無上最大灌頂。說此甚深微妙法時，能有信行、能有思惟如是法者，諸佛已觀彼等菩薩，一切諸佛已護持彼。若菩薩能信此行者，或有不信於此行者，亦為一切諸佛所知。若有能入此法門者，諸佛已知。若能信行此法門者，我當為於彼等作師，彼等則為隨我出家。」

爾時，世尊欲為善思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彼等證道場，道場者即空；

若不取菩提，彼等即住智。

諸法無有礙，畢竟不可得；

法既不可得，解脫亦復然。

諸佛智行者，一切諸法處，

及於諸法行，世尊如是說。

有礙無礙處，愚癡作是心；

佛及大菩薩，不如是分別。

雖觀世間法，世間畢竟空；

智能觀世間，彼智亦無有。

眾生及諸佛，一種無分別；

既無分別處，彼慈最為勝。

法界廣大性，眾生界亦然；

大智諸菩薩，不如是思惟。

雖復欲起慈，彼慈實無體；

慈體及無性，非眾生境界。

若五指量空，先無今亦無；

諸世間亦然，此慈最為勝。

諸法無上者，名為諸佛法；

彼等無得處，此即是真體。

世尊大慈悲，無有形與色；

如是無色法，是行名世間。

虛空無有邊，境界不可執；

諸佛如是法，智者行此順。

是即無上智，而智不可得；

智既無得處，彼處實無有。

此岸及彼岸，若思惟若見；

彼等無此行，甚深是名相。

若知此等法，一切處平等；

於我法行中，不假求知識。

若作取捨心，分別二見處；

此事言有者，彼非善知識。

有言此法成，或言此法滅；

善思此比丘，非是我弟子。

言證苦滅者，畢竟不可得；

如是說法師，彼非說我法。

諸法無起處，何言諸法集？

無起處說滅，彼等遠我法。

如是寂法中，無有分別處；

諸法既無有，滅處亦復無。

若有諍競心，豈名說寂滅；

善思汝知此，彼不名真實。

說道及與法，此是示現有；

既示現有處，彼假現有路。

我說諸菩薩，未來世大智，

能作如是行，彼依此境界。

能行此行者，諸佛說甚深；

彼已供養我，利益諸含識。

能持此經典，諸大智菩薩，

彼於未來世，住持諸法故。

我所說諸法，常住無分別；

此即是菩提，離此無別道。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是時善思離車童子，於諸法中即便證得無生順忍。既得證彼無生忍已，遠離一切世間憂喜，得大歡樂；即更飛騰上虛空中，離地高於七多羅樹。

爾時，世尊當於彼時即便微笑。而諸世尊，有如是法微笑之時，從其面門出種種光，其光雜色，所謂青、黃、赤、白、紅、縹、綠、紺、頗梨，彼之光明如是遍照無量無邊諸佛世界，乃至有頂大梵天宮；照已還迴至於佛所圍繞三匝，遶已從於佛頂而入。當入之時，此之大地具足六種十八相動，動、遍動、等遍動，踊、遍踊、等遍踊，沒、遍沒、等遍沒，震、遍震、等遍震，吼、遍吼、等遍吼，覺、遍覺、等遍覺。

爾時，上界虛空之中，天雨種種細栴檀末，沈水、末香及天華雨，天諸種種微妙音聲自然而作。此之三千大千世界清淨莊嚴，猶如北方欝單越國，莊嚴華麗一種無殊，此之三千大千世界亦爾無異。

爾時，長老阿難比丘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未審如來有何因緣微笑放光？諸佛世尊非無因緣而放光明。」作是語已，即便以偈而白佛言：

諸佛世間最勝尊，微笑放光必有以；

利益之處願尊說，有此瑞相何因緣？

虛空天雨華，供養世尊故，

歡喜皆歌嘯，稱讚說此經。

三千世界中，種種莊嚴淨，

猶如欝單越，光普照十方。

如昔諸世尊，其中授記者，

佛出光照訖，迴入佛頂中。

世尊所放光，其光種種色，

從佛面門出，為我說此因。

爾時，世尊即以偈告長老阿難，作如是言：

此童子善思，宿植善根厚，

當於未來世，成佛兩足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阿難言：「阿難！此之善思離車童子，從今已去供養恭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諸佛如來，承奉不違彼諸佛教。又復供養彼諸世尊，衣服、湯藥、房舍、臥具四事皆足，彼諸如來滅度之後供養舍利，以種種寶而用作塔，其一一塔各各皆高百千由旬，於彼一切諸寶塔中安置舍利，以諸名香供養彼塔。復將一切華鬘校飾，一切諸寶、一切諸幡，種種妙華及栴檀末、沈水末等，而以散上。復將最妙種種音聲以供養之。供養彼諸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已，捨最後身而得作佛，名為淨月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出現於世，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爾時，世尊欲為阿難及諸大眾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滿十方界，諸寶妙珍奇，

布施佛世尊，及諸菩薩眾。

得聞此法相，如大聖所宣，

校量財施功，此福多於彼。

爾時，長老舍利弗聞佛世尊說此校量功德語已，即更以偈而白佛言：

世尊說此經，甚深最微妙，

而不說名字，我等云何持？

此經典所明，諸法皆平等，

無有得不得，希有佛善說。

有漏及有為，無漏、無為法；

此經不分別，世尊善巧說。

世間、出世間，世諦、第一義，

二界無有異，此經如是說。

佛所說諸行，方便為眾生；

真理皆悉無，世尊金口說。

諸佛及諸法，彼等一切無；

能所乘並空，希有佛善說。

十方諸世尊，所說諸法相；

彼等無真體，此經如是行。

善哉大聖尊！善哉最勝智！

此經名云何？為我等解說。

智慧此語已，今日決諸疑；

八功德相圓，音聲告於彼

欲知此經者，名為灌頂王；

雖言灌頂王，灌頂亦無有。

能持此經者，諸佛說彼人，

於天人世間，當為如寶塔。

我說是經處，聽眾有八千，

多種諸善根，發無上道意。

彼等於來世，決作無上尊，

得聞此妙經，難思議福德。

止住安隱處，甚深善根中，

彼乃如是能，受持此經典。

係念專讀誦，此之《灌頂王》；

彼等人輩於，諸法無疑惑。

此不說初忍，第二忍亦無；

諸法相既空，云何有說處？

若人受持此，《灌頂王》經典；

彼作如是等，諸法乘辯才。

若有智女人，受持此經典；

速捨女雜穢，罪業不淨身。

一智一切知，一切智一知；

此是持諸法，此經中具說。

此經所說法，入處如虛空；

我說此入道，作諸法光明。

即知種種名，處處有多種；

雖復說諸法，彼法不可得。

所有無言體，其相畢竟無；

知是諸法門，是名受持法。

言無諸法者，彼處有無無；

此是法體相，名為陀羅尼。

若人欲無邊，一切光明照；

當持此經典，善說《灌頂王》。

欲求法界邊，此中已說訖；

彼界不可得，故名陀羅尼。

一切法甚深，法者無得處；

既無法得處，彼處無常無。

若成就辯才，智深遠無礙；

乃能知此義，是經無所著。

如阿耨達龍，於空中降雨；

彼無有心想，名不可思議。

若欲廣多宣，種種辯才說；

依此經中學，無倚一切法。

彼法無來處，善說如此經；

諸法無有生，如此經所說。

如日光明照，彼光無處來；

此經如是明，法光常充滿。

來世善男子，欲無盡辯才；

當學《灌頂王》，善說此法本。

速得無礙辯，甚深不思議；

若學《灌頂王》，世多作利益。

若不修此法，無上《灌頂王》；

彼人不受持，如是無譬喻。

彼等四部眾，遠我法行中；

不解此義人，無義可能義。

若有四部眾，能行此行時；

無上諸法中，即為世間眼。

如忉利宮殿，顯現高巍巍；

此經典亦然，世間最為最。

如立須彌頂，覩見世間人；

如是住此經，觀見一切法。

如人暗夜中，秉高大火炬；

彼人所行處，終無諸黑闇。

此經光所照，明見一切法；

能持此經者，彼無諸闇黑。

譬如日光焰，一切處悉明；

此經典亦然，能出多種法。

又如虛空月，放光明流轉；

如是此經典，遍照十方界。

此印諸法印，一切印中印；

故遣住此印，為諸菩薩輩。

如欲印虛空，本無亦不住；

虛空及與印，此二是分別。

如是佛及法，此經中所說；

諸佛不可說，諸法亦復然。

如王捨命時，慇懃善囑授；

勅諸大臣等，財付我諸子。

如是聖法身，我昔修習得；

阿難汝來世，付囑諸菩薩。

我以說此經，為諸菩薩輩；

能持是經者，此人福甚多。

能信受此經，依《灌頂王》說；

彼人若致疑，我當不作佛。

人欲自在辯，於諸法無礙；

應當學此經，我善說《灌頂》。

世間說諸法，彼是菩提道；

知已莫應怠，此經當讀誦。

彼等正信人，於世間無惑；

既讀誦此經，復能為他說。

此是諸佛法，為諸菩薩說；

得聞此經已，甚深難思議。

當說此經時，十方一切佛；

微笑放光明，各言善說此。

竪立大勝幢，法幢不思議；

此經四句偈，為大眾演說。

巧行多方便，不思議法中；

能持此經者，兼復為他說。

彼人共佛語，證法無上尊；

能持此經者，不思議灌頂。

爾時，世尊說此偈報舍利弗已，復更重告長老阿難作如是言：「阿難！若有比丘或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夷，於當來世有能信心聽此經典受持讀誦，彼人當得最大福德。其福德聚不可稱量無有邊際，譬如空界，無有人能量知邊際。如是，如是！長老阿難！此法本中有能受持一四句偈，或自讀誦或為他說，彼人所得功德善根，亦不可量亦不可說無有邊際。」

爾時，世尊欲為阿難及諸大眾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能讀誦此，無邊方便身；

利益多眾生，灌頂王憐愍。

假使我今說，虛空可度量；

欲比校斯經，不可得窮盡。

十方一切佛，世中無上尊；

若受持此經，悉皆供養彼。

十方一切佛，斷生死法王；

能持此經人，名已供養彼。

十方諸世界，除斷十惡根；

聞此經典人，能供彼諸聖。

我未來諸佛，及過去如來，

現在十方中，兩足尊無上，

能作師子吼，彼悉供養之；

能受持此經，諸佛所宣說。

持資財供養，此非正智人；

若能持此經，供養中為最。

一切十方界，滿七寶行檀；

以供諸世尊，劣持此經福。

若學此經典，一如灌頂王；

此敬諸如來，真實如中顯。

我所說諸法，諸佛不可得；

彼聞不驚怖，即是供世尊。

此供養甚深，世間無解者；

不取及不捨，此供養最勝。

諸佛及諸法，一切不取捨；

此供養最勝，諸佛世尊歎。

往昔定光佛，我供養此法；

此供最為勝，為諸菩薩說。

於時彼佛邊，我持此供養；

彼佛授我記，汝當得作佛。

若當欲作佛，復為眾生最；

應成就此路，是名供養佛。

我如是供養，今得成佛道，

洞達一切法，堪受天人供。

所有諸佛法，世間無上尊；

乘此最勝供，諸供養中最。

證於佛境界，智慧不思議；

能作師子吼，如我今無畏。

作師子吼已，得諸法自在；

解脫眾生輩，入無漏涅槃。

爾時，世尊說此經已，善思童子及毘耶離，一切大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悉信受，歡喜奉行。

善思童子經卷下

# 力莊嚴三昧經卷上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舍婆提城祇陀林樹給孤獨園，與比丘眾五百人俱，一切皆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其心柔和猶調伏象，內外清淨，究竟斷除五陰重擔，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猶如諸佛解脫無為，不為有為、生死遷動——唯除一人在於學地，所謂長老阿難比丘——一切皆得寂滅之法、一切皆得調伏之法、一切具足最勝之法、一切不住於意識中、一切皆得種種解脫、一切皆得自在神通。

復有八十百千菩薩摩訶薩等而為上首，所謂：文殊師利童子、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蓮華藏光一切眾生眼童子、無邊心廣義慧童子、天寶炎光善照耀幢童子、難可譬喻善色愛見童子、觀諸眾生眼視不瞬童子、大願不虛見童子、深遠雷震鼓音響聲童子、離障礙一切眾生眼童子、寶藏炎輪廣德童子、多福德眾生見勝幢童子、勝妙無邊香光童子、無邊力精進善大奮迅童子、牢固精進無邊智光幢童子、一切差別德勝智童子、不可破壞能常最勝童子、成就一切自在導師童子、相好莊嚴清淨福行善名稱童子、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如是等眾諸童子俱，一切皆得不退轉道，以金剛鎧大願莊嚴，心常寂靜，盡諸有邊，不壞法中得大清淨、最勝清淨、彼岸清淨、一切清淨行皆清淨。

爾時，世尊於彼後夜第一分中入于三昧，此之三昧名力莊嚴。入三昧已，悉知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眾生生死業行。

佛神力故，是時此處祇陀樹園地及虛空一切皆滿天衣、寶帳，交絡網縵；天蓋、幢幡閦塞周遍；又垂種種雜妙流蘇、細蘂，天花繽紛亂墜；林樹間錯七寶廁填，種種莊嚴布散於地；天諸香葉、天彌那羅、天桂欝金及熏香等，煙雲微密，靉靆氛氳，時卷、時舒，可愛、可樂。

時祇陀樹如是種種天寶莊嚴，廣博淨故，有大威德、具眾光明，照耀虛空，盡十方面。

現此難量諸莊嚴已，有師子座自然而出，殊特妙好、勝天報成。以座莊嚴光因緣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赫耀皆光照明，譬如夜中然大炬火，一切暗冥悉滅無餘。

爾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娑婆國土所有穢惡、丘陵、埠阜、崖岸、川原、礫石、土砂、高下坑坎、陂池溝壑、泉、井、江、湖、小河、大河、小海、大海、須彌海島、尼民陀羅仙聖所居十寶諸山、斫迦婆羅及大斫迦婆羅山等悉皆平坦，無諸荊棘并餘叢林，清淨端平如琉璃掌；又有種種七寶莊嚴，天曼陀花遍覆於地，天葉藕根、天多摩羅、天桂欝金香熏雲氣，普皆周遍繞虛空中；又有諸天無量音樂百千萬億那由他種自然出聲，悉說妙法。

時此三千大千世界滿虛空中種種七寶蓮花莊嚴，最勝香光皆作金色、純青琉璃用以為莖、臺廣七肘皆高七尋，蓮花開敷甚可喜樂；天栴檀樹、曼陀花樹、天龍花樹，其樹各各高七多羅，枝葉扶疎，色香具足，青、黃、赤、白皆如蓮花。如是莊嚴三千大千——一切地界至有頂天——悉如天宮淨妙國土。

現是變已，是時一切無量眾生，以佛力加故無障礙，此彼徹見猶淨琉璃——難可思量佛境界故。

爾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地住諸天，乃至一切迦膩吒天，并及五百羅漢比丘、八十百千菩薩眾等，作如是念：「此是如來力莊嚴力、此是如來人中師子、此是如來最大奮迅、此是如來師子奮迅、此是如來大大師子奮迅踊躍、此是如來大大神通莊嚴之事，不可思議、不可讚歎。」

如是見已，天及聲聞、諸菩薩等一切大眾，皆於佛所生大信心，胡跪合掌，一心低頭供養而住。

爾時，東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一切光，其中有佛號無邊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眾八千萬、比丘尼三千萬、菩薩摩訶薩八十百千萬、優婆塞八十八萬、優婆夷七十千萬，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曰大光，其中有佛號無邊精進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眾十千萬人俱、菩薩摩訶薩四十千萬、優婆塞六十千萬，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西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曰普光，其中有佛號曰普見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二億眾俱、三億比丘尼、九億六千萬菩薩摩訶薩眾、八億優婆塞、六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曰大燈，其中有佛號曰作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六億眾俱、四萬比丘尼、八億菩薩摩訶薩眾、九億優婆塞、八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東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曰金光照耀，其中有佛號金色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七億眾俱、三億比丘尼、八億菩薩摩訶薩眾、九億優婆塞、八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東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大炬光，其中有佛號不可思議日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八億四千萬、一億八千萬比丘尼、九億六千萬菩薩摩訶薩、八億八千萬優婆塞、八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西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善勝光，其中有佛號曰大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眾九億六千萬、八億比丘尼、九億二千萬菩薩摩訶薩、九億優婆塞、九億六千萬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西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寶智意，其中有佛號寶藏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八億眾俱、二億比丘尼、八億菩薩摩訶薩眾、八億八千萬優婆塞、七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上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日月光，其中有佛號月幢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十億眾俱、三億比丘尼、八億菩薩摩訶薩眾、九億二千萬優婆塞、九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下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佛剎名離垢光，其中有佛號普眼見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與大比丘眾九億六千萬、四億比丘尼、九億四千萬菩薩摩訶薩、八億優婆塞、七億優婆夷，亦有最大威德天人，皆於彼眾圍遶佛座，聽說法要。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及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如是眾等二十童子，一時俱起到於佛所。到佛所已，時釋迦佛在三昧中，百福莊嚴，寂然不動。時諸童子各各默然，偏袒右臂頂禮佛足，右遶如來遶三匝已，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各往十方。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向於東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一切光，其中有佛號無邊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蓮花藏光一切眾生眼童子、無邊心廣義慧童子等，向於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曰大光，其中有佛號無邊精進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天寶炎光善照耀幢童子、難可譬喻善色愛見童子等，向於西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曰普光，其中有佛號曰普見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觀諸眾生眼視不瞬童子、大願不虛見童子等，向於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曰大燈，其中有佛號曰光作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深遠雷震鼓音響聲童子、離障礙一切眾生眼童子等，向東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金光照，其中有佛號金色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寶藏炎輪廣德童子、多福德眾生見勝幢童子等，向東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號大炬光，其中有佛號不可思議日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勝妙無邊香光童子、無邊力精進善大奮迅童子等，向西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善勝光，其中有佛號曰大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牢固精進無邊智光幢童子、一切差別德勝智童子等，向西北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寶意慧，其中有佛號寶藏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不可破壞能常最勝童子、成就一切自在導師童子等，向於上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日月光，其中有佛號寶幢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相好莊嚴清淨福行善名稱童子、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等，向於下方度如恒河沙等國土，彼有世界名離垢光，其中有佛號普眼見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為諸大眾說微妙法。時二童子到彼剎已，為佛作禮，坐於眾中。

爾時，無邊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文殊師利童子、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西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無邊精進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蓮華藏光一切眾生眼童子、無邊心廣義慧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普見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天寶炎光善照曜幢童子、難可譬喻善色愛見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東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大燈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觀諸眾生眼視不瞬童子、大願不虛見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金色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深遠雷震鼓音響聲童子、離障礙一切眾生眼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西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不可思議日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寶藏炎輪廣德童子、多福德眾生見勝幢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西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善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勝妙無邊香光童子、無邊力精進善大奮迅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東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寶藏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牢固精進無邊智光幢童子、一切差別德勝智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東南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寶幢光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不可破壞能常最勝童子、成就一切自在導師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下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普眼見如來、應、正遍知，為諸大眾知而故問相好莊嚴清淨福行善名稱童子、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等言：「汝二大士從何所來？」

時二童子報彼佛言：「世尊！此剎上方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國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大莊嚴入于三昧，我等從彼佛、世尊所恭敬頂禮三遶畢來。」

爾時，十方諸佛世界聞此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十號名已，彼十方剎一切佛土皆大震動——動、遍動、等遍動，震、遍震、等遍震，踊、遍踊、等遍踊——如是動已，時彼十方諸佛侍者各各合掌白於佛言：「世尊！何因緣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大動？」

時十方佛皆即告其自侍者言：「善男子！從此剎西過如恒河沙等世界，彼有國土名曰娑婆，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於今現在入力莊嚴三昧，為諸四眾圍遶而坐，欲說甚深平等之法。以是事故，此處三千大千世界地皆震動。」如是次第，乃至下方諸剎震動亦復如是。

時十方佛復告大眾諸比丘等作如是言：「汝等當知：佛出世難，如優曇花出已值遇，倍難於是。如是難中，比此釋迦牟尼如來億倍甚難。何以故？彼佛、世尊往昔因緣誓願力故，生於雜穢五濁剎中，如是最難。

「諸比丘！又，彼如來名不虛唱。若十方國佛剎之中一切眾生，聞此釋迦牟尼如來勇猛精進難行苦行，及過去世發大誓願、菩薩行中諸難作者，種種功德、名號具足，一切皆得。如是聞已，十方一切諸佛剎中不可算數無量眾生，皆得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何況其餘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者？

「是故，比丘！說此釋迦牟尼如來大名稱時，十方世界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國土中一切諸佛，皆各如是讚歎釋迦牟尼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無量功德；其聲復聞餘處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之外，復有國土更爾許數恒河沙等世界佛剎，是諸佛等復各出聲為其大眾稱說釋迦如來名號。」

時彼佛剎諸大菩薩如是聞已，各白佛言：「希有，世尊！我今欲往娑婆世界見於釋迦牟尼如來，禮拜供養、聽所未聞。」

時彼諸佛各各告其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宜知是時，隨逐二大童子俱往。何以故？彼佛、世尊難遭、難覩，聞法聽受及彼眾中同會共坐甚為難矣。」

爾時，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從力莊嚴三昧而起，安庠徐步猶若鵝王，瞻視端平趣師子座。到已登上，手自展設於尼師壇，鋪已儼然結加趺坐，一切大眾四面圍遶。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等從東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蓮花藏光一切眾生眼見童子、無邊心廣義慧童子等從南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天寶善光照耀幢童子、難可譬喻善色愛見童子等從西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觀諸眾生眼視不瞬童子、大願不虛見童子等從北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深遠雷震鼓音響聲童子、離障礙一切眾生眼童子等從東北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寶藏炎輪廣德童子、多福德眾生見勝幢童子等從東南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勝妙無邊香光童子、無邊力精進善大奮迅童子等從西南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牢固精進無邊智光幢童子、一切差別德勝智童子等從西北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不可破壞能常最勝童子、成就一切自在導師童子等從上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爾時，相好莊嚴清淨福行善名稱童子、一切眾生最愛樂童子等從下方還，共無量阿僧祇千萬億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俱，來到於釋迦牟尼佛、世尊前。彼二童子及餘菩薩，各各頭面頂禮佛足，禮畢皆退坐蓮花座。

力莊嚴三昧經卷上

# 力莊嚴三昧經卷中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佛告長老阿難：「汝今可喚諸比丘集。」

是時阿難受佛教已，即歷處處告諸比丘說如是言：「汝等當知：世尊導師今命於汝，汝等當往。」

時諸比丘聞是語已，一切皆往，見佛坐於師子座上，光顏挺特、威德最尊，合掌低頭頂禮佛足，禮畢右遶各向蓮華座中而坐。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遍滿諸妙蓮華，其華開敷皆如寶座。又，此世界天栴檀樹、曼陀羅樹、天眾香樹，是諸林木一切皆各高七多羅。彼樹枝葉悉是蓮華，諸蓮華中皆滿菩薩結加趺坐，及此五百羅漢聲聞皆亦結加坐蓮華座，乃至有頂一切天、龍宮殿林苑悉有蓮華，亦各皆坐蓮華之上。

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種種天香、栴檀和合普熏，芬芳充遍。聞者愛樂，悅樂熙怡；香風觸身清涼調適，能令眾生各皆歡喜。

爾時，如來在師子座入於影現三昧之中。以是三昧神力因緣，東方一切諸佛剎中所有眾生皆作是念：「如來、世尊今獨對我，憐愍於我、知於我心、解我言語；以知我心、憐愍我故，稱於我心為我說法，不為餘人。」

如是，南方、西方、北方、四維、上、下一切眾生乃至有頂諸天、龍、神皆如是念：「佛獨對我，不對餘人。」說法、知心，亦復如是。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蓮華上恭敬起立，偏袒右肩向於如來，一心頂禮，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大聖世尊！一切世間愚癡眾生不信如是深妙之語：如來、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菩提覺了得如來智、自在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

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一切世間不可思議；如是，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了及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不可思議。諦聽諦聽，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土地盡末作塵，如是諸塵合為一聚，以口一吹各令舊塵還復本剎，如先不異無有虧盈。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所有災水——其波濤涌乃至二禪——盡皆掬取，悉內於一小藕孔中；既內中已，而是藕根不大、不破。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所有劫火——其炎猛熾乃至梵天——彼一切火并其烟炎盡皆吸取內自腹中；如是竟已，或復食於一箇小棗、或一胡麻、及一粳米，壽命住世逕恒沙劫，身不被燒、又亦不死。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所有一切四方、四維、及以上下毘嵐猛吹，一切風輪盡皆和合，以手遮取置於一箇小芥子中，而是芥子不大、不寬、不迮、不毀。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一切虛空，其人欲一結加趺坐滿此虛空，或一劫住、或半劫住。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已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世間有於一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諸世界中所有一切諸眾生心，是人如是以一念頃合此無量眾生之心置於一處，令成一心。於意云何？文殊師利！是可信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事難信，世間眾生實無信者。」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今說言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覺了此如來智乃至一切種智，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眾生難信。」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華座上偏袒右肩，胡跪合掌復白佛言：「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其義云何？」

佛告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言：「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解說。

「善男子！一切眾生平等故，一切法亦平等，此如來智；一切法平等故，一切眾生亦平等，此如如不異、如如實如如，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智。是智因緣故，如來處智、非處智、處非處智，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自在生故，一切法亦自在生；一切法因緣自生故，一切眾生亦因緣自生。此如來智。何以故？一切眾生非自作、非他作，非過去、現在及以當來，推求不得。何以故？作者無故。無作者故，一切眾生過去世空、現在世空、當來亦空，眾生如是，無作者故。一切法亦如是，無過去、當來及現作者。何以故？作者悉無。若有說言：『有作者』者，當知是人虛誑妄語。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自在智。是智因緣故，一切行業所趣，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不可思議智故，如一切眾生不可思議智，如是，一切法亦不可思議智故，如一切法不可思議智；如是，一切眾生不可思議知、亦一切法不可思議知。何以故？非一切眾生彼意識可見、可知。猶如虛空，無有別異、不可覺知，一切眾生真實體性不可思量。如是，一切眾生實義因緣不可思議故，一切法亦不可思議；如一切法不可思議故，如是，一切眾生亦不可思議。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不可思議智。是智因緣故，過去、現在及以當來一切垢淨因緣、果報，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不可量故，一切法亦不可量智；一切法不可量故，一切眾生亦不可量智。何以故？非一切眾生心意識不可見、不可知，如虛空不可稱、如一切眾生實義不可量。如是，一切眾生不可量故，一切法亦不可量；一切法不可量故，一切眾生亦不可量。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不可思量智。是智因緣故，一切眾生，根精進差別眾生，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平等故，一切法平等智；一切法平等故，亦一切眾生平等智。何以故？若涅槃體性與一切眾生有異者，則是譬喻不相應。當知：涅槃、眾生，一不二故，如一切眾生體性不異涅槃故，非不異如如。一切眾生平等故，一切法亦平等；一切法非平等故，亦一切眾生非平等智。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無等等智。是無等等智因緣故，一切眾生無量界、種種界，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不可數因緣故，亦一切法不可數智；一切法不可數因緣故，亦一切眾生不可數智。如法界體性不可數，如是，智輪大海辯才童子！一切眾生離自分故不可數，如是，一切法亦不可數；亦一切眾生不可數故，一切法不可數、乃至一切眾生不可數。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不可數智。是不可數智因緣故，如來一切眾生種種樂心，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阿僧祇因緣故，一切法阿僧祇智；如一切法阿僧祇因緣故，一切眾生阿僧祇智；亦一切眾生阿僧祇因緣故，一切法阿僧祇智。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阿僧祇智。是阿僧祇智因緣故，如來一切禪定解脫及三摩提、三摩跋提、煩惱寂滅、起動、斷除，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大故，亦一切法大智；一切法大智故，亦一切眾生大智離於障礙。離障礙者，此名一切眾生名字；又，離障者名為離暗。離於暗者，此名體性照耀光明；照耀明者，於諸境界無有塵垢；無塵垢故，名離障礙。眾生大界一而無異，此名眾生體性大界；一切眾生大界因緣故，亦一切法離於塵垢不異故大；亦一切法大故，一切眾生大。可知離塵垢一切法離暗。若有說言：『一切有暗生』者，無有是處。智輪童子！此名如來離暗大智。亦大智因緣故，如來天眼見一切眾生生死，現在、當來天人中生、地獄、畜生、餓鬼中生，餘業因緣眾生受生，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眾生因緣故，亦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法如來智；亦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法因緣故，亦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眾生如來智。智輪！如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法界叵見，爾時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眾生界亦不可見；如過去、現在、未來眾生界叵見，爾時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法界亦不可見。此不可見法性、法體、一切佛身及非佛身、眾生身等，一種無異。智輪童子！當知此名如來佛智。是智因緣故，一切三世所有生死，如來實知。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來知一切眾生一切智故，如來一切法一切種智；如來一切法一切智故，如來一切眾生一切種智；一切眾生一切智故，如來智；如來智因緣故，一切眾生一切智如來智。智輪童子！如一切眾生一切智故，如來智；如是，如來智，一切眾生一切智。如是，一切法一切智因緣故，如來一切智因緣故，乃至一切法一切智。如是，智輪！此過去、當來、現在佛，如來過去一切智、當來一切智、現在一切智，是智一切故，如來過去生義智、亦當來生義智、亦現在生義智。智輪！是名如來一切種智。是一切種智因緣故，如來漏盡智實智。

「云何是智？過去世空、當來世空、現在世空，三世皆空。無生、無盡，無住、無異，非如、非異，如如，名如來智；作因緣無，名自在智；離心、意、識諸境界，故名不可思議智；虛空無異故，名不可量智；無等因緣故，名無等等智；法界無數故，名不可數智；阿僧祇阿僧祇因緣故，名阿僧祇智；無障礙因緣故，名為大智；過去、當來、現在佛因緣故，名為佛智；過去、現在及以當來一切諸有智因緣故，是名如來一切種智。

「此一切智、一切智處，及名味句、一切字語、和合因緣，我今字字如是略說：一切處順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智，此名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力因緣生故，如來力亦生；如來力生故，眾生力亦生？」

佛言：「如是，智輪童子！如來力、眾生力，此之二力一不異故，名為一界如。眾生力因緣，如來力生；如來力因緣，眾生力生；是故，如來一切智覺。」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種智生？」

佛言：「十二因緣生故，智輪童子！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種智生。智輪童子！十二因緣者，所謂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此因緣智故，一切種智生(言因緣智故，恐因緣生故)。」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無量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一切智耳、一切智聲、一切智鼻、一切智香、一切智舌、一切智味、一切智身、一切智觸、一切智意、一切智法？」

如是問已，佛報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言：「無量一切眾生，一切眾生眼、一切眾生色、一切眾生耳、一切眾生聲、一切眾生鼻、一切眾生香、一切眾生舌、一切眾生味、一切眾生身、一切眾生觸、一切眾生意、一切眾生法。如是，智輪童子！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一切智耳、一切智聲、一切智鼻、一切智香、一切智舌、一切智味、一切智身、一切智觸、一切智意、一切智法。無量如來，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一切智耳、一切智聲、一切智鼻、一切智香、一切智舌、一切智味、一切智身、一切智觸、一切智意、一切智法；如是，一切眾生亦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一切智耳、一切智聲、一切智鼻、一切智香、一切智舌、一切智味、一切智身、一切智觸、一切智意、一切智法。」

佛告智輪：「於汝意云何？頗有一色不為眾生眼見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有一色不為眾生眼所見者，但令是色悉皆覩見。」

佛言：「智輪！而世間中有如是色，亦為眾生眼不見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此色眾生不見。」

佛言：「智輪！無如此色於世間中，亦一切智眼不見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眼，如是，一切智眼；無量一切眾生色，如是，一切智色。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聲亦為一切眾生耳識不聞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聲不為眾生耳不聞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聲於世間中，亦一切智耳不聞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耳，如是，一切智耳；無量一切眾生聲，如是，一切智聲。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香亦為一切眾生鼻中不嗅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香不為眾生鼻不嗅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香於世間中，亦一切智鼻不熏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鼻，如是，一切智鼻；無量一切眾生香，如是，一切智香。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味亦為一切眾生舌中不甞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味不為眾生舌不嘗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味於世間中，亦一切智舌不嘗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舌，如是，一切智舌；無量一切眾生味，如是，一切智味。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觸亦為一切眾生身中不覺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觸不為眾生身不覺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觸於世間中，亦一切智身不覺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身，如是，一切智身；無量一切眾生觸，如是，一切智觸。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於世間中，頗有一法亦為一切眾生意中不知者不？」

智輪言：「世尊！無如是法不為眾生意不知者。」

佛言：「智輪！無如是法於世間中，亦一切智意不知者。智輪童子！此之方便，當知無量一切眾生心，如是，一切智心；無量一切眾生法，如是，一切智法。如是，一切眾生心者，一切智心者；一切眾生法者，一切智法者；此之二種，一無有異。

「復次，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如一切眾生眼、一切眾生色，乃至一切眾生意、一切眾生法，一切智眼、一切智色，乃至一切智意、一切智法，如是二邊是一法界。

「智輪！如是，無量一切眾生眼，如是一切智眼，乃至無量一切眾生意法，如是一切智意法。如是，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眼智、眼煩惱智、眼寂滅智、眼煩惱寂滅智，色智、色煩惱智、色寂滅智、色煩惱寂滅智，耳智、耳煩惱智、耳寂滅智、耳煩惱寂滅智，聲智、聲煩惱智、聲寂滅智、聲煩惱寂滅智，鼻智、鼻煩惱智、鼻寂滅智、鼻煩惱寂滅智，香智、香煩惱智、香寂滅智、香煩惱寂滅智，舌智、舌煩惱智、舌寂滅智、舌煩惱寂滅智，味智、味煩惱智、味寂滅智、味煩惱寂滅智，身智、身煩惱智、身寂滅智、身煩惱寂滅智，觸智、觸煩惱智、觸寂滅智、觸煩惱寂滅智，意智、意煩惱智、意寂滅智、意煩惱寂滅智，法智、法煩惱智、法寂滅智、法煩惱寂滅智，一無有異。以無異故，一切眾生眼者，一切智眼者，乃至一切眾生法者，一切智法者；是一法界。

「智輪童子！譬如世間智慧之人自知於苦、自知於樂、自知不苦、自知不樂。何以故？身自受故。智輪童子！如是，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一切眾生眼智、色智、耳智、聲智、鼻智、香智、舌智、味智、身智、觸智、意智、法智、煩惱智、寂滅智、亦煩惱寂滅智盡知。何以故？一切種智得故。

「一切眾生十二入智，此名如來名，一切眾生入，此如來色。

「如來一切身業，三世隨智慧行；如來一切口業、一切意業，亦三世隨智慧行。如來一切受、一切種智現前悉知；如來一切智正知、一切種智正知，如來以一切種智知有為行。如來一切智、一切種智知已，彼中亦一切眾生四陰離色，此名如來名，亦一切眾生色陰，此名如來色；以如是名色故，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名一切智、一切見、一切觸、一切覺。」

力莊嚴三昧經卷中

# 力莊嚴三昧經卷下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佛告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言：「善男子！汝見一切如來身不？」

智輪童子即白佛言：「世尊！我見。」

佛問智輪：「汝言見者，所見何等？」

智輪言：「世尊！我見一切諸佛、如來。若恒河沙等所有世界，於是國土亦見恒河沙等諸佛、如來，一切皆於自剎土中各各說法；如是，第二及以第三佛如是問，智輪童子亦如是答。」

時佛復更問智輪言：「善男子！汝見如來右手掌不？」

智輪言：「見。」

佛言：「智輪！汝言見者，所見何等？」

智輪言：「世尊！我見一切諸佛、如來右手指掌各於其剎等說諸法亦復如是。」

「智輪童子！如是方便，當知一切諸眾生等心意及法，此如來名，一切眾生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此如來色；此如來名、此色，名如來一切智、亦名一切見。」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不可思議，多陀阿伽度微妙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

佛言：「如是如是，智輪童子！不可思議，多陀阿伽度微妙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

「智輪童子！我於阿說他樹下端坐思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得一切種智。智輪童子！我發是心：『不可思議、微妙最大不可思議，此是諸佛、如來境界。』

「我於爾時作是不可思議念已，從阿說他樹下而起，不近、不遠，對於此樹一心諦觀，熟視不瞬，得歡喜食離餘飲食；如是，逕於七日七夜見阿說他菩提之樹。我此樹下如是坐已，一切世間無能信佛得如來智、得自在智、得不可思議智、得不可量智、得無等等智、得不可數智、得阿僧祇智、得大智、得佛智、得一切種智。

「復次，智輪！對阿說他菩提之樹，即彼處所有塔名為不瞬眼視，是我不可思議之心見阿說他菩提樹下起眼不瞬，乃至七日得歡喜食離餘食想，彼大支提常為天人之所供養。智輪童子！如此方便，當知即是不可思議諸佛、如來甚深境界。

「復次，智輪！汝今莫作如是思念，獨謂如來菩提覺已，對阿說他以不瞬眼看於彼樹，得歡喜食離餘飲食，七日夜住。智輪童子！慎勿如此起於是心。何以故？過去一切十方諸佛、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今已入於寂滅涅槃——彼諸如來亦各坐於菩提樹下，坐已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一切種智，悉發是心不可思議、最大不可思議、諸佛甚深如來境界。彼佛亦各起如是心不可思議，彼菩提樹——從樹下起至於餘處——以不瞬眼直視此樹，得歡喜食離於餘食；七日夜住，亦復如是。

「智輪童子！若當來世一切十方諸佛、如來亦菩提樹下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得一切種智不可思議，乃至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彼佛、如來亦發不可思議之心念菩提樹，觀樹以起不瞬眼覩，得歡喜食離餘食想；七日夜住，亦復如是。

「智輪童子！若今現在一切十方諸佛住世乃至說法，彼佛、如來亦菩提樹下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一切種智已，亦如是念，乃至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彼佛、如來得不可思議心已，從菩提樹下起，以不瞬眼觀菩提樹，得歡喜食離餘飲食；七日夜住，亦復如是。」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及一切佛、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菩提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一切種智已，作如是念不可思議亦如是觀，對菩提樹不瞬眼視，得歡喜食離餘飲食，或二七日住於是處？」

佛告智輪童子言：「善男子！非一切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對菩提樹七日七夜不瞬眼住。智輪童子！有諸佛、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乃至入於無漏涅槃，於此時間不可思議、念佛境界不可思議。智輪童子！此之方便，如是當知：諸佛常念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最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所有境界多少云何？」

佛告智輪：「諸佛境界依如一切眾生境界。」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境界多少？」

佛告智輪：「如是一切諸佛境界，此名一切眾生境界。又復，智輪！汝今當知：諸佛境界及以一切眾生境界，此二境界是一法界，無有差別。」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佛？何者是法？」

佛告智輪：「汝今當知：一切眾生名為佛法。」

智輪復問：「眾生何者？云何是名佛？」

佛告智輪：「眾生界者，當知此義是佛境界。」

佛告智輪：「我今問汝，隨汝意答。云何名心？何因緣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智輪童子答言：「世尊！一切眾生自體性故，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

爾時，世尊復更重問智輪童子言：「智輪！汝意云何？汝知如來智慧云何？」

智輪童子即答佛言：「一切眾生境界知故，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智慧具足。」

佛告智輪：「汝當知此：如是方便，無量諸佛、如來境界與諸眾生境界一種，若有一切眾生境界即佛境界。如是，一切如來境界及以一切眾生境界，是一境界，無二、無別。」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趣，知於諸佛不異眾生，一切眾生亦即如來。」

佛時印可智輪童子言：「善哉，善哉。智輪童子！汝今善知如來語義。又亦曾於過去無量恒河沙等佛、世尊所植眾德本、聞佛所說微妙法門、日夜長修般若波羅蜜，恒於生世得義辯才、得法辯才、得辭辯才、得樂說辯才，為諸眾生問答無礙。」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及諸菩薩摩訶薩等，能作如是，得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達了覺知？」

如是問已，佛即告言：「智輪童子！我於般若波羅蜜中不亂心行。智輪童子！以不亂心行般若故，菩薩摩訶薩能作如是得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佛智、大智、一切種智，如是覺知。」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及諸菩薩摩訶薩等，於般若波羅蜜中行，行已亦不捨想不想中行、亦非想證？」

佛告智輪：「此中菩薩摩訶薩等行般若波羅蜜時，眼中行、色中行、耳中行、聲中行、鼻中行、香中行、舌中行、味中行、身中行、觸中行、意中行、法中行。」

智輪童子言：「云何眼中行、色中行、耳中行、聲中行、鼻中行、香中行、舌中行、味中行、身中行、觸中行、意中行、法中行？」

佛言：「智輪！菩薩摩訶薩眼色中行，當知此眼為色作礙；耳為聲礙、鼻為香礙、舌為味礙、身為觸礙、意為法礙。」

智輪言：「云何眼為色礙，乃至云何意為法礙？」

佛言：「智輪！眼緣色故，心生歡喜、或生苦惱、或生捨受；心取著故，起貪、瞋、癡，因緣和合，造身、口、意種種諸業；造此業已，生於地獄、餓鬼、畜生、及阿修羅、天、人六道為依止處。彼中眼、色果報出生，受此報故，愚癡之人於當來世苦惱增廣。如是去來循環不息，以是果故，眾苦不斷。何以故？於流轉中不見出道。凡夫眾生愚癡顛倒，不知如是耳因緣聲，乃至不知意因緣法，廣說如上。

「智慧之人應當至心諦觀：『此眼，眼為是誰？何者是眼？』推覓眼義及非眼義；如是，色義、色非色義，乃至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義及非義，一切皆覓都無所見。智者如是諦思惟已，眼義不見、非眼義亦不見、眼非眼義一切不見，乃至色義不見、非色義亦不見、色非色義一切不見；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如是法義不見、非法義亦不見、法非法義亦復不見。

「時彼行人不見眼、已離於眼義、亦復不見是眼非眼，不見是色、不見離色、亦復不見是色非色；如是，耳非耳、耳非非耳，聲非聲、聲非非聲，鼻非鼻、鼻非非鼻，香非香、香非非香，舌非舌、舌非非舌，味非味、味非非味，身非身、身非非身，觸非觸、觸非非觸，意非意、意非非意，法非法、法非非法。

「又復，眼者不覺、非眼者亦不覺、眼非眼亦不覺；如是，色不覺、非色亦不覺、色非色亦不覺，耳不覺、非耳亦不覺、耳非耳亦不覺，聲不覺、非聲亦不覺、聲非聲亦不覺，鼻不覺、非鼻亦不覺、鼻非鼻亦不覺，香不覺、非香亦不覺、香非香亦不覺，舌不覺、非舌亦不覺、舌非舌亦不覺，味不覺、非味亦不覺、味非味亦不覺，身不覺、非身亦不覺、身非身亦不覺，觸不覺、非觸亦不覺、觸非觸亦不覺，意不覺、非意亦不覺、意非意亦不覺，法不覺、非法亦不覺、法非法亦不覺。

「如是，捨離眼因緣故則色不生，色不生故離眼及色，既離眼、色，則無有愛及以不愛。如是，離於愛、不愛故，何處更有愛、不愛生？離愛、不愛故，無和合；和合無故，名為不著，亦名無礙，當知即是無障礙智。云何名為無障礙智？無礙智者，無量一切眾生眼，如是一切智眼，無量一切眾生色，如是一切智色。如是，一切眾生眼者，一切智眼者；一切眾生色者，一切智色者；此二種法是一無異。此非覺故，如是，耳、聲、乃至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一切不生。因緣離故則無有愛；無有愛故，法中不行；法不行故，故無障礙；離障礙故，無有染著；無染著故，是故離障；以離障故，無礙智生。智因緣故，無量一切眾生心，如是一切智心，無量一切眾生法，如是一切智法；如是，一切眾生心、一切智心，如是一切眾生法、一切智法，此二種法是一無異。

「智輪童子！般若波羅蜜中如是行，非想中行、亦非離想中行，非想中證、亦非離想中證。智輪童子！此名一切眾生心、一切眾生法、一切智心、一切智法平等智相。」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無生法者，如來眼、耳、鼻、舌、身、意，此六種識，其義云何？」

佛告智輪言：「無生者，眼識等空，本無有物。其中推覔一箇物無，是故不生；以不生故，故空無物。

「智輪童子！譬如虛空本來不生，不生故，無滅；滅無故，無物；可離故，名虛空。如是，一切眾生、一切眾生法亦不生；不生故，無滅；亦無離物故，一切眾生、一切眾生法猶如虛空，一種無異。

「智輪童子！一切眾生、一切眾生法猶如虛空，不生、不滅，不動、不亂，非彼、非此，不染煩惱、非寂滅離。如是，不生、不滅，不動、不亂，非彼、非此，不染煩惱、非寂滅離，非一、非異，虛空如是。

「智輪童子！一切眾生、一切眾生法，不生、不滅，非動、非亂，非彼、非此，不染煩惱、非寂滅離。如是，過去、當來、現在諸佛、如來，非生、非滅，不動、不亂，非彼、非此，不染煩惱、非寂滅離。此名法住、亦名法行，如如非異、如如非不異，如如湛然常住，無有遷動，同一法界。」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復白佛言：「世尊！幾許如來已過於世？」

佛告智輪童子：「如恒河沙等。」

智輪又問：「幾許如來當來出生？」

佛言：「智輪！如恒河沙。」

智輪又問：「幾許如來現在說法？」

佛言：「智輪童子！亦如恒河沙等。」

智輪童子重白佛言：「世尊！過去如來已入涅槃，實難再覩；當來諸佛未出世間，不可預見；現在世尊正住教化，未入涅槃。彼佛如如，非異如如、非不異如如，常恒、常常、住不異法，其義云何？」

作是問已，佛答：「智輪！此是佛智。智輪！當知如是言說是世間法、非第一義。真如法中有是言說，亦非言說所可覺知，是佛智力之所知覺。智輪童子！此名佛智。

「云何力智？如一切眾生平等故，一切法平等；一切法平等故，一切眾生平等如如。不異如如、非不異如如，此名菩薩摩訶薩第一如來力；是力因緣故，處、非處如實知。云何名為是處、非處？有因緣處此名為處，離於因緣是名非處。

「又復，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如過去世已皆盡滅，不可得見、不可得知；過去眾生造三業行亦復過去，為有、為無？」

智輪童子答佛言：「有。」

佛告智輪：「汝意云何？當來世中諸法未生，不可得見、不可得知、無有一物。彼當來中三種行業眾生有不？」

智輪童子答佛言：「有。」

佛告智輪：「汝意云何？現在世中現有眾生可見、可知，彼三業行眾生有不？」

智輪童子答佛言：「有。」

佛告：「智輪！云何為有？」

智輪童子言：「世尊！過去之世雖復滅謝，然諸眾生所造三種業行不亡；又復，當來雖復未有、未生、未見，不覺、不知，以因緣故，未來世中有三業行；今現在世因緣起故、眾生生故、三業作故，如是種種有諸業行。」

佛言：「如是。智輪童子！過去世中一切種智故，有過去佛；當來世中一切種智故，有當來佛；現在世中一切種智諸因緣故，現在有佛。

「又復，云何是處、非處離依止故，無處、非處？」

佛言：「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如過去虛空悉皆盡滅，無去、異去？」

智輪童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離依止故，過去虛空，處、非處盡故、不淨故、不異故、不動不動法故。」

佛言：「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如當來虛空未生、未覩、不見、不記？」

智輪童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是離依止故，處、非處當來不異去，不動不動法故。」

「如是，現在虛空不盡、不異、不滅、不動不動法。智輪童子！如是，過去諸佛、如來不依止故，不盡、不去、不異、不滅、不動不動法；如是，當來諸佛、如來不依止故，未生、未有、亦非相隨和合而有非餘處、有非動非動法；如是，現在諸佛、如來住真實行，了達見常，常住不動，是處、非是處如實悉知。

「智輪童子！菩薩摩訶薩當知：此名諸佛第一處力，是力因緣，佛智所覺。」

智輪童子復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無有能信如來此事。又，佛種智猶如虛空，一種無異，不生、不老，不死、不亂，非當來生、非煩惱、非寂滅。法界體性真實中住，如如平等，此如是法。佛轉法輪，見諸眾生生、老、病、死，故彼處生煩惱寂滅業因、業果。」

作是問已，佛答智輪童子言：「如是如是。智輪童子！一切世間無有能信、真實難信，此中唯獨如來證知，又不退轉諸大菩薩摩訶薩等，曾於過去無量佛所植眾德本乃能信此。智輪童子！此處如是，最大難信。若有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如來智、自在智、不可思議智、不可量智、無等等智、不可數智、阿僧祇智、大智、佛智、一切種智，智輪童子！此名如來，一切世間不可信。如虛空無有異，一切眾生一切法。如來說法及轉法輪說於有生，其中亦無有生可說；說於老事亦無有老、說於患事亦無有患、說於死事亦無有死、說於漏事亦無有漏；說非彼生、非彼生事亦復是無；說染煩惱，染事亦無；說於寂滅，寂滅亦無；說於涅槃，亦無眾生入涅槃者。智輪童子！此是如來，一切世間叵信、難信。

「一切眾生本無有名，假名故說；本無言語，假說置言；本無文字，假立文字。何以故？文字句說，一切世間種種差別能得知故，智輪童子！是一切法名字句味，一切先無今假說有。智輪童子！如來法輪亦復如是，先無今有。

「智輪童子！諸佛、如來轉於法輪，為二大事因緣故轉。何者是二大事因緣？如來世尊轉法輪時，一、眾生加，二者、法加。

「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眾生有生，此可說不？」

智輪童子言：「不也。世尊！」

時佛復告智輪童子：「於汝意云何？若諸眾生是不生者，法是可生，可說以不？」

智輪童子言：「不也。世尊！」

佛告智輪童子：「眾生名離因緣，眾生相亦非生；眾生相非生故，一切法、一切法相亦復不生，此不生法名一切智。以是一切智慧力故，聞於釋迦如來名已，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當於是時十方一切諸佛剎土悉皆震動，如是世界諸佛眾中出，大蓮華各各遍覆。

「智輪童子！無量一切眾生眼如是一切智眼、無量一切眾生色如是一切智色。如是，一切眾生眼，一切智眼；如是，一切眾生色，一切智色；此之二種當知是一非二。

「法界如是，一切眾生受、一切眾生想、一切眾生行、一切眾生識、一切眾生名，此名如來名。無量一切眾生色入於色陰，名如來色，此色名一切智、亦名一切見、亦名一切識、一切智。是故，一切種智不取智相、亦不著智，是名一切智、亦名一切識、亦名一切見佛眼。

「如是，見一切色亦不取相：『我眼能見彼。』如是，色乃至心法、識亦如是，如來不作是念：『是非識。』不如是念：『是我識。』何以故？眼非覺故、色非覺故，亦非覺事，乃至非覺心故、非覺法故。一切眼見事，如來見者一切知見；耳中一切響應者，一切聲聞；鼻中一切氣熏者，一切香嗅；舌中一切甞者，一切味知；身中一切摩觸者，一切覺知；意中一切識緣者，一切法得。

「又復，如來如是念者：『眼中一切諸色皆見、眼中一切諸聲皆聞、眼中一切諸香皆嗅、眼中一切諸味皆甞、眼中一切諸觸皆覺、眼中一切諸法皆緣。』如是，智輪！如來心中一切色見、一切聲聞、一切香嗅、一切味甞、一切觸覺、一切法緣，一切眾生順故，一切種智能如是作智因緣故。智輪童子！如是方便，當知如來亦一切智、亦一切見、亦一切識。」

爾時，智輪大海辯才童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趣，眼亦如來一切種智、色亦如來一切種智；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悉如來一切種智。是故，如來一切識、一切見、一切智。」

爾時，佛告智輪大海辯才童子言：「善男子！汝見如來一切身、一切智、法平等智，何者是因緣？菩薩摩訶薩一切眾生眼智、眼煩惱智、眼寂滅智、眼煩惱寂滅智，耳智、耳煩惱智、耳寂滅智、耳煩惱寂滅智，鼻智、鼻煩惱智、鼻寂滅智、鼻煩惱寂滅智，舌智、舌煩惱智、舌寂滅智、舌煩惱寂滅智，身智、身煩惱智、身寂滅智、身煩惱寂滅智，意智、意煩惱智、意寂滅智、意煩惱寂滅智。」

佛說是經已，一切比丘、一切菩薩，天、人、阿修羅、乾闥婆一切大眾，聞佛說法，歡喜奉行。

力莊嚴三昧經卷下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法護等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半月妙峯法界殿中，與大苾芻眾二萬五千人俱，皆阿羅漢，一切漏盡離諸煩惱，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大龍王，諸所應作修作已辦，去除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智解脫，諸心自在到於彼岸，阿若憍陳如等十八大聲聞，而為上首。復有七百二十萬俱胝那庾多菩薩摩訶薩眾，其名曰：妙吉祥童真菩薩摩訶薩、財吉祥菩薩摩訶薩、覺吉祥菩薩摩訶薩、藥王菩薩摩訶薩、藥上菩薩摩訶薩等，是諸菩薩皆悉善轉不退轉法輪，悉於寶積方廣正法而善請問，住法雲地其慧高廣猶若須彌，善能觀察一切法空無相、無願，無生、無起、無性、照明廣大，甚深法理善威儀道。而諸菩薩皆是各各世界百千俱胝那庾多諸佛如來遣來至此，悉能出生諸神通事，安住諸法自性清淨。

爾時，世尊即作是念：「此諸菩薩摩訶薩眾具大威德，為求法故，從殑伽沙數等大威德世界，迅疾如風來此集會。我今應為開明宣說廣大正法，或現光相廣大照曜。復令此諸菩薩摩訶薩眾，於此會中聞所說法請問其義。」爾時，世尊即放光明，遍照十方不可思議如微塵等三千大千世界。

即時十方一一方分，各有十佛剎不可說如微塵等百千俱胝那庾多菩薩摩訶薩眾來此集會，一一菩薩各現不可思議菩薩所有神通，而來到佛會已，各以不可思議妙色供養而供養佛，各各處自願力出生蓮花座中瞻仰世尊。是時，法界殿中自然出現大寶蓮花藏師子之座，縱廣正等阿僧祇俱胝由旬次第高顯，以眾光明摩尼寶所成，以電光明摩尼寶而為界道，不思議光明摩尼寶為蓮花莖，無比喻摩尼寶而為間錯，超越譬喻光明摩尼寶作殊妙鬘，自在王摩尼寶網垂覆其上，竪立種種光明摩尼寶蓋及寶幢幡。而彼大摩尼寶蓮花藏師子座上，普遍出現十阿僧祇百千俱胝那庾多光明，其光普照十方世界。

是時，十方一一方分，有十佛剎不可說微塵數等百千俱胝那庾多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帝釋、梵王、護世天等，皆來集會。是中或有處寶樓閣，與不思議百千俱胝那庾多天女眾等奏妙音樂；或處妙花所成樓閣、或處龍堅旃檀香所成樓閣、或處真珠所成樓閣、或處大金剛寶所成樓閣、或處金剛光明摩尼寶所成樓閣、或處渾金所成樓閣、或處一切光明積集摩尼寶王所成樓閣、或處自在王摩尼寶所成樓閣、或處如意寶所成樓閣、或處帝青摩尼寶所成樓閣、或處大海之中清淨莊嚴普遍光明大摩尼寶所成樓閣，皆有阿僧祇不思議百千俱胝那庾多天女眾等，奏妙音樂乘空而來。到佛會已，皆以不思議無等比超越分量諸妙供養。供養佛已，各各於自願力出生座中瞻仰世尊。

時此三千大千世界，悉成閻浮檀金殊妙色相，自然出現種種摩尼寶莊嚴樹、妙衣服樹、龍堅旃檀香樹，妙寶所成電光明摩尼寶網垂覆其上，竪立寶蓋及寶幢幡。其諸樹間皆有阿僧祇百千俱胝那庾多天女，執持半身真珠瓔珞，或復執持摩尼寶鬘。

時彼大摩尼寶蓮花藏師子座中，自然有聲說伽陀曰：

人中王來就此座，本從福力所出生，

普令眾願悉圓成，勝二足尊願攝受。

此我身相寶所成，中一寶謂蓮花座，

隨其意樂人中尊，能滿諸願救世者。

今此寶成蓮花座，於此世間最殊妙，

為俱胝眾說法門，聞者皆令得此座。

汝身出現千光相，普遍照曜諸世間，

我觀此相歡喜生，願佛今就我此座。

速就座已攝受我，此座數有八俱胝，

今自然智牟尼尊，登座普攝諸群品。

爾時，世尊從本座起，即於寶蓮花藏師子座上加趺而坐，普遍觀察一切菩薩人天大眾，為諸菩薩欲當宣說最上妙法。

爾時，一切大菩薩眾咸作是念：「若我今時得聞妙吉祥童真菩薩請問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不生、不滅甚深正法，斯為慶幸！」

爾時，妙吉祥童真菩薩先在會中，知諸菩薩摩訶薩眾心之所念，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不生、不滅，此所宣說當是世尊何法增語？」即說伽陀而伸請問：

不生與不滅，此是佛所說，

大慧相云何，於此中宣演？

若法不生滅，即無見無因，

佛大牟尼尊，復云何宣說？

此十方菩薩，諸佛故遣來，

求大智法門，願尊說正法。

爾時，世尊讚妙吉祥童真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妙吉祥！汝今善能請問如來如是義理。如汝意者，廣為多人作大利益，悲愍世間令其修行普得安樂，復能利樂諸天人眾。今此所來諸大菩薩摩訶薩眾，為得佛地故不生恐怖，是處施作亦無所畏、復無驚悚。妙吉祥！彼等皆得實智所攝。如來今此說如是法，所謂不生、不滅。妙吉祥！不生滅者，此說即是如來增語。譬如吠瑠璃寶成大地相，於彼所成大地相中，而有忉利天中帝釋天主所居之處大廣勝殿。而彼天主常處其中受天五欲，勝妙快樂、嬉戲自在。彼諸天眾呼彼閻浮提中若男、若女、童男、童女一切人眾，謂言：『善來！汝等且觀帝釋天主大廣勝殿，天主於中受勝妙樂。汝等來此廣行布施，修作福事、積集戒行。汝等當知，今此帝釋天主所居大廣勝殿神通具足，汝等宜應修作福事，願當獲報如彼天主，安處天宮受勝妙樂。』是時閻浮提中，若男、若女、童男、童女一切人眾，見此吠瑠璃寶所成大地帝釋天主大廣勝殿，見已合掌，執持香花向空散擲，作如是言：『願我等當來亦獲是相，如帝釋天主居廣勝殿，受勝妙樂嬉戲自在。』然彼人眾而悉不知影像對現瑠璃大地，忉利天中帝釋天主大廣勝殿清淨所成猶如影像。妙吉祥！彼帝釋天主以廣行布施，修作福事、積集戒行，宿善根力廣成熟故，感彼天中勝妙宮殿。妙吉祥！而彼吠瑠璃地本無所有，忉利諸天及彼帝釋天主所居大廣勝殿亦無所有，皆是清淨所成影像對現而亦常在，而實不生、亦復不滅。

「妙吉祥！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以清淨心如實觀想，如來即為對現身相；復以如來威神力故，令諸眾生得見如來。然本無實不生不滅、無性非無性、無見非無見、非世間非非世間、無狀貌非無狀貌。妙吉祥！一切眾生但以如來對現影像而為所緣，散擲香花、衣服、妙寶而為供養，作如是言：『願我當來獲勝妙報，同彼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彼諸眾生求佛智故廣行布施，修作福事、積集戒行，迴向願當得如來智。

「復次，妙吉祥！又如吠瑠璃寶所成大地，帝釋天主對現影像，無動轉、無領受、無戲論，無分別、不離分別，無計度、不離計度，非思惟作意，寂靜清涼、無生、無滅，無見、無聞、無嗅、無味、無觸、無想，無施設、無表了。妙吉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無動轉、無領受、無戲論，無分別、不離分別，無計度、不離計度，非思惟作意，寂靜清涼、無生無滅，無見、無聞、無嗅、無味、無觸、無想，無施設、無表了。如是等如來無所生趣向，諸所對現皆如影像，隨諸眾生信解差別，現諸色相壽量分限，但為成熟信解力故。是菩提器彼眾生者即為對現，隨其意樂、隨其信解，令諸眾生得聞法要，如所樂欲知三乘相，如所樂欲悉得解脫。

「妙吉祥！又如忉利天中帝釋天主，以福力成辦故，有大法鼓出妙法音，處虛空中大廣勝殿上，彼諸天子極目徹視，不能觀見。妙吉祥！彼大法鼓，若或忉利天中諸天子眾，耽媔嬉戲、五欲自娛、心生放逸，而不樂入善法堂中歌詠法音，或時帝釋天主五欲娛樂，亦復放逸，不處法座為眾說法，彼大法鼓，處虛空中極目徹視，超眼境界不可觀見，自然出聲令諸天子開明警覺，謂言：『諸仁者！色、聲、香、味、觸是無常法，汝等今時勿生放逸，無令速疾離失宮殿；諸行是苦、諸行皆空，諸法無我，勿生放逸，此苦蘊滅、佗趣復生。汝諸仁者！宜當精勤歌詠正法，遊戲法園、求法真實、愛樂正法，於正法中隨念作意，即得不離天中五欲娛樂。』妙吉祥！然彼大法鼓，無分別、無離分別，超眼境界不生不滅，出語言道、離心意識。其大法鼓所出法音，令彼天眾常所開覺驚怖迷亂，即入善法堂中歌詠正法，遊戲法園、求法真實、愛樂正法，於正法中隨念作意，天趣歿已勝處受生。又復帝釋天主，入善法堂處于法座，為諸天眾宣說法要。若時與彼阿修羅眾，而共鬪戰天眾或負，彼大法鼓自然出聲，阿修羅眾驚怖迷亂馳走而去。妙吉祥！然彼法鼓亦無我相，復無言說自然隱歿。大法鼓者，無所觀矚，住於真實，無心、無思，無相、無色、無聲、無性，亦復無二超眼境界。

「妙吉祥！以彼忉利天中諸天子眾宿善業故，有大法鼓出妙法音，令彼天眾一切嬈亂隨煩惱等皆悉寂止，彼大法鼓而亦常在，然其無心亦無所思，無相、無色、無聲、無性，亦復無二。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無見、無觀，然亦常在，而無我相、無心、無思，無相、無色、無聲、無性、超眼境界，但隨眾生宿善業報，隨其信解為說法音，令其開曉聞法音故，使諸眾生一切嬈亂隨煩惱等皆得寂止，彼法音聲當知即是如來音聲。妙吉祥！是法音聲而無其實，如來但為一切世間權巧施設，隨諸眾生宿善業報，如來乃為出法音聲，隨諸眾生各各意樂而生解了，為令一切眾生皆得安樂，諸放逸者咸皆警悟。妙吉祥！一切眾生聞法音已，皆願當得如來身相。彼新發意菩薩及諸愚夫異生，但以如來善法出生而為所緣，令其得聞如來法音。妙吉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說不生、不滅甚深法理，應如是知。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一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法護等奉　詔譯

「復次，妙吉祥！譬如炎夏向殘雨際、初月時景方來，以諸眾生宿業報故，此大地中，一切種子，禾稼、藥草、樹林而悉成長。時虛空中，大風吹擊、大水流注。是時，大地而悉滋養。閻浮提中一切人眾，見是相已、咸生歡喜，其心適悅，想此世間有大雲起。妙吉祥！而此空中有大水蘊流注大地，是時，閻浮提中一切人眾，即作是念：『今此大地，大水流注，豈非此中有大雲起？』作是念已，咸發是言：『奇哉！大雲降注，大水充滿大地！』妙吉祥！而彼大水非雲所有、非雲施設，但以大風吹擊，故有大水充滿大地。即彼水蘊，以其眾生宿業報力，隨時隱沒，風所攝持、風所破散，如雲注水。妙吉祥！但由眾生宿業報故，乃於空中大水流注，非雲所有、非雲施設，雲無所生、非從心入，離於來去。彼善根成熟諸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緣覺諸異生等亦復如是，謂由彼等隨智所樂，積集勝行種善根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現世間，為諸眾生示涅槃道對現無礙，如來處於天人眾中，諸有所說名字建立悉無別異。妙吉祥！應知如來於天人眾中所出音聲，而無其實都無所有。妙吉祥！如來無相離諸相故，無方處不離方處，無實所成、無生無滅，如來為諸天人世間，隨宜對現廣說正法悉充足已，而彼新發意菩薩及諸愚夫異生，以宿善業報樂涅槃法而化度者，不見如來有所對現，皆謂如來入大涅槃。妙吉祥！如來若生若滅、悉無所有，以佛如來不生滅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本來寂靜，如來無實；如其大水，所緣無實、雲亦無實，無生無滅、雲無實故，乃於世間假施設有。如來諸有說法所緣，亦復如是，而無其實、不生不滅本來如是。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是無生法中，為諸世間假名安立。

「妙吉祥！又如大梵天王勝中最勝，於十三千大千世界百三千大千世界中而得自在，日日觀察一切天眾，下至四大王天乃為邊際。以其大梵天王遍於諸天常觀察故，彼彼一切諸天子眾，各各天中五欲娛樂，彼娛樂已鼓吹歌音，復止息已捨諸樂事，各各合掌尊重恭敬，瞻仰梵王目不暫捨，諸天子眾各各願求大梵王出現世間成熟善根。是時，大梵天王於須臾頃即為出現。若此大梵天王天報滅時，別有大梵天王安立宮殿，若十若百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以宿願力故而得自在；彼諸天子亦以宿世善根成熟故，感彼大梵天王日日觀察一切天眾，乃至大梵天王於須臾頃即為出現。妙吉祥！彼大梵天王都無所有、無處所，無動轉、悉空無實，無文字、無音聲，無說、無性、無思、無相，離心意識、無生、無滅，為彼諸天子眾隨宜對現，以其大梵天王宿世善根願力所建立故，諸天子眾宿世善根亦成熟故。然彼諸天子眾，亦不作是念：『今此大梵天王諸所化現於空自在，無有實、無文字，無音聲、無說，無性、無相狀，非思惟、離心意識，無生、無滅。』

「妙吉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於空自在，無有實、無文字，無音聲、無說，無性、無相狀，非思惟、離心意識，無生、無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但以宿昔菩薩行願力等所建立故，又以彼諸新發意菩薩及一切聲聞緣覺、諸愚夫異生等宿昔善根成熟建立故，如來乃以百千種相而為莊嚴出現世間，皆如影像，無處所、無動轉，亦無新發意菩薩、無一切聲聞緣覺愚夫異生，亦無如來於空自在，無有實、無文字，無音聲、無說，無性、無相狀，非思惟、離心意識，無生、無滅。妙吉祥！以諸法空故，如來身相乃有百千種相而為莊嚴，現起如來諸威儀道、設諸法用，隨諸眾生種種信解說廣大法，其所說法令諸眾生一切嬈亂隨煩惱等皆得寂止。如來平等，於一切處住平等捨，離諸疑惑亦無差別。妙吉祥！以是緣故，當知不生、不滅，皆是如來方便增語。」

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如來無生法本常，一切法與善逝等，

有所執相乃愚癡，無實法於世間轉。

如來所成如影像，一切善法皆無漏，

一切皆遍佛真如，三種影像世間現。

「復次，妙吉祥！如日光明行閻浮提，從東方出，先照須彌山王，次照鐵圍山、大鐵圍山，次照餘諸大山，次照黑山，次照一切高顯地方，次照一切此閻浮提低下地方，然彼日光悉無分別、不離分別，非思惟、非不思惟，離心意識。又日光明無生、無滅，無諸相狀，以離相故復無作意，離作意故無諸戲論，離戲論故無諸損惱，離損惱故，非此非彼、非高非下、非縛非解、非有智非無智、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真實語非虛妄語、非此岸非彼岸、非平非不平、非水非陸、非尋伺非離尋伺、非色非非色。

「妙吉祥！為由大地有高下中容故，光明照亦下中上影像差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無生、無滅，無諸相狀，以離相故復無作意，離作意故無諸戲論，離戲論故無諸損惱，離損惱故，非此非彼、非高非下、非縛非解、非有智非無智、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真實語非虛妄語、非此岸非彼岸、非平非不平、非水非陸、非一切智非非一切智、非尋伺非離尋伺、非積集非不積集、非有念非無念、非思惟非離思惟、非意生非非意生、非名非非名、非色非非色、非說非非說、非表了非無表了、非見非無見、非眼境非非眼境、非開導非不開導、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分別非不分別、非離分別非不離分別。

「妙吉祥！如來日輪光明，於三界中普遍照曜，所照亦無中邊障礙。如來所放智日光明，先照菩薩深固大山，次照住緣覺乘諸眾生等，次照住聲聞乘諸眾生等，次照善根深固信解眾生，次照著邊執者及邪定聚眾生。如來所放智日光明，但為成熟長養諸眾生故、出生未來因故、增長善法語故。如來平等，於一切處住平等捨，離諸疑惑亦無差別。妙吉祥！如來智日光明不作是念：『此眾生類具大信解，我當為說廣大之法。此眾生類不為說法、亦不分別。此類眾生具菩薩信解，此類眾生具緣覺信解，此類眾生具聲聞信解，此類眾生有善意樂，此類眾生下劣邪意。』又復不作如是思惟：『此大信解眾生，我當為說菩薩之法。此中信解眾生，我當為說緣覺之法。此下信解眾生，我當為說聲聞之法。此善意樂及正見眾生，我當為彼清淨意樂。乃至住邪定聚諸眾生等，隨其所樂當為說法。』如來智日光明不生如是種種分別。何以故？如來智日光明，照破一切分別遍計及分別所起。妙吉祥！當知為諸眾生種種意樂有差別故，如來智日光明所照亦復差別。

「復次，妙吉祥！又如大海之中，有能圓滿一切意樂大摩尼寶，置高幢上，隨諸眾生所有意樂，自然有聲令其知覺隨意皆得。然彼大摩尼寶，都無分別不離分別、非心非離心、非思惟非不思惟、離心意識。妙吉祥！如來亦復如是，無分別不離分別、非心非離心、非思惟非不思惟、離心意識，無能取無所取、無當得無已得、無差別諦，無貪、無瞋、無癡，無實無虛、非常非無常、無光明非無光明、非世間非非世間、無尋無伺、無生無滅、非思惟非離思惟、無自性無自性空、無出無入、無性可取，無言說，言說斷故；無喜愛無離喜愛，喜愛斷故；無數量，離數量故；無趣類無趣類所向，諸趣斷故。一切所行而悉斷故，無見、無觀、無所取，非容受非不容受、非和合非不和合，無分別、無計度，無障礙、無表示，非染非淨，無名、無色相，無業、無業報，無過去、無未來、無現在，無少法可得，無文字、無音聲，離諸音聲故，無相狀離諸相故，非內非外亦非中間而有所得。妙吉祥！如來智寶深心清淨，安置大悲最上勝幢，隨諸眾生意樂信解，出妙音聲隨宜說法，令諸眾生咸得解了。如來平等，於一切處住平等捨，離諸疑惑亦無差別。

「復次，妙吉祥！如響應聲，隨彼響聲眾生知覺，是聲無實，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內非外亦非中間而有所得，無生無滅、非斷非常，非有智非無智、非有慧非無慧、非明非非明、非解脫非不解脫、非有罪非無罪、非念非無念、非有住非無住、非坐非不坐，非地界非水火風界，非有為非無為、非戲論非離戲論、非有造作非無造作、非見非無見。無文字無音聲，超越音聲故；非稱量，出過稱量故；無相狀，離諸相故。非寂靜非不寂靜、非長非短、非思非無思、非狀貌非無狀貌、非世間非非世間，諸見自性空，無念、無作意、無尋、無伺，離心意識，一切處平等，離諸分別出過三世。

「妙吉祥！如來所出種種音聲，皆如響應，但隨一切眾生種種意樂，乃出音聲隨宜施設，令諸眾生皆得解了；如來亦然，非過去、未來、現在，非內非外亦非中間而有所得，不生、不滅、不斷、不常，非有智非無智、非有慧非無慧、非明非非明、非解脫非不解脫、非有罪非無罪、非念非無念、非有住非無住、非坐非不坐，非地界非水火風界，非有為非無為、非戲論非離戲論、非見非無見。無文字無音聲，超越音聲故；非稱量，出過稱量故；無相狀，離諸相故。非寂靜非不寂靜、非長非短、非思非無思、非狀貌非無狀貌、非世間非非世間，諸見自性空，無念、無作意，無尋、無伺，離心意識，一切處平等，離諸分別出過三世。

「妙吉祥！如來隨諸眾生種種信解，種種意樂，出妙音聲隨宜說法，令諸眾生咸得解了。譬如世間依止於地，由地安立，一切樹林、藥草悉得生成廣多增長，然彼大地都無分別不離分別，一切處平等，無差別分別，離心意識。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依止如來，皆由如來之所安立，一切善根悉得生成廣多增長，所謂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及餘外道、梵志、尼乾陀等，一切邪外總略，乃至邪定聚眾生，彼彼所有善根，皆悉依止如來安立，悉得生成廣多增長。然佛如來都無分別不離分別，一切分別非分別所緣作意皆悉斷故。

「妙吉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離心意識，無尋伺、無觀示，無思惟、無作意，於一切處住平等捨悉無差別。譬如虛空，於一切處，無高無下亦無差別、無生無滅，非過去、未來、現在，無色相、無戲論，無表示、無繫著、無稱量、無比喻，無安立、無所取，超眼境界離心意識，乃至超越諸語言道，於一切處悉無所住。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二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法護等奉詔譯

「復次，妙吉祥！眾生相狀有下中上故，乃謂虛空有下中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一切處平等無差別分別，無生無滅，非過去、未來、現在，無色相、無戲論，無表示、無施設，無覺觸、無繫著，無稱量過諸稱量，無比喻超越比喻，無住、無取，超眼境界、離心意識，無狀貌、無文字、無音聲、無作意，無出無入，無高無下、超言境界，於一切處隨知隨入，但為眾生有下中上性，故見如來有下中上。妙吉祥！如來亦不作是念：『今此一類下品信解眾生，我當為現下品身相；此之一類中品信解眾生，我當為現中品身相；此之一類上品信解眾生，我當為現上品身相。』如來說法亦復如是，但以一音為眾生說，隨眾生類各得解了。如來又復不作是念：『此類眾生下品信解，我當為說聲聞乘法；此類眾生中品信解，我當為說緣覺乘法；此類眾生上品信解，我當為說菩薩乘法。』如來又復不作是念：『此類眾生信解布施，我當為說布施波羅蜜多法；此類眾生信解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我當為說彼等諸波羅蜜多法。』如來於諸法中不生分別。何以故？如來法身畢竟無生，如來以無生故，不以名色宣說隨識而轉，如來於剎那間暫無分別，如來具無盡相，盡際實際皆決定故，是即一切法平等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一切處平等，無下中上差別分別；一切法平等，無下中上差別分別，亦復如是。何以故？以一切法無所得故。

「妙吉祥！若一切法無所得即一切法平等，若法平等即法常住，若常住即無動，若無動即無依，若一切法無所依止即心無所住，心無住故即無生而生。若如是觀即心心所轉而不顛倒，彼不顛倒心即如說而得，若如說而得即無戲論，若無戲論即無所行，若無所行即無流散，若無流散即無聚集，若法無流散即法性無違，若法性無違即一切處而悉隨順，若一切處隨順即法自性無動，若法自性無動即法自性乃有所得，若法自性有所得者即無有少法而可決擇。何以故？當知因緣所生性故。若因緣生性即畢竟無生，若畢竟無生即得寂靜，若得寂靜即一切法作意悉同無依，若一切法作意悉同無依即都無依止，若無依止即無得無非得，若無得無非得即得法常住，若得法常住即深固法相應，若深固法相應即無有少法可住亦無佛法。何以故？覺了空性故。若覺了空性，即是菩提。如是空、無相、無願、無造作，無著、無生、無取、無依，悉覺了故，即是菩提。菩提者與深固法相應，相應之名由是建立，是故無高無下法相應，無作非無作相應，無縛無解相應，無一性無多性相應，無來無去相應，是即深固法相應。若深固法相應，彼即無所相應，亦無所斷、復無果證。何以故？心法本來自性明亮，但為客塵煩惱之所坌污，而實不能染污自性。若自性明亮即無煩惱，若無煩惱即無對治，謂以對治煩惱皆悉斷故。所以者何？無已淨、無當淨，不離清淨本來如是。若清淨即無生，若無生即無動，若無動即斷諸喜悅，一切所愛皆亦斷滅。若諸愛滅彼即無生，若法無生即是菩提，若菩提即平等，若平等即真如。若真如即一切有為、無為法而悉無住，若真如中無彼有為及無為法即無二施設，若有為、無為法無二施設彼即真如。若彼真如即無異真如，若無異真如即無種類真如，若無種類真如即無來真如，若無來真如即無去真如，若無去真如即如所說真如，若如所說真如即無生真如，若無生真如即無染、無淨，若無染、無淨即無生、無滅，若無生、無滅即涅槃平等，若涅槃平等即無生死亦無涅槃，若無生死亦無涅槃，即無過去、未來、現在，若無過去、未來、現在，即無下、中、上法，若無下、中、上法，彼即是真如，真如之名由是建立。此說真如亦名實性，此說實性亦名如性，此說如性亦即真如。真如與我而本無二亦無種類，無二義者即是菩提，菩提者覺了義。此所說義，即是證入三解脫門之智，宣說一切法智，解入一切法三世平等，一切法無破壞義。此所說義即是無義，無音聲、無記說，無詮表及詮表所起，此說名智，所謂：義隨知智、識隨知智。此說智義即是如性智義、識隨知智義，如是勝義即是法性，彼法性義即是義隨知智、識隨知智、勝義隨知智。如其法性即如其義，若法性即法住性，法寂靜性，彼法寂靜即無所轉，若法無轉即文與義而悉平等，若文義平等即無二之義平等，若彼義平等義識亦平等，此即是為入無二門平等之智。由是世俗、勝義而悉平等，世俗義平等故即空義平等性平等，若空性義平等故即補特伽羅平等性平等，若補特伽羅平等故即法平等性平等，若法平等故即信解平等性平等，若信解平等彼覺了故即是菩提。

「妙吉祥！若於色平等性有著有礙者，即於眼有礙，以色及眼自性智無所礙故；若於諸見有著有礙者，即於身有礙，以諸見趣身中自性空智無所礙故；若於不深固作意有著有礙者，即於法光明有礙，以深固作意伺察諸法自性空智無所礙故；若於疑惑垢染有著有礙者，即於解脫有礙，以信解解脫如實之智無所礙故；若於懈怠垢染有著有礙者，即於現證堅固精進有礙，以如所說法覺了之性無所礙故；若於諸障有著有礙者，即於七覺支法有礙，以無障解脫智無所礙故。應知一切法自性清淨，但由因緣和合而轉。而諸菩薩當善了知一切法中染因、淨因，若染因、若淨因皆清淨已即無所住，謂我所起及見所起是染因，入無我法忍辱是淨因；我我所見是染因，於內寂靜外無所行是淨因；欲瞋害尋是染因，慈悲喜捨、入伺察法忍辱是淨因；四顛倒是染因，四念處是淨因；五蓋是染因，五根是淨因；六處是染因，六念是淨因；七不正法是染因，七覺支法是淨因；八邪法是染因，八正法是淨因；九惱處是染因，九次第定是淨因；十不善業道是染因，十善業道是淨因。總要而言，一切不善作意皆是染因；一切善作意皆是淨因。若染因、若淨因，彼一切法自性皆空，無眾生、無壽者、無養者、無補特伽羅、無主宰、無攝受、無所作，如幻無相內心寂靜。若內寂靜是即遍寂，若遍寂即自性，若法自性即無所得，若無所得即無依止，若無依止即如虛空。當知染、淨彼一切法與虛空等，然彼虛空亦不壞法性。何以故？妙吉祥！是中無有少法可得若生若滅。」

妙吉祥白佛言：「世尊！若爾者，如來取證菩提，皆謂何乎？」

佛言：「妙吉祥！如來以無根本無住故得菩提。」

妙吉祥言：「何名根本？復何名住？」

佛言：「妙吉祥！有身為根本，依虛妄分別而住。諸佛如來以菩提平等故，即是一切法平等智，是故說名無根本、無住，如來以如是故現成正覺。妙吉祥！當知諸法寂靜、近寂。何名寂靜？何名近寂？內謂寂靜、外謂近寂。何以故？以眼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眼空已，色無所取，此名近寂。以耳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耳空已，聲無所取，此名近寂。以鼻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鼻空已，香無所取，此名近寂。以舌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舌空已，味無所取，此名近寂。以身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身空已，觸無所取，此名近寂。以意空故，我我所自性亦空，此名寂靜；知意空已，法無所取，此名近寂。

「妙吉祥！菩提自性明亮，心自性明亮。以何因故說自性明亮？謂即自性無染污故、與虛空等，虛空自性而悉周遍，如虛空性，畢竟自性本明亮故。

「又妙吉祥！菩提無入、無出。何名無入、無出？謂無攝取，故名無入；謂無棄捨，故名無出。如來證解無入、無出，如所證解即同真如，無此無彼，以一切法離彼此故，是故如來現成正覺。

「又妙吉祥！菩提無相亦無所緣。何名無相及無所緣？謂眼識無所得，此名無相；色無所觀，此名無所緣。耳識無所得，此名無相；聲無所聞，此名無所緣。鼻識無所得，此名無相；香無所嗅，此名無所緣。舌識無所得，此名無相；味無所甞，此名無所緣。身識無所得，此名無相；觸無所覺，此名無所緣。意識無所得，此名無相；法無所分別，此名無所緣。妙吉祥！此等皆是諸聖境界，所有三界非聖境界，由是應行聖境界故。

「又妙吉祥！菩提非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平等故，三輪斷故。三輪者，謂過去心不轉，未來識無取，現在意無動。彼心意識設有所住，而無分別不離分別，無計度不離計度，無過去已作、無未來領納、無現在戲論。

「又妙吉祥！菩提非身得，無所為故。非身得者，謂即眼識無所了知，耳、鼻、舌、身、意識無所了知，以非心意識所了知故，即是無為。此說無為，謂即無生、無住、無滅三輪清淨。如其無為，於有為法應如是知。何以故？一切法無自性故。以法無自性，即法無有二。

「又妙吉祥！菩提是無差別句。何名無差別？復何名句？謂無想是無差別；真如是句。無住是無差別；法界是句。無種種性是無差別；實際是句。無所緣是無差別；無動是句。空是無差別；無相是句。無尋伺是無差別；無想是句。無求願是無差別；無眾生是句。眾生無自性是無差別；虛空是句。無所得是無差別；無生是句。無滅是無差別；無為是句。無所行是無差別；菩提是句。寂止是無差別；涅槃是句。無所取是無差別；無生是句。

「又妙吉祥！菩提者非身可證。何以故？身雖有生，無思、無動，如草木瓦礫，其心如幻，空虛不實無所造作。妙吉祥！若於身心如實覺了，即是菩提。世俗所行非勝義諦。何以故？勝義諦中無身無心、無法無非法，無實無不實，無真無妄，無語言無非語言。一切法是菩提。所以者何？菩提無處所，非語言詮表，猶如虛空無處所故，亦無造作、無生、無滅，非語言詮表。如來以菩提無處所，無造作、無生滅，無詮表故，如實如理審伺察時，彼一切法悉無言說。菩提亦復如是，如實伺察時亦無言說。何以故？語言無實故，無生滅故。

「又妙吉祥！菩提無所取、無含藏。何名無所取？何名無含藏？了知眼故名無所取；色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耳故名無所取；聲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鼻故名無所取；香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舌故名無所取；味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身故名無所取；觸無所得名無含藏。了知意故名無所取；法無所得名無含藏。如來以是無所取、無含藏故，現證菩提。證菩提已，於眼無所取、色無所得、眼識無住；耳無所取、聲無所得、耳識無住；鼻無所取、香無所得、鼻識無住；舌無所取、味無所得、舌識無住；身無所取、觸無所得、身識無住；意無所取、法無所得、意識無住；以識無住故，乃名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又妙吉祥！當知眾生有四種法而住於心。何等為四？謂色、受、想、行，一切眾生而住其心。謂以眾生於四法中心有住故，如來乃說不生、不滅、無所了知，建立菩提名之為空。以菩提空故，即一切法空，如來亦空，以是空故現成正覺。妙吉祥！非為空故取證菩提亦空，當知法中有一理智，所謂空性。以菩提不空故即菩提無二，是故菩提及空悉無種類。何以故？彼一切法本無二故，無狀貌、無種類，無名無相、離心意識，無生無滅、無行無不行，亦無積集、無文字、無忘失，由如是故，乃說諸法空無所取，此中所說非勝義諦，謂勝義諦中無法可得乃說名空。

「妙吉祥！譬如虛空故，此說虛空者，謂無言故名為虛空。妙吉祥！空亦復如是，此所說空，謂無言故名之為空。若如是解入即一切法無名，以無名故彼一切法假名施設。妙吉祥！名者不在方不離方，如名不在方不離方故，於法名字乃有所說，其所說法亦不在方不離方，彼一切法亦復如是。如來了知本來如是，不生不滅、無起無相，離心意識、無文字、無音聲，如所了知亦然解脫。妙吉祥！當知一切法無縛、無解。」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三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四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惟淨等奉　詔譯

佛言：「妙吉祥！菩提者與虛空等，謂以虛空無高、無下，菩提亦然無高、無下，由是如來成等正覺。雖成正覺，亦無少法如微塵許若高若下諸所施作，此如是法若如是，知即是實智。妙吉祥！以何義故名為實智？謂一切法了無根本、無生無滅，彼無實性亦無所得，若有實性即是滅法，彼雖有生而無主宰復無攝受。妙吉祥！若無主宰、無攝受法即是滅法，此等諸法若生若滅，當知皆是緣法所轉，亦非此中有少法可轉，然佛如來不於諸法說斷滅相。

「復次，妙吉祥！菩提者即是如說句。以何義故名如說句？如說句者即是菩提。如其菩提，色、受、想、行、識亦然，而不離真如；如其菩提，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處亦然，而不離真如；如其菩提，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亦然，而不離真如；如其菩提，地界、水界、火界、風界亦然，而不離真如。此等諸法如是施設，其所施設謂蘊、處、界，由是如來成等正覺，所成正覺離顛倒法。如其先法，後法亦然、中法亦然，前際不生、後際不去、中際性離，此如是法是即名為如所說句。如其一法，多法亦然；如其多法，一法亦然。妙吉祥！若一性若多性皆無所得，若有相、若無相，無入無住。何名為相？何名無相？所言相者，謂即生起一切善法；言無相者，謂一切法無所得故。又相者，謂即心無所住分位；無相者，即無相三摩地解脫法門。又相者，即一切法思惟稱量算數伺察；無相者，謂出過稱量。何名出過稱量？謂識法無故。又相者，即有為伺察；無相者，即無為伺察。

「復次，妙吉祥！菩提者即是無漏無取。何名無漏？何名無取？無漏者，謂離四種有漏之法。何等為四？一者欲漏，二者有漏，三者無明漏，四者見漏。無取者，謂離四種取著之法。何等為四？一者欲取，二者見取，三者戒禁取，四者我語取。如是四取，悉由無明暗蔽、愛法滋潤，互相取著。妙吉祥！若或本初於我語取根本，能了知者即我清淨，我清淨已隨知一切眾生清淨，由我清淨故即彼一切眾生清淨，若一切眾生清淨即法無二、無二種類，彼無二義即無生、無滅。妙吉祥！若無生、無滅即無心意識可轉，若無心意識可轉即無分別，若無分別即深固作意相應無明不能發起，若彼無明不發起者即十二有支亦不生長，若十二有支不生長者即法無生，若法無生即法決定，若法決定即調伏義，若調伏義即是勝義，若其勝義即離補特伽羅義，若離補特伽羅義即不可說義，若不可說義即緣生義，若緣生義即是法義，若法義即如來義。如是所說，若見緣生即能見法，若能見法即見如來，彼諸所見，若其如理審伺察時，是中亦無少法可見。妙吉祥！何名少法？謂心所緣。若無心所緣即無所見，由如是法故如來成等正覺，平等故平等。

「復次，妙吉祥！菩提者，是清淨義、無垢義、無著義。何名清淨？何名無垢？何名無著？謂空解脫門即是清淨；無相解脫門即是無垢；無願解脫門即是無著。無生是清淨；無作意是無垢；無起是無著。自性是清淨；圓淨是無垢。明亮是無著。無戲論是清淨；離戲論是無垢；戲論寂止是無著。真如是清淨；法界是無垢；實際是無著。虛空是清淨；寥廓是無垢；廣大是無著。了知內法是清淨；外無所行是無垢；內外無所得是無著。了知蘊法是清淨；界法自性是無垢；離諸處法是無著。過去盡智是清淨；未來無生智是無垢；現在法界安住智是無著。妙吉祥！此如是等，清淨、無垢、無著諸義，於一句中普能攝入，謂寂靜句。若寂靜即遍寂，若遍寂即近寂，若近寂即寂止，若寂止此說即是大牟尼法。

「復次，妙吉祥！如其虛空，菩提亦然；如其菩提，諸法亦然；如其諸法，眾生亦然；如其眾生，剎土亦然；如其剎土，涅盤亦然。妙吉祥！此說即是涅盤平等，為一切法畢竟邊際清淨之因，無對治離對治因，本來清淨、本來無垢、本來無著。如來了知彼一切法如是相故，現成正覺，然後觀察諸眾生界，建立清淨、無垢、無著遊戲法門，以是名字於諸眾生大悲心轉。

「復次，妙吉祥！云何是菩薩所行？菩薩勝行？謂若菩薩無盡無不盡、無生無不生，於畢竟盡相無所領受，然亦不壞畢竟無生。妙吉祥！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

「復次，妙吉祥！菩薩於過去心已盡，此無所行；未來心未至，此無所行；現在心無住，此無所行。菩薩於其過去、未來、現在諸心悉無所著，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

「又復布施之法，諸佛如來與諸菩薩，而無其二無二種類，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亦復如是，諸佛如來與諸菩薩，而無其二無二種類，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

「又，妙吉祥！菩薩不行色空、不行色不空，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何以故？色即是空、色自性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不行識空、不行識不空，菩薩若如是行，是為菩薩勝行。何以故？謂心意識無所得故。妙吉祥！此中無少法可有，若知若斷、若修若證，悉無所有。由如是故，此說名盡。如是乃為畢竟盡相，若畢竟盡即無所盡，無盡亦無盡。何以故？如所說盡故。若如所說盡，彼即無法可盡，若無法可盡即是無為，若無為即無生亦無滅，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常住，以法住故即是法界，如法界住故智無所轉亦非無轉，以智無轉非無轉故，如是法理若悟入者，即得無漏、無生、無滅，此名漏盡。妙吉祥！是故當知，雖復世俗音聲文字總聚施設，是中無有少法若生、若滅。」

爾時，妙吉祥童真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以妙伽陀伸讚歎曰：

無形顯色無狀貌，是中無滅亦無生，

無住亦復根本無，無所緣尊今讚禮。

以無住故無出入，亦復無彼諸分位，

已能解脫六處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一切法中無所住，有性無性皆遠離，

諸行平等得圓成，無所緣尊今讚禮。

已能出離於三界，虛空平等性中住，

世間諸欲不染心，無所緣尊今讚禮。

三摩呬多常安處，行住坐臥亦復然，

諸威儀事妙肅成，無所緣尊今讚禮。

平等而來平等去，平等性中妙安住，

不壞平等性法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善入平等性，諸法皆住等引心，

遍入無相妙法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無住無所緣，定中高積慧峯峻，

普遍諸法得圓成，無所緣尊今讚禮。

眾生威儀及色相，語言音聲亦復然，

普能示現剎那間，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已離於名色，於蘊界法亦普斷，

復能善入無相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善離於諸相，諸相境界亦遠離，

已能善入無相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無所思惟無分別，淨意亦復無所住，

無諸作意無念生，無所緣尊今讚禮。

譬如虛空無含藏，已離戲論無所著，

其心平等復如空，無所緣尊今讚禮。

譬如虛空無中邊，諸佛法性亦如是，

已能超越三世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諸佛猶如虛空相，即此虛空亦無相，

已能解脫事及因，無所緣尊今讚禮。

一切法中無依止，如水中月無所取，

無我相亦無音聲，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不依止蘊法，界處諸法亦復然，

已能解脫顛倒心，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已離於二邊，亦復斷除於我見，

法界平等得圓成，無所緣尊今讚禮。

色相名數已解脫，亦復遠離不正法，

無取無捨平等心，無所緣尊今讚禮。

已能超越諸魔法，一切法中悉通達，

妙入無障礙法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正智不說諸法有，亦復不說諸法無，

無語言道無發生，無所緣尊今讚禮。

聖不依止於二法，久已摧折我慢幢，

解脫二無二法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所有身語意過失，大聖久已普除斷，

不可譬喻不可思，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無轉無發悟，一切過失悉遠離，

智為先導遍所行，無所緣尊今讚禮。

無漏淨念最微妙，實不實法悉了知，

亦無繫著無思惟，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於心無所緣，而能遍知一切心，

亦無自他想念生，無所緣尊今讚禮。

無所緣中有所緣，於一切心不迷著，

無障礙法已圓明，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於心無所緣，亦復自性無所有，

無心平等得圓成，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不依於智法，而能遍觀諸剎土，

一切眾生行亦然，無所緣尊今讚禮。

智者於心無所得，是中亦復畢竟無，

於一切法正遍知，無所緣尊今讚禮。

知一切法皆如幻，即此幻亦無所有，

已能解脫幻法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正覺雖行於世間，亦不依止於世法，

復無世間分別心，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於彼空中行，由空所成空境界，

空與非空聖所宣，無所緣尊今讚禮。

現大神通起化事，悉依如幻三摩地，

離種種性遍入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了知非一非多性，若近若遠無所轉，

無高無下平等心，無所緣尊今讚禮。

金剛喻定現在前，一剎那中成正覺，

遍入無對礙法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雖知涅盤無所動，亦於三世善調伏，

具足種種方便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於彼一切眾生類，善解智慧及方便，

然亦不動涅盤門，無所緣尊今讚禮。

大聖無相無發悟，已離戲論無對礙，

無我故無對礙心，無所緣尊今讚禮。

已離疑惑無過失，無我我所亦復然，

於一切處正遍知，無所緣尊今讚禮。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四

#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五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臣惟淨等奉　詔譯

稽首十力度煩惱，稽首廣大施無畏，

善住不共諸法中，稽首世間尊勝者，

稽首能斷眾結縛，稽首已住於彼岸，

稽首救世諸苦尊，稽首不住於生死。

普遍通達眾生行，於一切處離意念，

如蓮不著於水中，淨空寂默常親近。

聖師種種無上句，稽首無緣度染海，

普遍善觀諸相門，於諸願求無所有。

佛大威力不思議，猶如虛空無依止，

稽首廣持勝德門，稽首猶如妙高勝。

爾時，世尊讚妙吉祥童真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妙吉祥！如是如是！妙吉祥！勿於諸佛起色相見，勿於諸法謂其無相，勿謂諸佛獨居法界，亦勿謂佛處大眾中，當知諸佛無見無聞、無所供養無供養者，諸佛如來無有少法若一性若多性而可施作。亦勿謂佛得菩提果，亦勿謂佛有法可現，無見、無聞、無念、無知，佛亦無言已說現說當說諸法。亦非諸佛現成正覺，亦無有法能成正覺，亦非諸佛斷染證淨，設有所作離見聞覺知。何以故？妙吉祥當知，一切法本來清淨故。

「復次，妙吉祥！汝等當知此經功德不可思議，若有菩薩以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數一切眾生，普令建立成緣覺果，然於此正法不生信解。若有菩薩於此正法生信解者，其所獲福比前福蘊廣多無量，何況自書或教人書，所得福蘊倍復增勝。

「又，妙吉祥！若復有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若二足若四足，若無足若多足——彼如是等諸眾生類，普令建立皆得人身，得人身已悉令發起大菩提心。發大菩提心已，一一菩薩於不可思議殑伽沙數佛剎土中，為微塵等諸佛菩薩并聲聞眾，以飲食、衣服、坐臥之物，病緣醫藥及諸樂具，供給供養經殑伽沙劫，彼彼諸佛入涅盤後，造七寶塔廣一由旬高百由旬眾寶界道，摩尼真珠殊妙嚴飾，竪立種種寶幢幡蓋，自在王寶妙網垂覆種種莊嚴。若復有人深心清淨，能於如是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甚深正法，聞已信解或復悟入，起清淨心少略乃至一四句偈為人演說，此所獲福不可稱數，現證佛智成辦福行殊勝事業，比前菩薩布施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千俱胝分不及一，百千俱胝分不及一，算分數分及譬喻分乃至烏波尼殺曇分，皆不及一。

「又，妙吉祥！若有在家菩薩於阿僧祇殑伽沙數諸佛菩薩及聲聞所，以其飲食、衣服、坐臥之具、病緣醫藥，經阿僧祇殑伽沙劫供給供養。或有出家菩薩戒行清淨深心具足，於其一切牛畜聚中，少略乃至施以一食，此獲福蘊比前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千俱胝分不及一，百千俱胝分不及一，算分數分及譬喻分乃至烏波尼殺曇分，皆不及一。

「又，妙吉祥！若三千大千世界如微塵等出家菩薩，若行具足深心清淨者，一一菩薩於十方世界阿僧祇殑伽沙數諸佛菩薩及聲聞所，以其飲食、衣服、坐臥之具、病緣醫藥，經阿僧祇殑伽沙數劫中供給供養，彼諸菩薩所獲福蘊其數無量。若有菩薩或在家者或出家者，戒行具足深心清淨，於此正法聞已信解，若自書寫或教人書，此所獲福比前菩薩布施福蘊倍復增勝，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算數、譬喻，皆不及一。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寶，經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劫，布施供養佛菩薩等。若有菩薩於此正法，少略乃至一四句偈，能解入者此所獲福，比前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算數、譬喻，皆不及一。

「妙吉祥！且置如上經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劫布施福行。妙吉祥！假使阿僧祇殑伽沙數等諸菩薩，一一菩薩皆於阿僧祇殑伽沙數佛剎土中，以閻浮檀金所成諸妙寶樹及殊妙衣服，普遍光明真珠摩尼寶網垂覆，自在王摩尼寶所成樓閣，以電光明摩尼寶而為界道，竪立殊妙幢幡寶蓋，圓滿作已，普為阿僧祇殑伽沙數佛世尊等日日供養，如是經于阿僧祇殑伽沙劫修布施行。或有菩薩於此最上甚深正法生信解已，少略乃至一四句偈，為餘菩薩如理宣說令其解入，此獲福蘊比前菩薩布施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算數、譬喻，皆不及一。

「又，妙吉祥！正使三界成已，所有一切地獄、餓鬼、畜生趣中諸眾生類，若有在家菩薩為彼地獄、餓鬼、畜生趣中一切眾生普令救拔，得出離已皆悉建立成緣覺果。若有出家菩薩於諸牛畜聚中，少略乃至施以一食，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正使十方所有一切佛剎土中，不可說俱胝那庾多百千如微塵等出家菩薩，一一菩薩於十方世界，一一方分皆有十佛剎不可說俱胝那庾多百千如微塵等諸佛世尊，彼一一佛并諸菩薩聲聞大眾，經十佛剎不可說俱胝那庾多百千微塵數劫，以飲食、衣服、坐臥之具、病緣醫藥，為彼一一諸佛如來，於日日中以十佛剎不可說俱胝那庾多百千如微塵等世界充滿自在王摩尼妙寶布施供養。若有菩薩於此正法生信解已，於其牛畜聚中少略乃至施以一食，此所獲福比前菩薩布施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算數譬喻，皆不及一。何以故？今此正法若得聞者，即得不退轉諸大菩薩大智印故。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悉令建立皆住隨信行地；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隨義行地，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隨義行地；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隨法行地，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隨法行地；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須陀洹果，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須陀洹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斯陀含果，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斯陀含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阿那含果，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阿那含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阿羅漢果，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阿羅漢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緣覺之果，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住緣覺之果；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發大菩提心，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若有菩薩能為十方一切世界一切眾生，建立令發菩提心已；若有菩薩為一眾生建立令住不退轉位，此所獲福無有稱量。

「又，妙吉祥！正使菩薩普為一切眾生，建立皆住不退轉位；若有菩薩發清淨心，於此最上甚深正法生信解已，能自書寫若教人書，或復為他廣大宣說，少略乃至令一眾生於此最上甚深正法信解悟入者，所獲福蘊無量無數不可稱計。」

爾時，世尊普為大眾說伽陀曰：

若有諸菩薩，供十俱胝佛，

受持正法門，極盡時邊際，

復於甚深典，愛樂而聽受，

此福廣無邊，果報中最勝。

若有諸菩薩，神力往十方，

十俱胝佛所，親近而供養，

遍禮人中尊，最上諸正士，

悲愍諸眾生，增長眾利樂。

今此甚深經，諸佛共宣說，

若能為他人，須臾敷演者，

是即佛教中，善開發淨信，

彼所獲福果，廣大復最勝。

諸佛大悲愍，宣示此正法，

如廣大燈明，普照人天界。

中有猛利慧，及具大力者，

能發信解心，速得成佛果。

如是善逝教，若有得聞者，

聞已復為他，展轉而宣演。

如為彼諸佛，最上人中尊，

入大無餘依，清淨涅盤已。

能建立寶塔，增聳復殊妙，

眾寶所莊嚴，高踰有頂際。

竪立勝幡蓋，寶鈴出妙聲，

上徹有頂天，嚴好而廣大。

若有諸菩薩，愛樂此經典，

於如是相中，聞已發淨信，

於彼清淨處，安布是正法，

此所獲福蘊，廣大而最勝。

若有諸菩薩，受持此正法，

廣為他流通，滌除悋法垢，

此所獲福蘊，功德勝無量，

趣求大菩提，隨願而獲得。

此甚深經典，諸佛之所宣，

諸大菩薩眾，多受持宣演。

十方一切佛，悉於虛空界，

普現諸佛身，令一切瞻仰。

佛說此經已，妙吉祥菩薩摩訶薩，并餘無數不思議不可說諸菩薩眾，及大聲聞，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卷第五

#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文殊師利所報法言稱，一名斷諸法狐疑法，一名諸佛法普入方便慧分別炤明持)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 問四事品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之園給飯孤獨精舍，與大眾俱。比丘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人，及諸欲天子、諸色天子、諸遍淨天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是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之眾圍遶會聚而為說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須真天子於會中坐。須真天子察眾坐定，便從坐起，整衣服、叉手長跪白佛言：「願欲有所問，惟佛分別解說其決？」

佛言：「善哉，善哉！天子！為世一切求最上義，乃以此念問多陀竭。所疑便說，恣所欲問！」

須真天子踊躍歡喜即白佛言：「世尊！何謂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何謂菩薩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何謂菩薩得無能及最禑之福？何謂菩薩得知無所罣礙之行？何謂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何謂菩薩入眾勇辯，得無恐懼？何謂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何謂菩薩得依法奧，超絕於俗？何謂菩薩得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何謂菩薩得承法教，導利一切？何謂菩薩得不可及神通之慧？何謂菩薩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何謂菩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何謂菩薩得不為俗法之所沾污？何謂菩薩得入深行，殊勝無侶？何謂菩薩得知巧方便根，為眾說法？何謂菩薩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何謂菩薩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何謂菩薩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何謂菩薩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何謂菩薩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何謂菩薩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何謂菩薩得忍辱力，心無恚怒？何謂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何謂菩薩得應所乏，饒益一切？何謂菩薩得為一切世人所愛敬？何謂菩薩而得智黠，為人所譽？何謂菩薩所行功德而不可盡？何謂菩薩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何謂菩薩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何謂菩薩諸所施造輒為作師？何謂菩薩總持眾事，無所不了？」須真天子問已，默然。

佛言：「善哉，善哉！須真天子！所問甚深，多所過度於世人民，念持是事以問如來，起菩薩意濟脫生死。諦聽，諦受！佛當為汝解說其義，踰於所問，疾得是事。」於是天子受教而聽。

佛告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何等為四？一者，以善權方便入於智慧而不動轉；二者，以立大哀住無蓋慈；三者，以立法義所問能報；四者，以立於道逮得神通，曉知所有。是為四事，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

佛爾時歌頌而言：

堅住於權方便，已見慧智無底，

普弘廣行大哀，慈護人常得脫，

得義法善方便，應所報無躓礙，

神通達道化之，以得是無能壞。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何等為四？一者，精進不轉；二者，身所行淨及淨他人；三者，其意純淑，得至於道；四者，不厭惓於佛法而得成就。是為四事，菩薩所作堅強，得不怯弱。」

佛爾時歌頌曰：

得堅住於精進，立中正無兩際，

常清淨無垢濁，身意行口亦爾，

所作為常純淑，以是故乘佛義，

於請益不厭惓，常思念於佛法。

此四事法之上，是則為微妙持，

若有堅住法者，便當得道行徑，

於內外皆已了，悉逮得道之節，

在於此三處中，為法王今不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法，得無能及最禑之福。何等為四事？一者，以般若波羅蜜廣教授諸菩薩；二者，未發道心者而勸一切令發道意；三者，常行三品願：一戒、二智慧、三平等，應是事者所作功德而無恚怒；四者，心念於道而無懈怠。是為四事，菩薩得無能及最禑之福。」

佛爾時歌頌言：

用智慧度無極，教導於解黠者，

便以等住於道，則恒以是道心，

廣勸勉於眾人，皆使令發道意。

於三品而不轉，若有應於是者，

便為合於道義。其一切諸所作，

是功德遂當辦，稍得依近於道。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無所罣礙之行。何等為四？一者，有所作常以慧，不為頑佷自用；二者，知一切法因緣所屬，離於吾我而無瞋怒；三者，以空法攝護一切；四者，遠離愛欲，曉了六情。是為四事，菩薩得無所罣礙之行。」

佛爾時歌頌言：

所作常以慧，不佷不自從，

信用律方便，所見而不受，

是法為以空，終不捨離人，

行過諸所欲，內外為已淨。

如是最上法，四事之所立，

便得智無礙，慧度於無極。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去離冥塵而得智慧。何等為四？一者，所聞不厭足；二者，應人所欲而為說法，心無所冀；三者，一切所作如幻，於諸法界慧無所壞；四者，一時發道意，超入法城。是為四事，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

佛爾時歌頌言：

常求深學，聞不厭足，審觀法義，

應所欲教。已得總持，自以意說，

不復從人，有所啟受。所作若夢，

及野馬幻，視一切法，癡分如是。

其所修設，而不壞法，一發淨意，

便棄苦痛。如是法品，甚為殊傑，

是經尊特，常當親近。去離冥塵，

而得慧明，遊於三世，譬如日光。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入諸勇辯，得不恐懼。何等為四？一者，得陀隣尼念持不忘；二者，語能報諸所問，皆斷其狐疑；三者，以大哀教授一切，使入空；四者，所作離於魔事，便得神通之智。是為四事，菩薩入眾勇辯，得不恐懼。」

佛爾時歌頌言：

已得於總持，所聞而不忘，

語報堅諸問，皆斷眾狐疑，

大哀廣教授，一切無所有，

神通為已達，魔欲不能制。

如是四事法，則為應菩薩，

於是無恐畏，在眾住不懼。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所聞義，依而有護。何等為四？一者，諸所聞者皆悉持之，於所聞、無所聞，亦無力，亦無持，亦無所至；二者，諸所音聲非是正行，皆遠離之，諸法皆解脫等，若如稱義，議如響；三者，若聞他方有深經，輕身往求；四者，已入寂靜義而無有憒閙。是為四事，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

佛爾時歌頌言：

雖欲多聞法，不聽采其義，

無聞亦無力，因義是其要。

三界諸音聲，皆非正道行，

響等譬如稱，知義亦如是。

於是得聞聽，觀受奉其義，

無使身自行，彼說聞歡喜。

其義最第一，法寂無憒義，

用是深法行，稟承敬其義。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依法隩，超絕於俗。何等為四？一者，聚會眾人而為說法；二者，於大眾中為現無常事；三者，勸大祠祀者，使為覺願；四者，常欲捨諸所有，止空閑處。是為四事，菩薩得依法隩，超絕於俗。」

佛爾時歌頌言：

在於大城，常處其中，因其黠慧，

而為說法。住身大會，建立眾人，

淫放逸中，為現無常。會於大祠，

彼我等佐，因祠勸助，用已覺故。

與無有俱，常念捨離，心常願求，

處在空閑。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何等為四？一者，心常在道，究竟不離；二者，所聞受持，念未曾忘；三者，所許如言，有求不逆；四者，習於空無，入一切法。是為四事，得菩薩恭敬順，行佛、世尊教。」

佛爾時歌頌言：

身更諸苦痛，道意終不轉，

得聞入法要，是則大導師。

心口有所許，身行亦如言，

習諸空無慧，入眾智黠法。

奉行如法教，得離婬怒癡，

不懈不中止，無恚亦無懊。

十方稱名譽，歌歎其功德，

若應順此教，法慧無過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承法教，道利一切。何等為四？一者，受空身住，能為眾會廣說大法；二者，已自調心，去離婬欲而得泥曰，復令會者調心止欲，說泥洹法；三者，自身所作滿足至道，復令一切立摩訶衍；四者，自身求法，已暢眾妙，復教於人，令求索法。是為四事，菩薩得承法教，導利一切。」

佛爾時歌頌曰：

教授於人，令受空要，調心止欲，

得住泥曰。有德至尊，及大神足，

以法布施，示人覺乘。所為已具，

至於道心，於眾立人，使至大乘。

常求於法，便合義力，為眾說法，

亦不增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可及神通之慧。何等為四？一者，日日修梵四淨之行；二者，常止宿於空閑之處；三者，深入於法忍；四者，身心而等慧。是為四事，菩薩得不可及神通之慧。」

佛爾時歌頌言：

日修梵行，以自興立，常樂空閑，

處於清淨。已入深法，便至於道，

身心平等，自致得慧。已合如是，

於行如等，於五神通，為已得達。

飛到十方，住諸佛前，多所育養，

於一切人。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何等為四？一者，住四禪者，皆令入空；二者，常以大哀不捨一切；三者，供施三寶精進不絕，常不厭足；四者，以漚和拘舍羅故，六波羅蜜而得堅住。是為四事，菩薩得魔現怪，心不傾動。」

佛爾時歌頌言：

空無思想住，建立道四禪，

常以無極哀，令眾安入義。

其於法寶貫，不截亦不斷，

應諸度無極，則是權所引。

意尊無能壞，堅住而不動，

一切諸四魔，皆悉為之伏。

遍見諸庶人，在魔羅網中，

示於泥洹道，皆令發是乘。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何等為四？一者，常思惟入深法；二者，非義之事常悉捨離；三者，常憂念一切，便得合法議；四者，能調剛強，開解愚冥，得佛無礙智。是為四事，菩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

佛爾時歌頌言：

意常思惟，入於空法，放捨非義，

常合正義。已入是念，憂勞一切，

得深遠智，則意之最。得調剛強，

開伏曚冥，令發起意，立摩訶衍。

神通之智，皆為已辦，得智深遠，

不可逮覺。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為俗法之所沾污。何等為四？一者，若得利、若樂、若有名、若歎譽，不以喜悅；二者，若無利、若苦、若無名、若謗毀，亦不以憂；三者，依受五陰，護養一切；四者，若得受陰者，示現空聚處。是為四事，菩薩得不為俗法之所沾污。」

佛爾時歌頌言：

若有利及名譽，便已得一切樂，

有如是稱歎者，心亦不以為喜。

若無利無名苦，有智者不以憂，

如蓮華無沾污，於世行亦如是。

若受陰用是義，以將護養一切，

已能滅盡諸陰，計念之若如幻。

於世行隨其法，不為俗所沾污，

令一切得樂義，以戒德為塗香。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深行，殊勝無侶。何等為四？一者，是身亦無人；二者，是人亦非人，三者，諸法皆靜寞；四者，慧無所著。是為四事，菩薩得入深行，殊勝無侶。」

佛爾時歌頌言：

是身亦非身，是人亦非人，

法靜亦如是，慧亦無欲著。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巧便根，為眾說法。何等為四？一者，便得神通；二者，其慧無所罣礙；三者，得辯才之智；四者，本願已淨。是為四事，菩薩得知巧便根，為眾說法。」

佛爾時歌頌言：

神通已為達，其慧無罣礙，

辯智常如此，本願畢清淨。

已知見人根，如應為說法，

聽者輒聞受，不疑怪泥洹。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何等為四？一者，得住於空聚，若見繫囚便度脫之；二者，得立無想，諸著行者皆度脫之；三者，逮得無願，安和定隱，將育一切；四者，得漚和拘舍羅，以智慧示現諸法。是為四事，菩薩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欲會。」

佛爾時歌頌言：

已得空於聚，繫囚即解脫，

已立於無想，度諸想著行。

已得於無願，安詳和定隱，

隨眾所生處，將育於一切。

權慧開化人，則住度脫門，

具足以時入，不止無色界。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何等為四？一者，普視悉見知諸法界；二者，了生死本，以法度脫之；三者，悉知身欲本；四者，習於泥洹，不疑諸法。是為四事，菩薩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

佛爾時歌頌言：

普察悉見知，一切諸法界，

終無偏恨心，所視悉平等。

至於身之本，處欲而自在，

已知殊特便，以權應而說。

一切無所習，諸法皆滅度，

不生無所趣，所有為都盡。

不慢不自大，降伏諸貢高，

一切以巧智，皆使入泥洹。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何等為四？一者，布施得豪富，因此便致是；二者，持戒得生天，因此便致是；三者，博學成大智，因此便致是；四者，止觀離生死，因此便致是。是為四事，菩薩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

佛爾時歌頌言：

布施得豪富，緣是則果報，

持戒生天上，緣是則果報，

博聞慧無欲，緣是則果報，

道觀無識著，緣是則果報。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何等為四？一者，在有常中心得無著；二者，在無常中意不有異；三者，見諸起者及生死本，乃從十二因緣合會生，其已見知，不作是事；四者，視諸起滅及生死滅，乃從十二因緣離散滅，其已見知，處於三界不作滅事。是為四事，菩薩得律方便，離諸所見。」

佛爾時歌頌言：

見計有常者，為示無常事，

在於無常中，為現中正法。

若為一切人，廣說因緣意，

其聞十二事，心普得清淨。

一切諸十方，世尊所可說，

癡為生死本，上下從是起。

諸可所起者，亦終不復滅，

因緣皆已盡，不與十二會。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何等為四？一者，一切人是我所，皆為示現其道；二者，所作功德而不厭足；三者，住於生死，無求泥洹無；四者，隨諸所樂而入度脫之，以權行，不為愛欲所污。是為四事，菩薩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

佛爾時歌頌言：

堅於一切人，使住於道覺，

諸所作功德，不念欲中止。

在於生死中，而為求滅度，

如其所好樂，因是而濟脫。

心意常當念，親近於是法，

善權方便故，都以曉了知。

恒志在養護，無數諸人民，

攬持一切智，皆使疾逮得。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何等為四？一者，無慳貪；二者，施不擇時與；三者，堅於戒；四者，身意所作常願於道。是為四事，菩薩得吉祥願，身意清淨。」

佛爾時歌頌言：

心質樸不慳，持戒淨無瑕，

堅住而不動，譬如須彌山。

身意之所作，常願於覺乘，

今得吉祥應，如是得不久。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忍辱力，心無恚怒。何等為四？一者，待遇一切人如父母愛其子，亦如自身無異；二者，若得苦痛、撾捶、割剝，計無有身而不愁憂；三者，已得解空，離諸所見；四者，身所行惡常自責悔，他人所作見而不證。是為四事，菩薩得忍辱力，心無恚怒。」

佛爾時歌頌言：

視一切如身，若父母愛子，

常持大慈意，照育諸人民。

若有起恨心，則覺隨而滅，

已解了於空，能為第一忍。

若身有短惡，常深自責悔，

及見他瑕穢，終不證其闕。

一切諸人民，吾當盡度脫，

在於夜夢中，未曾起恚心。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何等為四？一者，所作福無央數；二者，所作慧無有限；三者，以一波羅蜜滿諸度無極；四者，發意作功德不求餘，但願一切智。是為四事，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彼岸。」

佛爾時歌頌言：

所作福無厭足，如眾流歸於海，

修智慧無限量，已得住於佛乘。

則持一度無極，滿足諸波羅蜜，

凡發意所作為，常願求於正道。

已得度於彼岸，諸度無極亦爾，

則便入泥洹城，如是得不為難。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應所乏，饒益一切。何等為四？一者，有無盡寶藏；二者，有無窮法教；三者，神通為已達；四者，心平等，譬如地。是為四事，菩薩得應所乏，饒益一切。」

佛爾時歌頌言：

其福藏無有盡，法教化亦無窮，

神通智達無礙，心平等其若地。

如是法難稱量，已於道而得住，

如是者多饒益，便疾得至於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為一切世人所敬。何等為四？一者，行四梵行；二者，行四恩救攝一切；三者，有四諦慧；四者，得四無所罣礙：一義、二法、三次第均、四報答。是為四事，菩薩得為一切世人所敬。」

佛爾時歌頌言：

如梵住行四淨，常樂施於四恩，

已得有四諦慧，用供養一切人。

因是恩已得度，應教授而說法，

以恩行合會人，用是故見敬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而得智黠，為人所譽。何等為四？一者，多聞具足，不犯於戒，得無所疑；二者，已得樂止，安而無害；三者，已得寂寞，諸根便定；四者，自身已得安隱而無所貪，所作不自侵，悉逮見知。是為四事，菩薩而得智黠，為人所譽。」

佛爾時歌頌言：

聞已具便受持，以自戒度彼岸，

如是者無所疑，得樂止安隱處。

已止宿在空閑，則諸根用寂定，

身已安無所貪，悉逮見諸自侵。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功德而不可盡。何等為四？一者，已信得豐饒；二者，已精進得豐饒；三者，以大哀得豐饒；四者，所作功德但願大乘。是為四事，菩薩所作功德而不可盡。」

佛爾時歌頌言：

已信得堅住，無能動搖者，

常修精進行，從是得大力。

無盡之大慈，及與無極哀，

常為一切人，行於廣大道。

以如是之故，得無盡功德，

稍稍復增益，遂至不可量。

如月盛滿時，淨好無瑕穢，

常在眾星中，其明無能蔽。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何等為四？一者，如口所言，身、意不異；二者，已受持要；三者，心已安隱，得住於道；四者，意得堅強，若如金剛。是為四事，菩薩堅其本要，會得至佛。」

佛爾時歌頌言：

口之所言，所作亦爾，若已敬愛，

奉持正要。為已安住，於此道意，

其身堅強，譬若金剛。如是則為，

四事法行，智黠之人，常修是事。

意不猶預，為已得定，已堅其要，

會得至佛。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何等為四？一者，得於智力而無欲力；二者，得黠慧力，離諸癡冥；三者，心得自在，不隨魔教；四者，為得總持，隨人所樂而為說法。是為四事，菩薩常為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

佛爾時歌頌言：

已智力得勇慧，為不隨愛欲力，

黠慧力消癡冥，已度脫諸所見。

心已尊魔皆伏，得總持應問答，

教授眾不自侵，已是故疾得尊。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諸所施造輒為作師。何等為四？一者，不瞋恚；二者，常恭敬於人；三者，不婬泆；四者，意純淑。是為四事，菩薩諸所施造輒為作師。」

佛爾時歌頌言：

心念無婬恚，常住於恭敬，

純淑得至道，為師敷要慧。

造匠眾方便，於世世之上，

世人咸歸仰，一切頭面禮。

「復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總持眾事，無所不了。何等為四？一者，已通於智，於智中遊無所不過；二者，所說十方諸佛皆聞其音佛尋報讚；三者，皆已離諸無功德法；四者，皆已得諸功德正法，即便逮得世雄印。是為四事，菩薩總持眾事無所不了。」

佛爾時歌頌言：

神通為已達，飛行淨眾塵，

其智甚廣大，普等如虛空。

一切諸如來，皆見聞其音，

報答悉滿足，其音無缺減。

諸非功德業，為已悉遠離，

愛慶得吉祥，立諸功德本。

已住如此者，為能光是法，

於是功德中，皆無自侵者。

佛說此四事章句言時，萬二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五千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爾時三千大千剎土六反震動，其大光明無所不照。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一

#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二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 ◎答法議品第二

須真天子則語文殊師利童子言：「如來為我發遣三十二事章句法品，惟願重為廣說令解。云何菩薩於此大乘意不忘信？」

文殊師利答言：「心自審信不隨他教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所作堅強？」

答言：「降棄諸欲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最禑之福？」

答言：「了知法界而不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無礙行？」

答言：「不為諸入之所惑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去離冥塵？」

答曰：「知諸法界本皆淨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入眾勇辯離諸恐畏？」

答言：「選求諸法，不可得貌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

答言：「知諸法默然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依法議？」

答言：「已知住法界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而得順教？」

答言：「不隨諸音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隨法教？」

文殊答言：「得諸解脫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無過者？」

答言：「於諸法心不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降伏魔眾？」

答言：「以空覺於愛欲而求道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智不可逮？」

文殊答曰：「得諸佛法悉受持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不為世法所污？」

答曰：「隨世俗行無能污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諸深行？」

答言：「於空法不恐懼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知巧便根？」

答曰：「於六情悉見諸情之本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至脫門？」

答言：「於一切門為說脫教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奇特方便？」

答言：「於生死索泥洹求而見之，於泥洹見生死徑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所作得因緣方便？」

答曰：「住於無數，悉見一切諸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律方便？」

答言：「視一切法無所屬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善權方便？」

答言：「隨世所作，不離不著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吉祥願？」

答言：「已逮道智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忍辱力？」

答言：「從本已來至於泥洹，悉知諸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度彼岸？」

答言：「悉知一切異法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饒益一切？」

答言：「悉知無盡法界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為眾所愛？」

答言：「視諸佛剎無有色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眾稱譽？」

答言：「不於諸法言是我所、非我所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德不可盡？」

答曰：「等知諸法如虛空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堅其本要？」

答言：「於法界無所破壞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為豪尊？」

答言：「無心悉知一切心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而得為師？」

答言：「於無念法無所捨故。」

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曉知眾事？」

答言：「知一切法，無依無怙、無來往故。是故，天子！菩薩得曉了眾事。」

爾時文殊師利說是事時，八萬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於是世尊讚文殊師利童子言：「善哉，善哉！如所解說，分別法義，何快如此！」

## 須真天子經法純淑品第三

於是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言：「仁者！我所問法為純淑不？」

答言：「世之所有，欲而無厭，心悉捨離，審於法奧，則為法之純淑。如吾所報卿屬所問，豈復純淑法耶？法乎，天子！無純無淑。所以者何？無像貌故。法乎，天子！不可得見。所以者何？目之所視不極於微，用有著故。法乎，天子！亦無作者。所以者何？用無起故。法乎，天子！無有道徑。所以者何？無吾無我故。法乎，天子！悉皆平等。所以者何？如虛空故。法乎，天子！不可得等。所以者何？用無侶故。法乎，天子！常住，無來無去，無語無言，無毀無譽，離於毀譽；無綺無飾，無醜無陋故。法乎，天子！無穿無漏、無補無納。所以者何？過於魔行故。法乎，天子！無長無養。所以者何？離於起滅故。法乎，天子！無處無住。所以者何？樂於法界故。法乎，天子！無所畏。所以者何？用不惑故。法乎，天子！無所愛。所以者何？離於貢高故。法乎，天子！不貢高。所以者何？習寂然故。法乎，天子！習寂然。所以者何？離諸念故。法乎，天子！無所念。所以者何？降諸異道故。法乎，天子！無有巢窟。所以者何？離婬怒癡故。法乎，天子！空。所以者何？從本以來淨故。法乎，天子！無想。所以者何？無聲名故。法乎，天子！無願。所以者何？不造立識故。法乎，天子！無造立。所以者何？無疆界故。法乎，天子！無所猗。所以者何？用無雙故。法乎，天子！無動搖。所以者何？用堅住故。法乎，天子！無我。所以者何？用不滅故。法乎，天子！無人。所以者何？從本已來無所生故。法乎，天子！無常。所以者何？無所起故。法乎，天子！無所起。所以者何？習無所生故。法乎，天子！無所生。所以者何？無苦器想故。法乎，天子！無有想。所以者何？離諸相故。如是，天子！此則為法之純淑義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無所有亦無所要，云何仁者說純淑法議乎？」

答言：「善哉，善哉！如卿所語，誠無有異。無所有者，此則純淑法議。所以者何？無身口意所作，是則法之純淑也。所以然者？天子！法無巢窟故。有巢窟者，身與意而異，則為非時之心施。」

天子復問：「云何得知非時之心？」

答言：「天子！有身為六衰相所繫而計有常，則知非時之心。知法求名著音聲響而隨邪徑，則知非時之心。知法及僧受道果證，則知非時之心。知愛欲本邪相施與，則知非時之心。知戒而離寂靜，則知非時之心。畢三惡道得出為人，志在天福，則知非時之心。其意不調而欲布施，則知非時之心。意無寂滅，則知非時之心。意有猗怙而欲忍辱，則知非時之心。不淨其意而欲精進，則知非時之心。多念喜忘禪思不定，則知非時之心。自大貢高忽於智慧，則知非時之心。住於我所而欲行慈，則知非時之心。志於猶豫而欲行哀，則知非時之心。行墮四證而欲行喜，則知非時之心。住於有身而欲行護，則知非時之心。無身痛痒意而欲念法不應止，則知非時之心。知諸起滅不應斷，則知非時之心。身意相猗不應神足，則知非時之心。以六情猗於五根，則知非時之心。以所見力依於五力，則知非時之心。知七法無覺意，則知非時之心。念愛欲貪不應八直，則知非時之心。於苦智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於習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於滅盡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齎俗所有欲入於道，則知非時之心。如是，天子！受持淨心用專著故，則知非時之心。」

天子復問：「云何得知是時之心？」

答言：「天子！心等如虛空，則知是時之心。」

復問：「云何心如虛空？」

答言：「如虛空無心，心亦如是。如是心，心等如虛空。」

復問：「誰當信心等如虛空？」

答言：「天子！計有吾我人者則不信。」

天子復問：「計吾我人者何所是？」

答言：「心等如虛空，而欲增益過出其上。」

復問：「云何增益過出其上？」

答言：「計有常者便欲出其上，計無常者亦欲出其上；苦者亦欲出其上，樂者亦欲出其上；憂者亦欲出其上，無憂者亦欲出其上；計有身者亦欲出其上，計無身者亦欲出其上；空、無想、無願亦欲出其上；幻、夢、水中月、影、響一切諸法，其譬如是。如是等而復欲出其上。如法有所處便可增益，婬怒癡更相猗，復欲出其上。形此生死不可讚歎泥洹之事，復欲出其上。如是，天子！是為計吾我人者。」

復問：「云何得無瞋恚而不佷？」

答言：「從生死出，住於泥洹。還世間，滅諸愛欲而淨行。於滅不永滅，於起無所起，諸形音聲不以畏懼。如是滅為習者有所脫，脫習者為已度如是事。一切法不能舉其功、不能勝其德，是為無恚而不恨。」

說是法時。三萬二千天子得法眼淨，五千比丘心得解脫，萬二千菩薩得忍辱力。

## 須真天子經聲聞品第四

於是須真天子謂諸大弟子：「仁者所狐疑，可問文殊師利。」

長老摩訶迦葉前問文殊師利言：「菩薩云何行八惟務禪？」

答言：「菩薩於八惟務禪，本無、無所造立禪，無恚禪等禪，是菩薩禪。」

復問：「云何作是說？」

答言：「惟迦葉！身本無，無造立於三界者，便起愛欲。已了離欲，是故知身本無，於三界無所造，於欲無所想，已知空而立禪。如是，迦葉！而作此說：八惟務禪，本無、無造立禪，無恚禪等禪，則菩薩禪。」於是迦葉默而無言。

賢者舍利弗復問：「云何菩薩得無礙慧？」

答言：「菩薩於諸礙而無恚恨，於諸罣礙而無制著，一切愛欲而皆見知而不捨離。所以者何？養護一切故，是故菩薩得無礙慧。」

賢者摩訶目犍連復問：「云何菩薩而得神足？」

答言：「惟目犍連！菩薩於無為而無所受，度脫一切而降盡之，不於有為有所受。所以者何？將護一切故，是故菩薩得大神足。」

長老須菩提復問：「云何菩薩得知他法行？」

答言：「惟須菩提！菩薩於一切他異法悉了知之，心於道事而不厭，常樂三昧而無足，諸所作為而示現，是故菩薩得知他法行。」

賢者分耨文陀尼子復問：「云何菩薩博採眾義說明慧法？」

答言：「惟分耨！菩薩悉示一切諸根，隨所樂喜而說其德，無常、苦、空、非身之義，各令得其所。無數生死百千劫，持是法義而遍教授，無有滅盡。其智如是，是故菩薩博採眾義說明慧法。」

賢者離越復問：「云何菩薩如常樂禪。」

答言：「惟離越！菩薩習三摩越悉知諸法，於諸亂意者而起大哀，令發無央數行，不禪無所樂，是故菩薩得禪。」

賢者憂波離復問：「云何菩薩得持法藏？」

答言：「唯憂波離！菩薩悉知諸法奧藏，從本已來泥曰，離愛欲者，已應法藏教授一切，為示愛欲令覺知之。於愛欲中令起道意，是故菩薩得法隩藏。」

賢者阿那律復問：「云何菩薩得天眼徹視？」

答言：「唯阿那律！菩薩於十方諸色悉照見已，有色習者而為示現於一切法，悉示現無所著，令尋跡而得出，是為菩薩天眼徹視。」

賢者薄鳩盧復問：「云何菩薩得諸根寂定？」

答言：「菩薩於一切界視如佛界，於佛界視諸界無所有，是故菩薩得諸根寂定。」

賢者鴦掘魔復問：「云何菩薩得利諸根？」

答言：「菩薩視諸逆惡等之如道，是故菩薩得利諸根。」

賢者摩訶迦旃延復問：「云何菩薩得分別知眾經方便？」

答言：「菩薩得四等無盡。何等為四？一者、義，二者、法，三者、次第，四者、報答。是為四。以一絕句，於百千劫廣為一切分別演教，而是教不近有為、不有所染，已淨無所却。而是教於諸法界不動轉，於一切受而為作受。是故菩薩得分別知眾經方便。」

賢者摩訶拘絺復問：「云何菩薩得義、法、次第、報答四事？」

答言：「菩薩於寂然法得此，已義等教授；以住於法，以法等教授；於所為常歡喜而無恨，以等次第教授；而響不可護持，以報答教授。是故菩薩得義、法、次第、報答。」

賢者羅雲復問：「云何菩薩得淨其戒？」

答言：「惟羅雲！菩薩以淨戒三昧，捨戒犯戒將養一切，是故菩薩而得淨戒。」

賢者阿難復問：「云何菩薩而得博聞？」

答言：「菩薩一切諸佛所說樂欲聽聞，已聞則受其義，聞已皆持，所聞便以教授，是為菩薩而得博聞。」

於是諸大弟子歡喜默然。

爾時須真天子謂諸大弟子言：「屬文殊師利所說法，仁寧有是事乎？」

諸大弟子言：「吾等尚不能了知一法，何況爾所法耶？」

天子言：「仁者！若干種身，各各異類，其道義一也。」

大弟子答言：「譬如牛跡中水，諸餘弟子所知如是。若車轂隱地其處受水，吾等之類其譬如是。譬如大海其水廣長，無有邊幅深難得底，於聲聞、辟支佛中，菩薩為尊。」

天子讚言：「善哉，善哉！所說至誠而不貢高。」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弟子所言而不貢高，稱譽菩薩，審諦實爾。」

天子問文殊師利：「仁者！云何作是說？」

答言：「如是，天子！聲聞、辟支佛為猗貢高？為離貢高？菩薩貢高，出彼輩上，合聚佛法，則是菩薩為行勇悍。」

天子復問：「菩薩貢高，欲令他人稱譽耶？」

答言：「欲將導一切故。如是，天子！」

天子復問：「云何如是？」

答言：「天子！是故菩薩方便稱譽佛乘、毀弟子乘。於大眾中，自現身所行及法事。所以者何？欲令一切皆發道意，不欲使人起小道意。所以者何？焦燒佛種故。教一切人皆令遠離。所以者何？不欲令人貪樂故也。如是，天子！欲令菩薩發大乘、滅弟子乘故。」

天子復問：「得無過耶？」

答言：「天子！稱譽摩尼、琉璃、水精甚淨，無所沾污。寧復過乎？」

天子報言：「所說無過。」

答言：「如是，天子！菩薩稱譽大乘！毀弟子乘，不增不減也。天子！譬如長者子稱譽轉輪聖王功德，毀呰國中諸貧乞者，豈有不可？」

天子言：「無不可也。文殊師利！自如所說耶？」

答言：「如是，天子！菩薩稱譽大乘而毀呰弟子乘者，而無所損。」

佛爾時讚歎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是所說為甚快也。何以故？文殊師利！稱譽大乘、毀弟子乘，弟子則毀一切乘矣。所以然者？其大乘者，皆生一切乘故。」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二

#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三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 無畏品第五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何從造發道意？」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從一切欲而起道意。」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正作此語？」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愛欲中與欲從事，爾乃成道；不隨愛欲，則菩薩何緣得起一切道意？」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心從何所建立於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諸佛法中建立道意。何以故？天子！道意本從諸佛法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在何所起？」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一切佛法本無，無所起。何以故？天子！如虛空本無，從虛空本起一切佛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為幾何乎？可數知不？」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亦爾。所以者何？如一切法，如來從是最正覺故。是故，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之數等亦如是。」

天子復問：「云何？文殊師利！婬怒癡寧復是佛法耶？」

文殊師利答言：「爾。天子！婬怒癡是為佛法。何以故？愛欲無覺，以道之教教授故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將無一切皆當得佛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一切皆當得佛，審當作佛。卿莫疑也。所以者何？天子！一切當得如來正覺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皆得佛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為入寂然、為入空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寂之與空云何得覺？」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若不得空，何從得覺乎？用空無侶、無強無弱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來曉空便得道乎？」

文殊師利答言：「爾。天子！如所語！空則是道。佛說解空則為入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空之行，當云何行？」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色欲行是則空行。於欲界行，不為情行亦不香行，亦不色行亦不無色行，亦不身行亦不心行。何以故？不行是行是亦空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來為不行是本空行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來之空亦如是空，彼無所有，於我亦爾。如無所行則如來行。」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無所有，當何等行？」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無所有，當行無所有，不他餘行，至於他餘亦無所有，如是行是亦無所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假無所有，持何等來？」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至於婬欲而離於欲，則名曰無所有。於婬欲中習無所有，貪怒癡欲無欲不欲，是故名曰無所有也。於欲不習，名曰無所有。以吾我身而住空行，名曰無所有，習是無所有亦無所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習而無所有？」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習寂然則無所有，是空是閑、是不生、無所起，寂然則無所有習。」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施作而名為習？」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壞敗，是名曰習。明諸所有而無沾污，是名曰習。不可限度等如虛空，是名曰習。離於貢高常照明一切，是名曰習。亦不多亦不少，是名曰習。」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不曉習者？」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不知法習者，是名不曉習。」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名曰曉於習者？」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知法習者是則曉習。」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意不妄信，何所是其相？」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諸無罣礙行是其相。」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意不妄信菩薩，云何報畢信施之恩？」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意不妄信者，是名曰眼見了一切諸法，不隨他人教有所信從也。意不妄信者，不復報信施之恩。何以故？從本已來悉清淨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下鬚髮菩薩不肯入眾、不隨其教，是名何等？當何所應？」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除鬚髮菩薩不肯入眾、不隨他故，是名曰世之最厚也。何以故？天子！所作無為名曰眾僧。菩薩不住無為、不止無為，是故名曰世之最厚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設使菩薩正住於無為，有何等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設使菩薩住於無為，無益一切，便墮弟子習為滅度，是其咎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無為則八道地，有為則凡人地。菩薩為住凡人地故，為世之最厚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不也。所以者何？菩薩亦不住於無為地，亦不住於有為地，是故名曰世之最厚。何以故？菩薩興發行者，會止於有為，不住無為、不造無為，是故為世作厚。住於有為，悉知可否處；住於無為，知諸慧處。已知有為可否便住其中，已知無為慧不止其中。天子！譬如勇悍健男子，張弓建箭仰射虛空，箭不住空亦不下墮。」文殊師利語天子言：「是為難不？」

天子報言：「甚難，甚難。」

文殊師利言：「菩薩所作又難於此。所以者何？於有為中而不捨離，便得無為，故住於無為，於有為中養護一切。」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之畏，從有為致耶？從無為致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畏懼從兩因緣致，亦從有為，亦從無為。所以者何？從有為中畏於愛欲，在無為中畏於無欲。」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尚無愛欲，云何復畏？」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三界不近，是則為畏。不近三界，為墮弟子地。」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無所畏？」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有為中常行智慧之慧，以善權慧不墮無為，是為菩薩得無所畏。復次，天子！菩薩以一切故不捨有為，以佛法故不墮無為，是為菩薩從得無畏。復次，天子！菩薩所有福施因緣近於有為！所有佛慧因緣不墮無為！是為菩薩得無所畏。復次，天子！菩薩住於有為為已立禪，住於權慧為從禪還，是為菩薩得無所畏。復次，天子！菩薩以道意住便起功德，以大哀住廣護一切，是為菩薩得無所畏。復次，天子！菩薩於空閑住覺知魔事，已善權住降伏魔行，是為菩薩得無所畏。復次，天子！菩薩以大慈住普而說法，以大哀住為行雜施，是為菩薩得無所畏。復次，天子！菩薩住於生死殖泥洹本，住於泥洹殖生死本，是為菩薩得無所畏。復次，天子！菩薩於不生中而為已生，於有為中為已出生，現所見法，不於五陰及與六衰有所稱譽，悉見知離而無所生，寂然已寂。不然不熾，於然熾中而無所生，悉持愛欲，不為愛欲之所沾污。學者不學者皆為已伏，不以弟子解脫而為奇異，入於人身不捨法身，於魔界而現行，於法界無所放，以慧入於無為，以權從無為而還，多所分現，諸可不可皆而忍之。佛所示現常思樂見，法所示現而無狐疑，是為天子菩薩得無所畏。」

## 須真天子經住道品第六

爾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云何得住於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說滅貪法，不於滅貪而求其證；說滅婬怒癡諸愛欲法，不於其中而求其證。是故，天子！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說空不以空為證，說無相不以無相為證，說無願不以無願為證，說不會不以不會為證，說無生不以無生為證，說無所起不以無所起為證，說無分際不以無分際為證，說離貪不以離貪為證，說離所作不以離所作為證，說滅事不以滅事為證，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無所施為具檀波羅蜜，不持戒為具尸波羅蜜，有瞋恚為具羼波羅蜜，以懈怠為具惟逮波羅蜜，憙亂忘為具禪波羅蜜，志愚癡為具般若波羅蜜。是故，天子！菩薩得住於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因作是說？」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有四事無所施。何等為四？一者，不捨一切；二者，不捨法；三者，不捨道意；四者，不捨諸功德。是為四法不捨，為具檀波羅蜜。天子！所以持戒，用心未調故；心已調，便捨戒。已捨誡出於冥，已出冥為已明，已捨明為得等，已捨等便得慧，已捨慧便得解脫示現慧。天子當知，如是是以捨戒為具尸波羅蜜。天子！設是菩薩形呰弟子乘、讚歎大乘，已讚大乘為至大乘，便具羼波羅蜜。天子！設是菩薩不為身口意所詭，則為無懈怠所作，如是法為具惟逮波羅蜜。天子！設是菩薩若於夢中心不念著兩際。所以者何？不樂弟子乘、辟支佛乘故。已不樂弟子、辟支佛乘，為至大乘。已至大乘，為具禪波羅蜜。天子！一切法皆癡，譬如草木牆壁瓦石，愚癡如是。見用久習羸劣癡義，是故一切癡法之本，以智慧慧備於道故，便具般若波羅蜜。天子！所作已應，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不捨生死跡，不求泥洹跡，於跡無斷、於跡無作，亦無所住。其入邪者為立正道，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索一切人、求一切法，亦不得一切人，亦不得一切法。所以者何？不捨菩薩道故。所說至誠而皆有效，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知弟子道無所悕望，知辟支佛道亦無所悕望，知菩薩道，具足其根滿諸功德，然後乃隨，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如生死所作會皆為之，所作果實不受也，合會之態不能沾污，一切功德悉作道願，不見有不退轉之道。所以者何？悉具足故。是為菩薩得住於道。復次，天子！菩薩於道而求於道，而不滅度，是為菩薩得住於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於道而復求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以生死故名曰道。菩薩求道，欲脫一切故。一切無所有，亦無所求，亦無所度。」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世間所入道，是菩薩行耶？」

文殊師利答言：「如是，天子！審如所說，一切世間所入則菩薩行也。何以故？如是，天子！行於世間，不為俗法之所沾污也。隨愛欲現無欲，不墮無欲；於生死而示現知一切法不生不起；為無榮冀，於無榮冀而不求證；持於五陰六衰，離於五陰六衰非我所；見知持五陰六衰者，一切而為說法。五陰六衰空無所有，亦不可見。已知無所有，便逮禪惟務。三昧三摩越合以為一，便得意止，心便堅住。已得堅住，便能遍入一切人心。其心不止，為樂於魔眾。菩薩不為魔事之所污，不捨於佛界，於魔界隨所作為，於法界處而不動還，於人界處施護眾生，是為菩薩精進隨一切世俗之行。」

## 菩薩行品第七

爾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謂菩薩為精進行？願為說之，吾等欲聞。」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行是為甚清淨所敬之行。皆已得住是菩薩行，於諸所有無所缺減，於空閑所作應意已辦。意存於道是不忘行，心意平等是施與行，心意已調是為戒行，心意已寂是為忍辱行，意不懈惓是精進行，身意靜默是禪思行，於法界行不著所有是智慧行，不為不可是慈心行，一切不有是大哀行，愛欲非我、所為已空是則喜行，廓然無念是則護行，不願天人是寂定行，了知眾事是苦智行，計陰如幻知緣起行，無黠等類是滅知行，分部以滅是道慧行，不樂合聚是因慧行，了知陰然是緣慧行，於義決律是俱會行，無處所義、默無所語是依法行，法界無所壞是依滅行，名色無所有是依報行，如音如響依上義行，示現具好依身慧行，身情嚴好具依經空行，有罪自悔是依戒行，知人心是天眼行，罪淨是耳聰行，戒甚淨是知他心行，眾罪已畢是宿世行，計三塗等是神足行，心得自在是堅強行，無所壞敗是為要行，不動不搖是安造行，不震不駭是為等行，常念無怙是虛空行，觀而悉知是為幻行，莊嚴相是夢行，邊幅相是炎行，不聚相是影行，不貪相是響行，義決律相是野馬行，恍惚相是空行，身分部相是無想行，意分部相是不願行，三界分部相是無相逢行，相逢分部相是降伏魔行，心意識不有不相是不斷三寶金剛行，一切增益是行之相。如是之心，天子！菩薩行道之行。」

## 分別品第八

爾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住於道菩薩，其行已過諸聲聞、辟支佛上？」

文殊師利答言：「如是，天子！審如所言。菩薩之行實過諸聲聞、辟支佛上。何以故？亦無信證，亦不持法，亦不八行，亦不須陀洹，亦不斯陀含、亦不阿那含、亦不阿羅漢，亦不辟支佛，亦不多陀竭、亦不三耶三佛、亦不世多羅。如是，天子！若不知此、不計是菩薩，為菩薩也。亦不俗法，亦不婬法，亦不怒法，亦不癡法，亦不生死法，亦不泥洹法，若不知此、不計是菩薩，為菩薩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如此？何因菩薩而得信證至泥洹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了信諸法，一切遠離，於欲無著，不信於餘道。所以者何？信六波羅蜜道故。信已便持，所可縛著者而度脫之。常求未然之慧，於生死亦不懼，於泥洹無所畏，是故菩薩得持信要。」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持法要？」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諸佛所說法教皆悉持之，不甘世味、以法為飲食，立於法義、不住愛欲，則得法力、不為俗力，得法義、不尚俗義，得法尊、不為俗尊，得依怙法、不怙於人，說中正法、不說非法，住法法處、不處非法，以法徹見審無蔽礙，悉知諸法，得陀羅尼諦識不忘，以七珍事於寶具足，猗一切法便得住於自在之法。是故，天子！菩薩得持法要。」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是八事？」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出於八邪，以淨功德行八直行，滿於所願便得入道。一切世人在八難處，皆悉住之。於無難處為得男子八覺之念，常願道意而不放捨，得八惟務禪，是故菩薩得是八事。」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須陀洹？」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視一切人，皆如墮海隨水下流。有多力者逆水上行，斷生死流不毀其本行，而得等斷於三惡之道。一切使得安隱之處，遠離於猶豫，諦住佛法藏，過於凡人跡，樂立佛法跡，了生死際便向泥洹門。於諸世界第一之厚，常立於人志泥洹行，使人向道得會道場，審現教授遠離生死，在有為中示現無為而嗟歎之，等樂於阿惟越致。是故菩薩得入須陀洹。」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斯陀含？」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知一切當來未然之法，來入生死中，護於一切而為說法，令至無為。不見有法至無為者，亦不見來，亦不見住，雖示現來而無愛欲，去則畢於所作。來則不違於本要，來則不隨於魔教，來則到於道場，來便持諸佛教而示現，依怙諸法來護一切令度生死淵，已得堅強神通之道無能壞者。是故菩薩得入斯陀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阿那含？」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所見而不復還，不隨諸陰蓋，不墮諸顛倒。於是不復還，亦不來亦不去；於是不復還，亦不從非法之教，亦無所畏，亦無所貪婬，亦無瞋恚，亦無愚癡。不復還，所作事常勝，具滿於佛法，去來功德等而無異，一切所作已畢無會。為已受決，所可造而不起，所不自在者以慧而度之，黠不從他人侍。是故菩薩得入阿那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阿羅漢？」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悉棄所有，降伏貪欲，而為一切說法。諸瞋恚者而降伏之，以法教授，使除惡態，伏諸愚癡以法而化。已得空聚悉見諸法，不捨一切，精進於諸佛法，心不樂世間，一切合會皆無有常，於供養中常為之最。譬如蓮華不著泥水，無我無持亦無所有，等持諸法常念為之，以慧分別空，隨人所樂而立其志。宿命所願皆已滿足，意之堅住不隨他人教，諸語之好惡一切無所受，歡喜而得決，以決轉度一切。是故菩薩得入阿羅漢。」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聲聞？」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所不聞法而為說之，是為聲聞。於聲聞乘而無有信，於諸著法已不生不起法界，使未聞者聞。緣諸因緣者，以無我無人使習聞之。於空法教不限佛法，其所作法譬如虛空造諸法要。聞常精進無所罣礙，從他聞法不受行，自是於禪不隨他教，去來現在所有音聲悉曉知之。已斷所作不可盡，以為得具足，復得無盡譬喻法義，悉知一切人意所行。以慧示現而導利之，隨其所欲而為說法，令到其處而不貢高。常行本願。是故菩薩得入聲聞。」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辟支佛？」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得因緣便，知諸法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有主而自莊飾者，偽而無實、無所屬，其因緣相譬亦如是。諦見諸因緣，以道為飲食，於律法而不捨，是諸波羅蜜之侶，一切道證則法之侶。於四恩事而無貢高，是神通之侶。知因緣法而不斷著，不信餘業，得平等覺道。信見知處，不以為異意，而不隨壞敗小乘功德，為立大乘，以因緣行一切諸法。是故菩薩得入辟支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於佛？」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悉覺知一切法本皆空寂，覺知一切本無所有，覺知諸行。於惡處人中天上，意悉遠離眾所安樂。所以者何？悉曉了諸慧故。自意覺智慧，知諸欲空、自身亦空，以一時念則覺道。次不為餘轉，便現無數若干之事。是故菩薩得至於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多陀竭？」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以如來道來。如者為諦，無一道忘。如者為造立，如者為施與，如者為戒，如者為忍辱，如者為精進，如者為一心，如者為智慧，如者為善權，如者為慧，如者為人亦不人，現立為人習斷生死行，於諸行中等出其上。度恐畏者至於彼岸，所度無彼亦不在彼，至於在此亦不在此，用本淨故過於二處。遠離於冥平等見明，於冥無冥而度於冥。如來從空來，壞散垢穢使歸於空。是故菩薩得至多陀竭。」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匐迦波壞生死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破壞愛欲，得度三界生死之處。於有處示現無處，凡一切人皆擔重擔降壞魔眾，於諸處所樂喜著者皆遠離之，令放重擔絕離其處。遍見所生善惡眾處，已去所處樂捨貪婬，以柔軟心用定身意定於戒智，悉見惡處離而不著，悉入諸身知一切態，正生死處導利福施，廣設橋梁常樂供養，滿覆三處未曾厭廢，為三界人之所戴仰。是故菩薩得至匐迦波。」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三耶三佛平等覺？」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心於五逆、若於正道其意平等，是故無不等覺。等於所見及四顛倒，等於陰蓋諸所覆蔽於道無異，是故無不等覺。等婬怒癡及於諸欲亦等於道，是故無不等覺。於凡人法、習法不習法、辟支佛法、菩薩法悉等於道，是故無不等覺。是故菩薩得至三耶三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世多羅世尊？」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教誡世人，使得功德、瞋恚不生。聞法教者則皆奉持，教非法教，為轉法輪。甘教、慈教、三千世界教、為一切世尊教。為受一切自歸，為一切作燈明，為一切明中最明，為一切作寂然之寂，令一切人無有思想滅而不熾。為一切人解諸狐疑，狐疑諸難皆為已斷。為一切人長益功德，為轉輪王、四天王、釋梵之所禮。為愚所輕不以恚恨，為智所歎不以歡喜。心恒平等常若虛空，世尊為最等於世間。是故菩薩得至世多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鉢遬禪陀嵐凡人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人民所行，以善權示現一切凡人行，而知之無所著。是故菩薩得入凡人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勒迦陀嵐貪婬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常愁悲泣欲得佛法，常貪樂成身如如來身，慈向一切而無恚怒。是故菩薩得入貪婬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䨴陀嵐瞋恚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一事中見十八事，於聲聞，辟支佛乘譬如冤家，不勸發人使起是業。於有為中而現愛欲，於愛欲中心無所著。所以者何？欲養一切故。是故菩薩得入瞋恚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瞀訑陀嵐愚癡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識知是名曰癡。於無識習習等定法，亦不知亦不曉，亦不喘亦不息，亦不作亦不壞。是故菩薩得入愚癡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僧薩陀嵐生死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生死而不動。所以者何？求佛道故堅住不動，一切眾魔不能得其便，一切諸行得無所著，等於生死亦等佛法。於小道而不樂，於大道而等見，不動亦不轉。是故菩薩得入生死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泥洹陀嵐滅度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隨諸習俗現泥洹道，知一切法習而滅之，於泥洹行不般泥洹，於泥曰行不永泥曰。是故菩薩得入滅度法。」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三

#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四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 ◎頌偈品第九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子：「云何菩薩得持權慧自在所入隨俗教化？」

爾時文殊師利便為天子歌頌偈言：

心於欲無所著，常志求無上道，

意所習眼悉見，以是故智慧相。

令一切皆發意，常使願於此道，

心於道無所捨，如是者善權相。

一切人亦無人，智慧者曉了是，

悉已淨諸空寂，以是故智慧相。

悉合聚一切人，諸受身有著者，

以道德成熟之，如是者善權相。

身本空亦如是，於本無無所見，

猗三場為已淨，以是故智慧相。

諸所有悉惠施，頭目身及珍寶，

為一切立所願，如是者善權相。

樂清淨於寂默，不於戒自貢高，

身口意悉俱寂，以是故智慧相。

自身戒悉已備，亦勸讚持戒者，

佛亦皆從戒成，如是者善權相。

無吾我而得忍，一切大亦皆空，

身口意無缺漏，以是故智慧相。

亦不身口所說，心於是不起亂，

一切法皆寂淨，如是者善權相。

常忍於一切人，若罵詈加捶杖，

愍一切護不捨，以是故智慧相。

悉了信一切福，皆勸勉一切人，

常審行於道軌，如是者善權相。

常等行於三昧，皆悉滅於愛欲，

於習著而不為，以是故智慧相。

所樂禪皆棄捐，於城郭而現行，

欲愍導一切故，如是者善權相。

不在此不在彼，已正住於中間，

所不可見便離，以是故智慧相。

常於空無厭足，如是者為曉空，

便哀護一切人，如是者善權相。

無相法乃見佛，等視之如虛空，

於色像無所住，以是故智慧相。

已供養萬億佛，為一切供養雄，

悉已得佛相好，如是者善權相。

法淨無婬欲塵，平等視如虛空，

如此法無所持，以是故智慧相。

於法界為已住，所造立常究竟，

於是而不動搖，如是者善權相。

一切人無能知，其法義亦皆如，

察視之本端空，以是故智慧相。

無所生亦不滅，悉曉知一切法，

亦不去無從來，如是者善權相。

所在生常安隱，於五陰無色欲，

常悉護於一切，以是故智慧相。

常習在於空閑，無我法不造立，

常奉修禪三昧，如是者善權相。

於丘聚及城郭，柔軟音以教授，

所說法無厭極，以是故智慧相。

於三世無恐懼，於苦樂無所住，

自調身根已寂，如是者善權相。

於大眾心等定，於憂慼意亦爾，

悉現身於其中，如是者善權相。

悉已行無礙慧，常不住於名字，

如空等無所語，以是故智慧相。

於欲縛現其中，法教授於人民，

常讚歎於三寶，如是者善權相。

於神通行功德，常調心寂三昧，

自處中不高卑，以是故智慧相。

神通具飛變化，便去到億剎土，

悉供養巨億佛，如是者善權相。

視陰蓋譬如幻，於愛欲無色著，

便得滅諸魔眾，以是故智慧相。

於諸魔而示現，示現已便捨離，

於其中度一切，如是者善權相。

常親近度脫門，便得空無思想，

願施於所當施，以是故智慧相。

於瞋恚無怒害，不愚癡慧之聚，

無長益栽不生，如是者善權相。

所當作信已辦，常奉行於眾慧，

悉過諸波羅蜜，以是故智慧相。

雖現於貪欲癡，喻忤之非黠根，

用是護於一切，如是者善權相。

得平等若泥洹，便能滅於叢聚，

已降伏於三界，以是故智慧相。

於是世生死聚，一切人是朋友，

所作福無厭足，如是者善權相。

因八直而空寂，是則為菩薩慧，

智慧及權方便，順此乘得世雄。

行善權智慧俱，亦不生亦不有，

智慧與善權俱，至得黠無貢高。

智慧及善權慧，常相隨與併行，

如兩牛共一𨍮，覺法田無有上。

## 道類品第十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子：「道為何等類？」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我所處是道類。」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處是道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寂靜是道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道之相？」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虛空是道相。」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何所住止而為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住止於虛空是則為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誰之所立？」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道從諸法立。」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道之本？」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平等則道之本。」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何所持而為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持無我、無人，是故為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而與道等？」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生、無所起則與道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去至何所？」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道去至一切人心諸所行中。所以者何？無所行亦無所至。」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何所出生？」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大哀則道所出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大哀是道之所生？」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度於一切是則大哀，道之所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從何求？」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道從一切愛欲中求。」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愛欲而能出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淨八直行是故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八直行與愛欲俱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爾八道與愛欲俱，卿將讚道之淨乎？婬怒癡盡是故道，如行愛欲，行道亦爾。」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於此行中，何所為作而與道合？」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此行中，亦不得愛欲，亦不得生死，亦不得泥洹，是故道。道之所行得合於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菩薩行？」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六十二見、四顛倒、五陰蓋，一切無功德輩，是菩薩行。」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是事云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以善權方便，廣隨所入，欲救度一切。一切所求，惟因諸見、愛欲、四顛倒中求。所以者何？一切從是中生故。於此求索，一切不可得見，亦不見所見，愛欲亦不可見，四顛倒亦不可見，亦非一切亦非不一切。所以者何？護脫一切故。如是，天子！當作是知，菩薩道於愛欲中求。」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不從三脫門而求道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不可從空而成道，亦不可於無相、亦不可於無願而成道也。所以者何？於是中無心意識念亦無動故。有心意識念動者乃成其道。」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施行而名為道？」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愚癡與道等，道與愚癡等。施行是等，則名曰道等。於直見等、於邪見等，於直念等、於邪念等，於直語等、於邪語等，於直活等、於邪活等，於直業等、於邪業等，於直方便等、於邪方便等，於直意等、於邪意等，於直定等、於邪定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直見與邪見等？」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等於虛空，等於寂靜。」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空與寂靜有何差特？」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虛無等、虛空等，是寧有異不也？」

天子報文殊師利言：「虛無等、虛空等，實無有異也。」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空寂適等亦復無異。」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所說等而復有稱譽讚歎之差特耶？」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思想因所作而自貢高，便有異而致稱譽讚歎。設使無思想因所作而自貢高，解知是義相者，是無有異也。譬如，天子！萬川四流各自有名，盡歸于海合為一味。所以者何？無有異故也。如是，天子！不曉了法界者便呼有異，曉了法界者便見而無異也。」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界乎寧可得見知不也？」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法界不可得見知也。所以者何？總合聚一切諸法故。於法界而不相知，於是法界而等念得三世之慧，是則法界之處。棄捐煩亂猶豫之心，是則知處所。亂語者終不受之，則知其處。譬若，天子！於無色像悉見諸色，是色亦無，等如虛空也。如是，天子！於法界為甚清淨而無瑕穢，如明鏡見其面像，菩薩悉見一切諸法。如是諸法及於法界，等淨如空。」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辯才慧？」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以空身慧而無所斷，於諸所見自現其身，為一切人說無常法令離是身，是為菩薩得辯才之慧。知所有空，於一切皆無所有。」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得分別諸法？」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知空寂，於有身無身而不作異，是故菩薩得分別諸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為導師？」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法亦不住，亦不不住。是故，天子！菩薩得為導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知一事了無數事？」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無思想而不動搖，是故菩薩得知一事了無數事。」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寧能有要現入三品不？何等為三？等於正要、入於不要、入於邪要。」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正要入佛法，於不要入聲聞、辟支佛地，於邪要入度一切。」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寧有住於閑、復住於懅不？」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有閑務。」

天子復問：「何以正爾，何故得入於懅？」

答言：「以諸懅故而住示現，育養眾生而令得閑。所以者何？瞻視一切故。天子！聲聞解脫自為身故。所以者何？是為得閑。菩薩不於是中而示現。復次，有懅者皆來得道，菩薩而往示現。」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仁者今得閑耶？而懅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吾亦不懅，亦復不閑。」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故如是乎？」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吾未有所至，亦無所得，不閑於閑。亦不須臾，亦不一時，以生死為拘。」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說是法言，為降伏魔場已？」

文殊師利答言：「實爾。天子！如仁者所云，說是法言為降伏魔場。何以故爾？天子！如是法言不識五陰，亦不於愛欲有所棄，亦不於解脫有所起，亦不近於解脫、降伏於異道。何以故爾？天子。一切異道行不在其中，為堅立法英。所以者何？無冥皆悉明故。為轉法輪，為斷一切諸所見已。」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說是法言，為有幾人得知法世？」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世為不冥，是則法世之所作。」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世人聞是法言而得解脫，甚哉難值！」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其不厭於世縛者，乃信是法，無不解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厭於世縛為何所是？」

文殊師利答言：「遠婬怒癡、棄於愛欲，覺知苦者而欲求脫，是則厭於世間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誰復不厭世間縛者？」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等於婬怒癡、等於愛欲、等於解脫，是故不厭世間縛。」

於是眾會聞說法言，莫不踊躍皆得歡喜。爾時雨於天華及栴檀香。諸天亦復持衣裓盛花香，散於佛上及文殊師利上，鼓樂絃歌來供養佛。億百千諸天以柔濡聲讚歎於佛，復於虛空奮振衣服，喜踊加倍僥倖乃聞是法。

爾時眾會一切人民見是變化，皆以華香及與衣服，散於世尊及文殊師利童子上，便說是言：「世尊！聞是法言而不信解者，為不值見佛。云是法言非佛所說者，為非除鬚髮及持大戒者，亦不諷誦復不信樂，亦非沙門婆羅門。而不隨是，是輩無四德，亦無名字。所以者何？用恐畏故。聞是有信菩薩摩訶薩最上菩薩種種功德者，為盡生死底、斷絕諸惡道，於過去當來今現在佛世尊所，得持是法而堅住。聞是法因是皆當解脫，有受持諷誦廣為一切解說其義者，是為持戒清淨而完具，是為值見佛，是為轉法輪，是為沙門，是為婆羅門，是為除鬚髮，是為受大戒，是為有所得，是為有名字。」

爾時世尊於眾會中讚言：「善哉，善哉！」於是佛語彌勒言：「受持是法，當諷誦讀廣為一切說之。」

說是經時，十二那術人眾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三萬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五萬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佛語彌勒：「仁者得佛時，一切菩薩及諸會者，皆當逮得奉持是法。其聞受持是深經者，彌勒皆當授與其決。」

爾時世尊語賢者阿難：「書持諷受是法言品，廣為一切說之。」

阿難白佛言：「唯受持之。」

阿難問佛：「是名何經？云何奉行之？」

佛言：「是經名『須真天子所問』，是名『文殊師利童子所報』，是名『斷一切諸法狐疑』，是名『一切諸佛法普入方便慧、分別照明教授之、持當持審持持而諦持』。」

說是法言時，三千大千不可計剎土六反震動。

佛說經已，文殊師利童子、須真天子、彌勒菩薩等，賢者阿難及大眾會，諸天人民及犍沓和，阿須輪、阿須輪人民，皆大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須真天子經卷第四

# 大方廣寶篋經卷上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給孤窮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五千。爾時世尊住迦利羅華園場上，菩薩、聲聞大眾圍遶而演說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與五百菩薩、釋、梵、護世恭敬圍遶，往世尊所。至已頂禮佛足，遶七匝已，却坐一面；及菩薩眷屬亦坐一面。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世尊言：「今日如來為說何法？隨次續說，勿令斷絕。」

時大德須菩提語文殊師利：「世尊先為聲聞說法。文殊師利！我今請汝說菩薩法。」

於時文殊師利童子語須菩提：「大德！今用菩薩法為？大德須菩提！一切聲聞及與緣覺，非菩薩法器。」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唯願演說，諸器眾生自當聽受。」

文殊師利童子報言：「大德須菩提！汝今能知是佛法器及非器耶？」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我等聲聞因他聲解，豈能得知是佛法器及非器乎？文殊師利！我請汝說是佛法器、非佛法器。」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諸入正位皆是非器，已為法界所繫持故。若觀法界而不捨放一切眾生，不墮正位、不共結住，如是等人是佛法器。復次大德須菩提！若到學法、無學法界為所縛者，捨一切眾生焦然結縛，心生疲倦怖畏三界，乃至一念不樂住結，是等名為非佛法器。大德須菩提！若有能盡未來際劫，發大莊嚴不怖不畏，行三界行不為三垢之所染污，於生死中起園觀想，欲樂諸有不集有行，如是等人名佛法器。復次大德須菩提！若無欲染示現染欲，非為瞋惱示現有瞋，不為癡覆示現有癡，除斷結使現住三界，導引眾生無有自高，荷擔重任一切眾生，能令無上三寶種性，具足不斷住三昧門，如是等人名佛法器。」

大德須菩提語文殊師利：「法性是一如一實際，云何分別說器非器？」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譬如陶家以一種泥造種種器，一火所熟，或作油器蘇器蜜器，或盛不淨，然是泥性無有差別，火然亦爾無有差別。如是如是，大德須菩提！於一法性一如一實際，隨其業行器有差別：蘇油器者喻聲聞、緣覺，彼蜜器者喻諸菩薩，不淨器喻小凡夫。」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頗有是器說名非器，非器為器？」

文殊師利言：「有。」

須菩提言：「何者是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一切結使名為非器，一切結習名為非器；是名非器，是亦說名為佛法器。若斷一切諸煩惱者，如是之器非佛法器。」

須菩提言：「所言器者，為何所盛？」

文殊師利言：「無盛為盛。若所盛不漏，知是完器；若所盛漏失，知是破器。大德須菩提！猶如虛空是諸藥木叢林之器，然非是器。如是，大德須菩提！菩薩亦爾，是佛法器，然非是器。大德須菩提！猶如從地出生諸樹，以空器故得有增長。如是，大德須菩提！菩薩從諸善心出生，為般若波羅蜜器之所增長。」

須菩提言：「而是菩薩何所增長？」

文殊師利言：「如虛空增長，菩薩增長亦復如是，而是菩薩無有增長亦無退減。何以故？不增結使、不退佛法。」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佛法、結使有何差別？」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如須彌山王，光所照處悉同一色，所謂金色。如是，須菩提！般若光照，一切結使悉同一色，謂佛法色。是故，須菩提！佛法、結使以般若慧觀，等無差別。是故，大德須菩提！一切諸法皆是佛法。」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以何緣故一切諸法皆是佛法？」

文殊答言：「如佛智所覺。」

又問：「云何如佛智所覺？」

文殊答言：「如汝初始，後亦如是，不離如故，是以說言如佛智所覺。」

又問：「所言初後，云何初後？」

文殊答言：「初空後寂，故名初後。」

須菩提言：「空之與寂有何差別？」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於意云何？如生金與熟金，有何差別？」

答言：「以言說故而有差別。」

文殊師利言：「如是，大德須菩提！以言說故言空言寂。若有智者，不著文字、不執文字。」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凡夫、智者有何別相？」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如佛所說，以業相故名為凡夫，以業相故名為智者。」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業有何相？」

文殊師利言：「因緣為相，隨其所行有差別名，若無所行則無別名。凡夫有行、有差別名，慧者無行、無差別名，有無中間名為聖行。然此聖行，於諸凡夫名為非行。」

又問：「文殊師利！所言聖者為何謂也？」

文殊答言：「同入無著無諍句故。」

又問：「文殊師利！頗有諸法亦入無著無諍句不？」

文殊言：「有。大德須菩提！」

須菩提言：「何者是也？」

答言：「須菩提！一切眾流入大海已為一醎味。如是，須菩提！一切諸法皆悉入於無著無諍同為一味，謂解脫味。」

須菩提言：「解脫何事，說名解脫？」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以何因緣故，或有縛者、或有無縛？」

須菩提言：「無智故縛。」

文殊師利言：「如是，斷無智故，名為解脫。」

須菩提言：「諸法平等，云何說智及與無智？」

文殊師利言：「如春熱時名為熱水，如冬降寒名為冷水，然其水性無有差別。如是，須菩提！不正思惟煩惱所熱名為無智，若正思惟名曰為智。然其此中無有士夫名智無智。」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此義難覺。」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行二行故。」

須菩提言：「是義難見。」

文殊師利言：「無慧眼故。」

須菩提言：「此義難入。」

文殊師利言：「不得底故。」

須菩提言：「此義難知。」

文殊師利言：「增上慢故。」

須菩提言：「此義難覺。」

文殊師利言：「捨離覺故。」

須菩提言：「此義難脫。」

文殊師利言：「樂樔窟故。」

須菩提言：「此義難思」

文殊師利言：「是中無相行故。」

須菩提言：「此義難覺難觀。」

文殊師利言：「是中無言說故。」

須菩提言：「此義叵得。」

文殊師利言：「是中乃至無少義故。」

須菩提言：「此義乃是智者所解。」

文殊師利言：「解自心如故。」

「文殊師利！如來所說謂利非利。何故世尊說如是句？」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所言利者，名不可得。於是事中欲有所得，是利名非利。大德須菩提！又復利者，名為寂靜。是中若起身心之行，是利名非利。是故如來說利非利。」

須菩提言：「如佛所說一切法非法。此何謂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如佛所說，能知我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況復非法。若法應捨，則不名法、不名非法。」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如來佛法可非法耶？」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如來佛法無有決定，若無決定則不應說是法、非法，是故佛說一切法非法。」

須菩提言：「希有文殊師利！新行菩薩聞如是說而不驚怖。」

文殊師利言：「汝意云何？師子王子聞師子吼，有驚怖不？如鴈王子行虛空中，畏墮空不？」

須菩提言：「不也。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言：「如是，須菩提！若有如來種性菩薩，去至如中從如出生，聞一切法、一切音聲，一切所說而不驚畏。大德須菩提！凡有畏者，於何而畏？」

須菩提言：「若以我見為實有者，是則有畏。」

文殊師利言：「菩薩解知了我見故，於一切法、一切音聲、一切所說，不生驚畏。」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若其菩薩知解我見，何不得果？」

文殊師利言：「無有菩薩得證果者。菩薩之人唯觀察知，為趣佛智不取果證。菩薩常於一切眾生修行大悲，雖知我見不墮證果。」

須菩提言：「而是菩薩善巧方便，雖知我見而不取果？」

文殊師利言：「如是，大德！若有菩薩為智方便界所攝者，而是菩薩雖知我見而不取果。大德須菩提！如大力士執持利刀斬娑羅樹，雖斷猶住不即墮落。如是，須菩提！菩薩若於一切眾生有大慈悲、大方便智，雖知我見而不證果。大德須菩提！或時天降大潤澤雨，是娑羅樹即便還生，生葉華果利益眾生。如是，須菩提！菩薩若為大慈大悲之所潤洽，菩薩智界還生三界，示現受於種性生死，為諸眾生作大利益。大德須菩提！設有大風吹是娑羅樹，觚枝莖果便墮于地。如是，大德須菩提！是諸菩薩為大智慧猛風吹，墮道場上畢竟永滅。」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善說菩薩智方便界，大慈大悲相應說法。文殊師利！聽吾說喻。如大龍王生於是心，興起大雲遍是雲中，雨熱霹靂至處皆燒；復雨大雨為生長故。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起大智慧及方便雲，現行一切諸凡夫事教化凡夫，現行聖行調伏眾生。

「文殊師利！如大香樹根香，有異莖香、葉香、華香、果香，各各別異。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所有智慧香身亦復如是，隨諸眾生所應聞解出相應法香，然大悲根而不移動。

「文殊師利！如毘楞伽摩尼寶珠在帝釋頸，悉遍普照三十三天，以珠力故一切所有皆悉照現；然此寶珠無有憶想。如是，文殊師利！淨寶珠者喻菩薩智性現一切事，而是菩薩無一切想。

「文殊師利！如如意珠能滿一切眾生所願，然是寶珠無有憶想。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所有淨意寶珠，能滿一切眾生所願，於一切處無有憶想。

「文殊師利！如因虛空火得熾然，因空下雨，而是虛空無有寒熱。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住在三界，行寂涅槃不為結熱，在佛法中無所染著，二俱利益。

「文殊師利！如因虛空出生毒樹亦生藥樹，然是虛空不為毒害、非藥除淨。如是，文殊師利！若有智慧方便菩薩，五陰之身猶如毒樹，信等五根如彼藥樹，非陰結染、非根淨結，二俱有利。

「文殊師利！如漉水筩，若暫一塞水則不漏，若復暫放其水便漏。如是，文殊師利！若有智慧方便菩薩，住於三昧成就大通不著諸界，若暫起定現漏諸界，隨其所應而演說法。

「文殊師利！如極好鳥善護氄者不自惜身。如是，文殊師利！住大悲菩薩，善護眾生不自惜身。

「文殊師利！如師子獸王無所畏懼，唯除猛火。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不畏一切，唯除聲聞、緣覺解脫。

「文殊師利！如伊羅寧龍象是畜生道，能現一切諸莊嚴事，由是帝釋福德力故。如是，文殊師利！菩薩乃能作於畜生現法莊嚴，隨所應度而化度之。

「文殊師利！如火燧出火、寶珠出火，二俱能燒。如是，文殊師利！若有菩薩始初發心，乃至道場最後之心，二俱能燒一切眾生一切結使。

「文殊師利！猶如諸樹有種種色、種種香、種種果，皆因四大而得生長。如是，文殊師利！菩薩以種種門集諸善根，一切皆攝在菩提心，迴向菩提以為增長。

「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輪寶若去，四兵皆從。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方便智波羅蜜隨所至處，所有一切助菩提法皆悉隨從。

「文殊師利！猶如迦陵頻伽鳥王卵中鳥子，其[口\*(隹/乃)]未現便出迦陵頻伽妙聲。如是，文殊師利！佛法卵中諸菩薩等，未壞我見、未出三界，然能演出佛法妙音，謂空、無想、無作行音。

「文殊師利！如迦陵頻伽至孔雀群終不鳴呼，還至迦陵頻伽鳥中乃復鳴呼。如是，文殊師利！菩薩若至一切聲聞、緣覺眾中，終不演說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至菩薩眾爾乃演說。

「文殊師利！如旋嵐大風，閻浮界內樹木諸山無能當者。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演說不可思議諸佛法時，學及無學聲聞、緣覺，除佛護持不能信解，若信解者是佛護持。

「文殊師利！猶如日宮所出光明，淨穢等照，無有增減、無能呵者。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放智光明，雖與一切凡夫共，俱不為所壞，與聲聞緣覺俱，不為所染，無有能呵菩薩方便智慧光者。

「文殊師利！如波利質多拘毘陀羅樹，若葉落時，三十三天歡喜踊躍，作如是言：『是樹不久當生華果。』如是，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能一切捨，是時諸佛皆大歡喜，而是菩薩不久當與一切眾生生法華法果。

「文殊師利！如調弱樹，隨風動轉不畏摧折。如是，文殊師利！菩薩善能隨順眾生，則不畏墮一切聲聞、緣覺地中。

「文殊師利！猶如水流順下而去。如是，文殊師利！無慢菩薩亦復如是，流趣順向於一切智。

「文殊師利！猶如大海，始初安時其處最卑，然後眾流悉皆歸之。如是，文殊師利！菩薩除滅憍慢貢高，然後佛法悉流歸之。

「文殊師利！如金剛珠，能破一切諸餘眾寶，而此寶珠無能壞者。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調伏，一切聲聞、緣覺而不墮中。

「文殊師利！如曼陀羅華，無風之時香氣普遍滿一由旬。如是，文殊師利！方便菩薩無聖慧根，慈香普遍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如曼陀羅華，有嗅香者一切病愈無諸苦患。如是，文殊師利！大慈大悲諸菩薩等若有隨喜，一切結病悉皆除滅無有逼惱。

「文殊師利！如佛出世，優曇鉢華則便出現。如是，文殊師利！有菩薩出世，諸佛法華皆悉出現。

「文殊師利！如阿那婆達多大龍王雨遍閻浮提。如是，文殊師利！菩薩如是，以大法雨等心普潤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如彼阿那婆達多池，流出四河滿於大海。如是，文殊師利！諸菩薩等，以四攝法流注充滿一切智海。

「文殊師利！由有大海，閻浮提人有諸珍寶。如是，文殊師利！由菩薩故，令諸聲聞、緣覺充足解脫法寶。

「文殊師利！一切諸色皆依四大。如是，文殊師利！菩薩所有一切諸法，為諸眾生住解脫依。

「文殊師利！如山險處生大藥樹，不能利益諸多人眾。如是，文殊師利！若從聲聞法調伏者，不能利益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如大城中生大藥樹利益多人。如是，文殊師利！菩薩從於大慈大悲中出生已，不捨一切智寶之心，能多利益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如暴雨水勢不久流。如是，文殊師利！聲聞說法勢不久住。

「文殊師利！如春水流便得經久。如是，文殊師利！菩薩說法得久住世。

「文殊師利！如雪山樹，雖復斫截不久還生。如是，文殊師利！如來施作諸佛事已便入涅槃，三寶之種而不斷絕。」

爾時大德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今乃演說菩薩所有無量無邊諸法功德、真實功德。世尊！倍復希有。菩薩聞是真實功德無喜無高。」

佛言：「須菩提！諸菩薩根本自淨故，聞諸功德不喜不高。」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薩根本自淨？」

佛言：「須菩提！無我根淨、無眾生根淨、無命根淨、無丈夫根淨、無人根淨、無身見根淨、無無明有愛根淨、無我我所根淨。」

須菩提言：「世尊！何謂為淨？」

佛言：「須菩提！無縛無解，是名為淨。無生無滅、無去無來，是名為淨。無妄想、無分別，無高無下，無作無不作，無闇無明，無惱無不惱，無縛無解，無生死無涅槃，是名為淨。」

須菩提言：「世尊！若無生死、無涅槃者，云何名淨？」

佛言：「須菩提！是淨無憶想生死及與涅槃，亦無染著。須菩提！猶如有言淨於虛空，實無所除令虛空淨。如是，須菩提！所言淨者，實無有法名之為淨。若有聞是而不驚怖，名之為淨。須菩提！汝今淨不？」

須菩提言：「世尊！我淨，以無垢故。」

佛言：「須菩提！若無有垢，為何所淨？」

須菩提言：「世尊！法性清淨我已知之。」

佛言：「須菩提！汝今能知法界性耶？」

須菩提言：「世尊！若離法界有餘法者可知法界，無有法界能知法界。」

佛語須菩提：「無有一法離於法界，誰知法界？」時須菩提默然不答。

爾時文殊師利語須菩提：「大德！汝今何故不答如來？」

須菩提言：「以我本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何以故？以我本不修習無盡無礙辯故。如是無盡無礙辯者是菩薩有，有礙有盡是聲聞有。」

文殊師利語須菩提：「是法界中有障有礙耶？」

須菩提言：「是法界中無障無礙，無障無礙是法界相。」

文殊師利言：「大德！若其法界無障無礙，汝今何故說時有礙？」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我已證斷，故辯有礙。若知法界而不證者，則辯無礙。」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法界之中有可斷耶？」

須菩提言：「文殊師利！而是法界無能斷者，一切法門悉法界故。」

文殊師利言：「若一切法悉是法界，汝何故說『我證於斷』？」

須菩提言：「聲聞境界有限齊故，說時有斷；佛之境界無限量故，說無礙無滯。」

文殊師利言：「法界有生耶？」

須菩提言：「是法界者無有境界，滅諸境界是名法界。」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若無境界、滅諸境界，汝今何故無境界中說法界也？何故說有種種境界？」

須菩提言：「我先不言，有礙有滯是聲聞辯，無礙無滯是菩薩辯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汝今不得無礙辯耶？」

「如是。文殊師利！我得是辯。」

文殊師利言：「得無礙辯，何故默然？」

須菩提言：「不知一切眾生根故辯有滯礙，知入一切諸眾生根是菩薩辯，是故菩薩說時無礙。」

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汝知法界、得證辯時，是知境界有礙相耶？」

「不也。文殊師利！是智境界是無礙相，非是礙相。」

文殊師利言：「若智境界無有礙相，汝何不說而默然乎？」

是時須菩提語大德舍利弗：「佛常稱為智慧第一。汝今可問，彼當答汝。」

舍利弗言：「汝今可說。我欲從汝及文殊師利聽聞於法。」

須菩提言：「我今不說。何以故？我曾見是文殊師利遊諸佛土，百千萬億佛前說法，令諸聲聞悉皆默然。我今何能於文殊師利前敢有所說？大德舍利弗！東方有國名曰端嚴，彼中有佛，號曰光相如來、應、正遍覺，今現說法。有大聲聞名曰智燈，智慧第一。時彼如來入於寂定，是智燈大聲聞即至梵世，以大音聲而演說法，聲遍三千大千世界。我隨文殊至彼世界，及無量菩薩百千天子侍從文殊，為聽法故。時文殊師利住光音天發大音聲，遍聞三千大千世界。

「時彼智燈大聲聞，聞如是大聲不能堪忍，從上墜落，其心驚怖身毛皆竪，即便往詣光相佛所。到已頂禮佛足，遶三匝已，合掌向佛問於是事：『世尊！誰作如是可畏音聲？我聞是音不能堪忍，從上墜下，如旋嵐風吹於小鳥。』時彼佛告智燈比丘：『有不退菩薩，名文殊師利，現大神通來至此土，為欲見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住光音天發大音聲，是聲遍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一切魔宮皆悉隱蔽。』時智燈聲聞白光相佛：『願欲見是文殊師利大善丈夫。』于時彼佛光相如來，即為文殊師利現相，令文殊師利與菩薩眾、諸天眷屬來至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化作蓮華師子座已却坐一面。

「時智燈大聲聞問文殊師利：『汝為何利來至此土？』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語大德智燈：『我今為見光相如來，禮敬親近問訊請法，故來至此。』智燈問言：『文殊師利！云何名為清淨見佛？云何禮佛？云何親近？云何問訊？云何請問？』文殊師利言：『大德智燈！若見法淨，名見佛淨。若身若心不低不仰，若不低仰正直而住，不動不搖其心寂靜，行寂靜行，大德智燈！是名禮佛。若不自觀亦不觀他，不觀佛、不觀法、不觀僧，不觀難不觀易，不觀作不觀不作，一體一身，一切佛身等入法身，見於自身同入法性，見如不見，無近無遠，大德智燈！是則名為親近於佛。若如來所為修行問非不修行，不見有法不修行者，見自及法入於修行，所問心定無有散亂，問者問處及問訊法俱不可得、無所貪著，於三世中求不可得，如是三場清淨問訊，大德智燈！是則名為問訊於佛。若往來問答不求覓過，隨順所問如來印可，大眾歡喜不嫉他問；有所問時，令無量眾生起莊嚴道乃至道場，大德智燈！是則名為請問於佛。』

「時光相如來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應當如是見於如來，應如是禮，如是親近，如是問訊，如是請問。』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問智燈比丘：『大德智燈！云何見佛？云何禮佛？云何親近？云何問訊？云何請問？』智燈答云：『文殊師利！如汝所問，非我境界。我隨音聲從他而聞，如是所說。』文殊師利言：『大德智燈！若不解是，汝云何得心解脫耶？』智燈答言：『因聖諦故心得解脫。』文殊師利言：『云何名聖諦？』智燈答言：『獨修無侶名為聖諦。』又復問言：『若獨修無侶名為聖諦，云何見平等心得聖解脫？』答言：『文殊！我依世諦說，非第一義。』又問：『是世諦者入第一義不？』答言：『文殊！若不入中，非第一義。』又問：『智燈！汝云何言依世諦說非第一義？若其世諦入第一義，即是一諦，謂第一義。』時智燈言：『文殊師利！初行菩薩聞汝所說則生驚畏。』文殊師利言：『大德智燈！汝亦驚畏，況復初行！』智燈答言：『都無有能驚畏我者。』文殊師利言：『大德！豈不怖畏生死心得解脫也？』智燈言：『文殊師利！怖畏厭患，心得解脫。』文殊師利言：『是故我說，大德智燈！本亦怖畏況復初行。』智燈問言：『文殊師利！菩薩云何而得解脫？』文殊答言：『不畏不厭，菩薩解脫。』問言：『文殊！不畏不厭言得解脫，此義云何？』文殊答言：『菩薩不畏百千萬億魔諸軍眾，菩薩不厭為於一切生死眾生，菩薩不畏集諸善根，菩薩不厭集智莊嚴，以是義故我作是說，不畏不厭心得解脫。』

「爾時會中有諸天子，以種種華散供文殊師利童子，如是歎言：『若有住處見文殊師利，則為見佛；所說法處，應起塔想。若有眾生聞是法者，當知是人攝諸德已。』

「時文殊師利語智燈比丘：『佛說大德智慧第一。是智慧者，為是有為？為是無為？若是有為，是生滅三相；若是無為，則無三相。』智燈答言：『修無為故，佛說名聖。』文殊問言：『大德智燈！是無為者可修習不？』『不也。文殊！』文殊又言：『云何大德說修無為名之為聖？』時智燈大聲聞即便默然。

「爾時光相如來告文殊師利：『可說法門，令諸會眾不退無上正真之道。』文殊師利白言：『世尊！一切諸法是寂靜門，一切言說是寂靜門；示寂靜故。』

「時有菩薩名曰法勇，在會而坐，問文殊師利：『如來所說及貪瞋癡，是寂靜門示寂靜耶？』文殊答言：『善男子！是貪瞋癡從何所起？』答言：『文殊！從妄想起。』文殊又問：『是妄想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於顛倒。』文殊問言：『是顛倒者復住何處？』答言：『文殊！住不正思念。』文殊又問：『不正思念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我我所。』文殊又問：『我我所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於身見。』文殊又問：『是身見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住於我見。』文殊又問：『是我見者為住何處？』答言：『文殊！是我見者則無住處。無處是我見處。何以故？而是我者，十方推求了不可得，況復有處。』文殊又問：『善男子！若法十方求不得者，為是何門？』答言：『文殊！都無有門。』文殊又問：『善男子！而是寂靜頗有門不？』答言：『文殊！是亦無門。善男子！以是義故，我說諸法是寂靜門。一切言說是寂靜門，顯示寂靜。』說是法時，八百菩薩逮得於忍。

「文殊師利廣說法已，從坐而起，禮敬光相世尊足已，出眾而去。

「是故，舍利弗！當知無有聲聞菩薩能盡文殊師利辯者。我今何敢與文殊師利有所論說？」

爾時大德須菩提語舍利弗：「大德！復見文殊師利何等神變遊諸佛國？」

舍利弗言：「大德須菩提！我昔曾與文殊師利在於西方遊諸佛土。見有佛土大火災起，於彼火中作蓮華網，文殊師利從中而過。復見佛土火災充滿，文殊師利從中而過，是火觸人，如以堅䩕栴檀塗身、臥迦尸衣，柔軟和適甚為快樂。復有佛土空無所有，文殊師利化作梵宮，入於禪定從中而過。復有佛土極為迮狹，其中眾生造諸惡業，文殊師利從中而過，皆令休止而不為惡，成覺慧慈——我當得成無上正道，為斷眾生貪瞋癡故而演說法，令諸眾生得慈三昧，是名菩薩成覺慧慈。

「大德須菩提！我於爾時曾見是事。我又獨處曾作是念：『文殊師利所有神通，與我神通等無有異。』文殊師利知我心已，即便將我遊諸佛國，至火災土而語我言：『汝以神力從是中過。』我時盡以神通之力滅是火已，經七日夜我及文殊乃過此界。過已復至第二三千大千火災世界，倍復廣大，在中住已，文殊師利而語我言：『用誰神力過此世界？』我時答言：『文殊師利！用汝神力過是世界。』

◎

大方廣寶篋經卷上

# 大方廣寶篋經卷中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繫心在前，以菩薩神力，於一念頃作蓮華網遍覆火上，從中過已便語我言：『大德舍利弗！於意云何？汝神力勝？為我勝也？』我即答言：『文殊師利！金翅鳥王飛速疾耶？為小鳥疾耶？』文殊師利還問我言：『汝意云何？而是二鳥何者為疾？』我時即答：『我之神力如彼小鳥，汝神力勝疾殊特過金翅鳥。』文殊師利即語我言：『大德舍利弗！汝獨處念：「文殊神力、我之神力等無有異。」』我復答言：『不可為比。』文殊問言：『汝云何知？』我即答言：『聲聞之人不斷習氣，是故我本以不等為等。』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舍利弗！乃往過世，於大海邊有二仙住：一名欲法：二名梵與。是時欲法獲得五通，是梵與仙以呪術力能遊空行。時彼二人各以自力，度過大海還至住處。時梵與仙作如是言：「欲法神力、我之神力等無有異。」復更異時，從海此岸至於彼岸到羅叉渚，時有羅叉出簫笛音。時梵與仙聞是聲已，從空而墮失呪術力。時欲法仙愍梵與故，捉其右臂將至住處。大德舍利弗！於意云何？是梵與仙豈異人乎？勿作異觀，即汝身是；我即是彼欲法仙人。舍利弗！汝於爾時亦以不等為等，今亦復以不等為等。何以故？以偏見故。』」

爾時舍利弗復語須菩提：「我又復念，與文殊師利南方界分遊過百千諸佛土已，有國名曰一切莊嚴，佛號寶大，我與文殊師利俱到彼國。文殊師利既至彼已，而語我言：『汝今見此佛土不也？所經諸國皆悉見不？』我言：『見已。』復問我言：『是諸國中悉見何事？』我時答言：『或見滿水，或見滿火，或見空界，或見豐樂。』文殊復言：『汝云何見？』我時答言：『若見滿水便言見水，若見滿火便言見火，若見空界言見空界，若見豐樂言見豐樂。』文殊師利言：『汝之所見境界如是。』我時問言：『文殊師利！汝復云何見諸佛土？』文殊答言：『虛空世界是諸佛世界。何以故？汝幻惑故，見滿水、滿火、空界、豐樂。舍利弗！汝之所見皆各不實，生滅相應。虛空世界不因緣有，其性安住。如是，舍利弗！客塵煩惱污染於心，然其心性終不可污。大德舍利弗！如恒沙劫火災熾然，終不燒空。如是，舍利弗！一一眾生恒河沙劫造作逆罪不善之業，然其心性終不可污。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能解知是法界性淨，無覆蓋纏、無結垢行能惱心者，是名無有蓋纏法門。若依此門，一切諸法無能覆蓋，解一切法體性清淨，終無有法能覆心者。』

「大德須菩提！文殊師利神通變化說法如是。我見其為諸神通事，菩薩不達，況復聲聞？」

爾時大德阿難復語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神通變化。大德舍利弗！昔於一時，世尊在此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與大比丘僧八百人俱，諸菩薩眾萬二千人。是時興大非時雲雨，經七日夜而不休止。諸大德聲聞若得禪定及解脫者，若入禪定七日不食；餘凡夫人及諸學人，五日絕食飢困羸瘦，不能往覲見佛世尊禮敬供養。我時念言：『是諸比丘甚為大苦，當往白佛。』我時便往佛世尊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諸比丘僧絕食五日極為羸瘦，不能從床而自起止。』世尊告我：『阿難！汝今可以是事往語文殊師利，彼當充足比丘僧食。』我承佛勅，往詣彼文殊師利所住室中，到已具說如是之事。時文殊師利為釋梵護世而演說法，即答我言：『阿難！汝往敷座，若時已至便擊楗槌。』我從文殊師利聞是語已，即便敷座住在一處，看文殊師利何時出房。是文殊師利甫為釋梵護世天王廣演說法，名曰分別一切身三昧，不出於房。我作是念：『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失食時？』

「文殊師利化作己身，為諸釋梵護世說是分別一切身三昧；文殊師利亦即入此分別一切身三昧已，從房而出，入舍衛大城次第乞食。我時不見。魔王波旬作是念言：『文殊師利師子吼已，入舍衛大城而行乞食。我今當蔽舍衛城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無入出者，不令施食。』爾時文殊師利童子隨所至處，門戶悉閉無往來者。文殊師利即時觀知，是魔波旬隱蔽諸人。『我今當作誠實言誓。』爾時即作是志誠言：『我之所集一毛孔中所有福慧，設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滿中諸魔之所無有。我此語實，魔蔽當去。令魔自身作居士像，於四衢道諸巷陌中唱如是言：「當施文殊！當施文殊！若施是者獲大果報。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給諸樂具百千億歲，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勝。」』

「文殊師利須臾之間立此誓已，爾時諸天遍開城中一切門戶，令諸人眾皆趣文殊師利童子。時魔波旬作居士像，於諸四衢街巷陌中唱如是言：『當施文殊！當施文殊！若施是者獲大果報。若施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諸樂供具，經百千歲，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勝。』時文殊師利以神通力，令所持鉢受諸種種美妙飲食及餅果等，不相和雜如別器盛。八百比丘、萬二千菩薩所食之食在一鉢中，不見此鉢若減若滿。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舍衛大城乞食已足，出舍衛城，以鉢置地語魔波旬：『汝為淨人，可持此鉢在前而去。』時魔波旬不能舉鉢，生慚恥心，語文殊師利：『我今不能舉此地鉢。』文殊師利語波旬言：『汝今成就大威神力，云何不能舉地小鉢？』時魔波旬盡其神力，不能舉鉢如毛分許，怪未曾有，語文殊師利：『我之神力舉伊沙陀山置之手掌擲虛空中，今不能舉如此小鉢一毛分許。』文殊師利語波旬言：『若大眾生大人大力，彼所持鉢非汝波旬所能擎舉。』是時文殊師利童子即以一指持舉地鉢著波旬手，語波旬言：『汝為淨人，持鉢前行。』時魔波旬盡力持鉢在前而去。

「爾時自在天子與萬二千天子侍從圍繞，來向文殊師利童子，頂禮其足，右繞已畢，語波旬言：『汝非使人，何故持鉢在他前行？』魔言：『天子！我今不堪與有力者諍。』天子語言：『波旬！汝亦成就大威神力。』

◎

「◎爾時波旬為文殊師利力所持故，答言：『天子！愚癡之力是為魔力。慧明之力是菩薩力。憍慢之力是為魔力，大智慧力是菩薩力；諸邪見力是為魔力，空無相無作力是菩薩力；諸顛倒力是為魔力，正真諦力是菩薩力；我我所力是為魔力，大慈悲力是菩薩力；貪瞋癡力是為魔力，三解脫力是菩薩力；生死之力是為魔力，無生無滅無有諸行無生忍力是菩薩力。』魔王波旬說是法時，於天眾中五百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千二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時文殊師利共魔波旬持此鉢食，置迦利羅華園中已，俱出外去。我時不見文殊師利，乃至食時猶不出房。我作是念：『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僧眾失於日時？當往佛所具白是事。』即至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日時已至。文殊師利猶不出房。』佛告我言：『阿難！汝不到此迦利羅園而看之耶？』我白佛言：『大德世尊！見一小鉢其食滿中。』佛告我言：『速打揵槌集比丘僧。』我言：『世尊！比丘僧多，是一鉢食當與誰耶？』佛語我言：『汝勿慮是。設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諸眾生等，於百千歲食此鉢食，猶不能盡。何以故？是文殊師利力所持鉢，文殊師利有檀波羅蜜無量功德。』我聞佛語，便打揵槌集比丘僧。時此鉢食不相和雜，香美眾味取不可盡，充飽大眾鉢食不減。

「時魔波旬欲惱文殊師利童子，即便化作四千比丘，衣服弊壞威儀麁惡執持破鉢，鼻眼角睞捲手脚跛，其形醜惡在下行坐，以此鉢食復充足之。時魔波旬令化比丘人人各食摩伽陀國十種之食，然此鉢食猶滿不減，令諸守園作使之人賦食疲頓。

「時文殊師利以神力持，令魔波旬所化比丘鉢食不減，手口俱滿而不能咽，氣閉眼張悉皆躄地。文殊師利語波旬言：『汝諸比丘何不更食？』惡魔答言：『文殊師利！是諸比丘在地垂死。汝將不以毒食與耶？』文殊師利語波旬言：已盡毒人當有何毒？內有毒者則施人毒，內無毒者不施人毒。波旬！所謂毒者名貪瞋癡；善讚法中所調伏者，若與人毒無有是處。又魔波旬！所謂毒者無明有愛、見我我所、見無因緣、見於名色、見愛恚瞋、見我見眾生、見諸蓋纏，計著諸陰，起種性慢，執著諸入，常住三界繫著所依守護取捨，若來若去愛著於身，堅著壽命，不淨思念愛樂染心，多起諸過，違逆因緣，斷見常見，諂曲憍慢，妄想分別，示現詐偽，執著樔窟，出沒卷舒驚畏於空，於無想中生墮落想，於無作中生死畏想，於無著處生起畏想，於出生死生起縛想，於使流中不生度想，助菩提法生非法想，於邪見中生正見想，於惡知識生善知識想，違佛謗法輕慢眾僧，不捨憍慢增長諍訟，實不實想不實實想，於欲樂中生功德想，於有為中心生狂惑，於生死行不見其過，於涅槃中生驚怖想。波旬！如是諸法於妙法中名之為毒。佛正法中無如是事。

「『波旬！甘露法者是名佛法，安隱法者是名佛法，無戲論法是名佛法，無過惡法是名佛法，無結使法是名佛法，出要之法是名佛法，無怖畏法是名佛法，無分別法是名佛法，不執自他法是名佛法，無譏呵法是名佛法，作舍、作依歸依洲渚、作守護法是名佛法，調伏寂法是名佛法，自淨無垢照明之法是名佛法，正向正趣法是名佛法，無諸妄想善調伏法是名佛法，善教善導隨宜之法是名佛法，自說說他法是名佛法，如法調伏諸外道法是名佛法，降諸魔法是名佛法，斷生死流法是名佛法，正念之法是名佛法，住念處故。正斷法是名佛法，斷諸惡故。神足法是名佛法，觀身心輕故。諸根法是名佛法，信為首故。諸力法是名佛法，無能降伏故。諸覺法是名佛法，次第覺故。正道法是名佛法，正流入故。三昧法是名佛法，究竟寂靜故。智慧法是名佛法，貫穿諸聖解脫法故。真諦法是名佛法，無忿恚故。諸辯法是名佛法，法辭及義樂說無滯故。明了無常苦無我法是名佛法，呵毀一切諸有為故。空法是名佛法，降伏一切諸外道故。寂靜法是名佛法，趣涅槃故。波羅蜜法是名佛法，至彼岸故。方便法是名佛法，善攝取故。慈法是名佛法，無過智故。悲法是名佛法，無逼故。喜法是名佛法，滅不憙故。捨法是名佛法，所作辦故。禪法是名佛法，滅憍慢故。不斷三寶法是名佛法，發菩提心故。一切安樂無苦惱法是名佛法，不來諸有故。』

「說是法時，魔王所將五百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作是言：『世尊！是所歎法，願令我等住是法中。』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大德阿難前白佛言：『大德世尊！今何緣笑？』佛告阿難：『汝見波旬化比丘不？』阿難白言：『見已。世尊！』佛言：『阿難！後五百歲法欲滅時，當有如是惡形比丘，如是惡衣著不齊故，如是下賤如是無智。何以故？後世比丘重於結使，貪著利養多營眾事，捨諸毘尼、越解脫戒、離白淨法，其所去來，重現法利、不重後世，盲聾跛蹇，老謬無智，著種種病，是等皆來於我法中出家受戒，以重眷屬給使人故，不為重法。阿難！我所說法如是正直、如是可愛。當于爾時，不見不聞諸天憂慼，魔王波旬當大歡喜無復憂慮。』

「我時問佛：『何故魔王波旬歡喜而無憂慮？』佛告阿難：『以彼惡人作魔業故，魔王波旬無所營作。何以故？由彼比丘無正行故。若有比丘勤加精進如救頭然，如是等人魔則求短。是故阿難！應勤方便，未得令得、未解令解、未證令證，降伏魔黨熾然佛法，護持正法作法供養，莫作放逸。是我教法。』說是法時，五百比丘放捨身命，白言：『世尊！我等不欲見是惡世。』踊處虛空以火焚身，百千諸天而供養之。二百比丘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二百比丘永盡諸漏心得解脫，三萬二千菩薩逮得法忍。釋梵護世及諸眷屬，禮佛足已作如是言：『唯願世尊久壽住世，勿使我等見是惡世。世尊！若有眾生得聞此經，終不更作懈怠非法，亦更不作魔諸惡業。』我時聞已悶絕躄地。

「大德舍利弗！我見文殊師利童子成就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力，及所說法我自親見。」

時大德迦葉語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希有神通。舍利弗！爾時世尊成佛未久！我久出家。是時文殊師利童子始初至此娑婆世界！從寶王世界寶相佛所來！欲見佛釋迦牟尼供養恭敬。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精舍夏坐三月。我時不見文殊師利，若如來前、若眾僧中、若於食時、若說戒日、若僧行次，都不見之。過三月已，臨自恣時乃見其面。我即問言：『文殊師利！何處夏坐？』即答我言：『大德迦葉！我住在是舍衛大城波斯匿王后宮一月，復一月住童子學堂，復一月住諸婬女舍。』我聞是已心甚不悅，即作是念：『云何當共是不淨人而作自恣？』我即出堂，便擊楗槌欲擯文殊師利童子。爾時世尊即告文殊師利童子：『汝往看是摩訶迦葉今者何故打楗槌也？』白言：『世尊！我已見之，欲擯於我。』佛語文殊師利童子：『今可現汝自在神力神通境界，令彼聲聞心得清淨，勿於汝所生不淨心。』於時文殊師利童子即入三昧，其三昧名現一切佛土。文殊師利入三昧時，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其中皆有摩訶迦葉頭陀第一，悉打楗槌。

「于時世尊即問我言：『摩訶迦葉！汝今何故打於楗槌？』我言：『世尊！文殊師利自說是言：「夏三月中，住王后宮及婬女舍。」為擯是故打於楗槌。』爾時世尊身放光明遍照十方，而告我言：『汝今遍觀十方世界，為見何事？』我時遍觀無量無邊恒河沙數十方世界，其中皆有摩訶迦葉而打楗槌，欲擯文殊；是一切處亦有文殊在佛前坐。佛告我言：『汝今欲擯何處文殊？為此世界？為十方界？』我時即禮佛世尊足，作如是言：『聽我悔過。世尊！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成就菩薩如是不可思議功德。我從佛所成有量智，而欲度量無量智慧，以不知故而打楗槌。』佛告我言：『摩訶迦葉！汝之所見十方世界文殊師利，亦復夏三月住王后宮及婬女舍。此間文殊師利童子，令是波斯匿王宮中五百女人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令五百婬女五百童子得不退轉無上正道，復有百千眾生以聲聞法而調伏之，無量眾生得生天上。』我時白言：『大德世尊！文殊師利為說何法，乃能如是教化眾生？』佛言：『迦葉！汝今可問文殊師利，自當答汝。』

「我時即問文殊師利：『汝說何法教化調伏如是眾生？』彼答我言：『非唯說法教導眾生。大德迦葉！或有眾生以娛樂樂而調伏之，或以護持，或以威伏，或以財攝，或以貪求，或現大莊嚴，或現神通，或現釋身，或現梵身，或現護世身，或轉輪王身，或隨各各所事諸天而為現身。或以軟語，或以麁語，或二俱用。或以讁罰，或以密益，或現作子。何以故？大德迦葉！眾生有於雜種之行，以雜種法而調伏之。大德迦葉！我以方便化眾生界，然後說法令其究竟畢竟調伏。』

「我時問言：『文殊師利！汝所調伏有幾眾生？』即答我言：『大德迦葉！我所調伏，等如法界。』我又問言：『法界幾許？』文殊答言：『如眾生界。』我又問言：『眾生界者復有幾許？』即答我言：『如虛空界。如是迦葉！眾生界、法界、虛空界，等無有二、無有別異。』我又問言：『文殊師利！佛空出世無所調伏。』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如人熱病，是人種種妄有所說。是中寧有天鬼持耶？有大明醫飲彼人酥，熱病即愈止不妄說。於意云何？是中頗有天鬼去不？』我言：『不也。文殊師利！由飲蘇故熱病除差。』『大德迦葉！是良醫者多利彼不？』我言：『如是。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世間如是，顛倒熱病，無我我想。住我想已，流轉生死。是故如來出現于世，隨彼形色應解法門，知解我想斷於顛倒，為彼眾生而演說法。既聞法已，除一切想無所執著。知解想已，越度諸流到於彼岸，名為涅槃。大德迦葉！於意云何？是中頗有我及眾生、壽命、養育人及丈夫可涅槃者不？』我時答言：『無也。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為是利故如來出世，但為顯示平等想故，不為生、不為滅，但為解知煩惱不實。』

「我時語言：『文殊師利！菩薩所作甚為難有，所謂觀知眾生之性畢竟寂靜，為欲利益一切眾生，不捨莊嚴、不沒不出。眾生之性畢竟涅槃，猶復能發大誓莊嚴。』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菩薩莊嚴等同如如。』我又問文殊師利：『願說菩薩發大莊嚴。』文殊師利言：『菩薩摩訶薩發大莊嚴，有三十二。何等三十二？菩薩攝取無量生死發大莊嚴，如夢空性故。菩薩滅度無量眾生發大莊嚴，無我相故。菩薩供養給事無量諸佛世尊發大莊嚴，同法身相故。菩薩聽受一切佛法發大莊嚴，如響聲相故。菩薩守護一切佛法發大莊嚴，解達諸法平等相故。菩薩降伏一切諸魔發大莊嚴，一切結使性相淨故。菩薩降伏一切外道發大莊嚴，令有無見者，解因緣相故。菩薩所有一切悉捨發大莊嚴，一切悉捨無餘相故。菩薩集戒頭陀功德發大莊嚴，無行相故。菩薩忍力發大莊嚴，無傷相故。菩薩精進發大莊嚴，解知身心寂靜相故。菩薩一切禪定解脫發大莊嚴，捨離一切所依相故。菩薩無礙般若波羅蜜發大莊嚴，淨除無明癡見相故。菩薩方便發大莊嚴，示現一切所作相故。菩薩大慈發大莊嚴，如空相故。菩薩大悲發大莊嚴，解知五道虛空相故。菩薩大喜發大莊嚴，無憂惱相故。菩薩大捨發大莊嚴，離苦樂相故。菩薩修滿大神通智發大莊嚴，猶如掌中觀見解脫無疑相故。菩薩不念諸法無我發大莊嚴，不畏墮彼聲聞、緣覺地之相故。菩薩觀陰猶如怨賊發大莊嚴，知幻相故。菩薩觀四大猶如毒蛇發大莊嚴，同法界相故。菩薩觀入猶如空聚發大莊嚴，知怨賊相故。菩薩不著三界發大莊嚴，無樔窟故。菩薩決定攝取諸有發大莊嚴，有非有相故。菩薩大悲發大莊嚴，不退相故。菩薩為大醫王發大莊嚴，隨諸眾生所有疾患施法藥相故。菩薩為大商主發大莊嚴，示導三乘出道相故。菩薩不斷於三寶種發大莊嚴，知報一切佛恩相故。菩薩知諸法性無生發大莊嚴，得於無生法忍相故。菩薩為得不退轉地發大莊嚴，捨於三界一切結使及捨聲聞、緣覺地相故。菩薩莊嚴道場發大莊嚴，以一念相應慧如實了知諸法相故。如是迦葉！是名菩薩三十二種發大莊嚴。菩薩摩訶薩以是莊嚴自莊嚴者，是四大體可易其性，而是菩薩於無上道終不退轉。』

「我即答言：『發大莊嚴猶尚不退，況三十二？文殊師利！聲聞法中無有莊嚴。』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是故聲聞無大莊嚴，如諸菩薩乃至名字。大德迦葉！於意云何？如大健夫以諸鎧仗善自莊嚴執持利刀，有怯弱人粗自莊嚴。是二莊嚴可相比不？』我言：『不也。』文殊師利言：『以是義故，大德迦葉，菩薩莊嚴，一切聲聞及諸緣覺之所無有。』

「說是菩薩大莊嚴時，萬二千天子發於無上正真道心。是故，舍利弗！我見文殊師利童子不可思議神通智慧，如是無量。」

爾時大德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語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童子所為。昔於一時，佛在毘舍離菴羅樹林，與大比丘五百人俱。是時薩遮尼乾陀子住毘舍離大城之中，與六萬眷屬俱，供養恭敬。我入三昧觀是尼乾，我時見有百千尼乾應當受化。我時即往而為說法；無有專聽無善好心，反見輕笑出麁惡言。我時唐苦於三月中無一受化，過三月已我心不悅便捨而去。時文殊師利即便化作五百異道自為師範，將五百弟子往詣薩遮尼乾子所，頂禮其足，白薩遮言：『我遙承聞大師名德，故遠而來至毘舍離。汝是我師，我為弟子。願見納受垂愍教誨，令我不見沙門瞿曇，令我不聞彼相違法。』薩遮答言：『善哉善哉！汝意純淨，不久當解我調伏法。』爾時薩遮即便宣令己之徒眾：『此五百摩納，自今以去和合同住互相諮問，彼若所說汝專心受。』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及五百化弟子，聽次第坐，受用尼揵戒法，威儀殊勝於彼。時時讚說三寶功德，亦復讚歎薩遮功德，令彼諸人心相親附。復於異時知眾已集，文殊師利便作是言：『我等所行呪術經書毘提遮經，若讀誦時，沙門瞿曇所有功德，有入我等經中來者。是沙門瞿曇有實法功德。何以故？是沙門瞿曇所生成就，父母清淨轉輪王種，以百福相莊嚴其身。又聞生時，大地震動釋梵扶侍，自行七步口出是言：「我於一切世中最勝、世中最大，我今當為滅諸生死。」空中自然出生二水釋梵洗浴，人天伎樂不鼓自鳴，放大光明遍照世界，滅諸惡道聾盲視聽。當于是時一切眾生不為結惱，安樂無為。婆羅門相：「若不出家作轉輪王，若其出家作佛法王。」而彼瞿曇捨轉輪王位出家修道，於道場上降伏百億魔，成菩提道轉妙法輪。沙門婆羅門、魔梵及世、若天若人，一切世間無能轉者。所說真正，初中後善。云何初善？謂身善行、口意善行。云何中善？學行勝戒、學勝定勝慧。云何後善？謂空三昧解脫法門、無相三昧解脫法門、無願三昧解脫法門。復次初善者信欲不放逸，中善者定念一處，後善者善妙智慧。復次初善者信佛不壞，中善者信法不壞，後善者信於聖僧得果不壞。復次初善者從他聞法，中善者正念修行，後善者得聖正見。復次初善者知苦斷集，中善者修行正道，後善者證於盡滅。是名聲聞初中後善。

「『云何菩薩初中後善？若不捨於菩提之心是名初善，不念下乘是名中善，迴向一切智是名後善。復次初善者於諸眾生慈心平等，中善者於諸眾生起大悲心設何方便，後善者喜捨同等。復次初善者降伏慳貪、捨離破戒、遠離瞋恚、斷除懈怠、不住亂心、殺害無知，中善者施、戒、忍、進、禪定、智慧，後善者以諸波羅蜜迴向一切智。復次初善者謂四攝法教化眾生，中善者不惜身命守護正法，後善者善巧方便不墮正位。復次初善者如地等持不捨一切菩薩行心，中善者以善方便知進知退住不退地，後善者於一生灌頂正位。是名菩薩初中後善。』

◎大方廣寶篋經卷中

# 大方廣寶篋經卷下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外道眾中漸次開示如是正法，令五百外道遠離塵垢得法眼淨，八千外道發於無上正真道心。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所可化作五百徒眾，於文殊師利前五體投地作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餘諸外道未信解者，見五百摩納作如是語，亦皆效彼五體投地而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

「爾時釋提桓因以曼陀羅華各與諸人，而作是言：『汝可以此供養於佛。』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與諸大眾，恭敬圍繞詣世尊所。到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時諸大眾亦皆禮佛，却住一面。爾時尼乾外道弟子以曼陀羅華散供佛已，右繞三匝，於一面住。文殊師利所化摩納，以文殊師利力所持故，白言：『世尊！我等今來不為見佛。何以故？如來者名為法身。世尊！我等不為聽法。何以故？不可聽者名之為法。世尊！我等不為僧德。何以故？如來聖僧修無為故。世尊！我等不為功德。何以故！是法界中無有功德，咸稱讚故。世尊！我等不為修道。何以故？一切諸法究竟道故。世尊！我等不為得果。何以故？無葉華果名為解脫。世尊！我等不為知苦。何以故？離於二行名為解脫。世尊！我等不為斷集。何以故？諸法究竟無和合故。世尊！我等不為證滅。何以故？一切諸法畢竟滅故。世尊！我等不為修道。何以故？離有無故。世尊！我等不修念處。何以故？一切諸法離處非處故。世尊！我等不為正斷。何以故？一切諸法離善、不善、無記行故。世尊！我等不為神足。何以故？一切諸法無去來故。世尊！我等不為於根。何以故？一切諸根是離義故。世尊！我等不為於力。何以故？一切諸法無力非力故。世尊！我等不為於覺。何以故？第一義中無有覺故。世尊！我等不為正道。何以故？無有去盡世間邊故。世尊！我等不為修定。何以故？常寂定中無嬈動故。世尊！我等不為修慧。何以故？出世間慧無餘雜故。世尊！我等不為三明。何以故？彼此明處畢竟無故。世尊！我等不為解脫。何以故？性法善繫故。世尊！我等不為沙門。何以故？離結聚故名為沙門。世尊！我等不為婆羅門。何以故？斷諸形色名婆羅門。世尊！我等不為比丘。何以故？法性無壞故。世尊！我等不為彼岸。何以故？六入常滅故。世尊！我等不為少欲。何以故？乃至無有少許欲故。世尊！我等不為知足。何以故？法無取故。世尊？我等不為寂靜。何以故？身心無失故。世尊！我等不為知識。何以故？不與三界共住止故。世尊！我等不近親友。何以故？不見有二故。世尊！我等不為阿練兒。何以故？三界諸行皆阿練兒故。世尊！我等不修無諍。何以故？獨一無侶名為無諍。世尊！我等不為乞食。何以故？我等永斷於食相故。世尊！我等不畏一切生死諸行。何以故？不見實故。世尊！我等不怖畏避貪瞋愚癡。何以故？無有妄想諸分別故。世尊？我等不勤斷結。何以故？一切煩惱其性如如，無染污故。世尊！我等不出我見。何以故？自身非身故。世尊！我等不淨諸見。何以故？諸煩惱性如如相故。世尊！我等不斷顛倒。何以故？常樂我淨性解脫故。世尊！我等不度諸流。何以故？不見此岸及彼岸故。世尊！我等不斷五蓋。何以故？是蓋解脫所貫穿故。世尊！我等不出諸纏。何以故？是真實際無纏相故。世尊？我等不為斷悔。何以故？不悔真諦名為沙門。世尊！我等不捨離疑。何以故？常信清淨解脫法故。世尊！我等不拔憂箭。何以故？為解脫信所貫穿故。世尊！我等不為涅槃。何以故？一切諸法究竟涅槃故。』

「說是法時，二百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是時眾中二百比丘，先得四禪住增上慢，謂最後身，輕慢他人，從坐起去，作如是言：『是所說法，與諸一切世間相違。我等本聞說隨順法，而今聞說非法、非毘尼、非導師說。』」

富樓那言：「我時即語文殊師利：『是二百比丘從坐起去，作如是言：「是所說法，與諸世間共相違反。」』文殊師利言：『大德富樓那！有因緣故，是所說法與世相違。何以故？富樓那！世間住著陰、界、諸入是諸人等，欲捨生死趣向涅槃，而不能知生死實性永不可得即是涅槃，不知是中無生死行、無至涅槃。忍是不知，言與生死世間相違。計有四諦者與是相違，第一義中無有是四，又無道無德。言相違者以住二故，若已住二便有相違。道平等故一切法等名為無二，若解無二則不相違。若計我者有增上慢，有增上慢則有相違。若不作上亦不作下，是平等中不作上下、無作無不作，若如是者名無增上慢，若無增上慢則無相違。如佛所說，我不與世諍世間與我諍。何以故？諍訟等事佛悉斷故。何等是名為諍訟本？所謂是實是不實、是正是邪。如佛說言，婆羅門所言實者。於汝意云何？為是虛妄非是實耶？正也邪也？若是俱無，汝以何事而得知也？』

「爾時文殊師利於二百比丘所去道前，化滿大火，令不能過。隨所趣方，皆見滿火而不能過，即以神力欲乘空去，上見鐵網而籠遮之。時是比丘，上見鐵網、下見大火，不知方所驚怖毛竪，唯見趣向祇陀林道，以雜蓮華而莊嚴之，及見多眾趣向佛所欲聽受法，即便迴還至祇陀林迦利羅華園向世尊所，到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

富樓那言：「我時即問彼諸比丘：『汝至何處？從何所來？』諸比丘言：『大德富樓那！我是羅漢，諸漏已盡，成就四禪具諸神通。我從文殊師利童子聞相違法，棄捨而去。見此佛土滿中大火而不能過，即以神力上昇虛空，復見鐵網籠遮於上，下見大火。我等今欲問佛漏盡阿羅漢地。』時佛告我：『富樓那！若有大火能避大火，無有是處。富樓那！若墮見網能出鐵網，無有是處。富樓那！若墮愛水能過水界，無有是處。何以故？富樓那！是諸比丘有貪瞋癡火未斷滅，以是事故不能出火。富樓那！是諸比丘墮在見網，是故不能出於鐵網。富樓那！是諸比丘墮在愛水，能過大水無有是處。富樓那！而是火界、鐵網、水界，無有來處、去無所至，文殊師利力所持故見如是事。富樓那！貪欲瞋癡、諸見有愛如是諸法，無有來處去無所至，從於顛倒妄想分別欲貪自他，由是故生，死生無我無有所屬。若無亂心起正修行，於一靜處莊嚴修禪，若得禪已不起憍慢不住不著，定心所作觀察諸法，何法是因？何法是緣？如是觀察如實而見，所謂無明緣行乃至憂悲大苦聚集，是名墮邪。如是無明滅則行滅乃至憂悲大苦聚滅，是名正見。是無為正位，無有過去無明可滅，無未來現在無明可滅，但不正思念便起無明。若無明滅，不正思惟更不復起；若是不正思惟滅者無明亦滅。無明若滅名畢竟滅，是故無明滅則諸行滅。若正思惟如實觀知，是四大身癡無所知，如草木瓦礫、如影如焰，如我所說，是身如是、是心如是、是意如是、是識如是。是心無形色，不可抱持，猶之如幻不可言說，非外非內非兩中間而可得之。若有比丘如是成就正思惟者，知一切法本來不生，若法不生即第一義。』說是法時，是二百比丘不受諸法，諸漏永盡心得解脫。」

爾時薩遮尼乾陀子失諸徒眾，愁憂不悅來趣舍衛，至祇陀林給孤窮精舍迦利羅園佛世尊所，共相問訊却住一面，白言：「瞿曇！我數數聞沙門瞿曇以幻術力奪他徒眾，今乃親見。令文殊師利破我徒眾，將至佛所受行邪法，不來我所、不受我教，聽用在意。」

是時有一出家外道名曰勝志，在會而坐。是勝志外道以親厚意語薩遮言：「止止尼乾！勿於世尊及比丘僧、文殊師利所生不敬心，莫長夜失利受苦，不樂墮在惡道。薩遮尼乾！聽我說喻以明斯義。譬如有人愚癡無智欲求索酥，持瓶往趣恒河取水，至於異處以鑽鑽之，甚大疲苦了不見酥。如是尼乾！汝諸外道，欲修斷結受戒炙身，威儀法用悉皆是邪，無所能斷；猶如彼取恒河水人。復於世尊調伏法中而起瞋恚，當墮地獄畜生餓鬼。」又言：「尼乾！復有一人生便聰慧，欲求蘇時，取純好乳盛著器中，以鑽鑽之，用功甚少大得生酥，從於生酥轉得熟酥，復因熟酥轉得醍醐。如是尼乾！佛正法中在家出家，具足淨信多有解向，勤修勝進速得解脫。如彼智人為得酥故，以乳置器。又復尼乾！如有二人，其一人者破彼一人百千瓦器，以好寶器而用償之。尼乾！於意云何？是人為損彼人不也？」

尼乾答言：「不也。勝志！

「如是尼乾！外道弟子如彼瓦器，破已便入如來法中，如得寶器增而無損。又復尼乾！如有商主愚無方便，將諸人眾至於非道。復有商主有大智慧，愍是諸人安置正路。如是尼乾！汝等如彼自稱為師，是不知道者、不善道者、不見道者、不能說道，是故汝等引導眾生趣於非道。今者世尊為大商主，知導善道、見道說道，導諸外道安置正路。尼乾！汝之徒眾悉在於此，汝可將去。」是時餘有萬二千人，還從薩遮服道而去。其餘住者已逮得明，佛即告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

爾時佛告勝志外道：「汝今見此萬二千人隨從薩遮去者不也？」

「見已。世尊！」

佛言：「勝志！是等諸人悉當至彼彌勒佛所初會數中。何以故？是等由聞如是深法及供養我。而是薩遮亦彌勒佛所智慧第一，如今我所舍利弗也。何以故？我知是人於我信解，以我慢故不捨是見。」

爾時勝志語文殊師利：「後末世中多有比丘起增上慢？」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後末世中法欲滅時，增上慢者甚為難得。何以故？不能修行得四禪故，得四禪已起增上慢。後末世中法欲滅時，諸比丘等不能住心，況得四禪？是故善男子！後末世時增上慢者甚為難得。又善男子！增上慢者凡有二種。何等二？一者信見，二者禪慢。起禪慢者，為於利養及名稱故起增上慢。是信見者，起增上慢謗佛正法。是增上慢者，當墮地獄，畜生，餓鬼。」

勝志問言：「文殊師利！欲知他心是增上慢，當云何知？」

文殊師利言：「凡夫人者欲得涅槃，實非羅漢。若聞是說驚畏恐怖，當知此是凡夫之人增上慢也，非是如來實阿羅漢。若從他聞驚畏恐怖，當知是人即是凡夫，是增上慢非是羅漢，是猶能淨報所施恩，然非羅漢。若無一切結使煩惱，彼無所依，是世福田；若有一切結使煩惱，則有所依，非世福田。若在是中，當知是人為增上慢。一切諸法攝入涅槃，若於是中分別觀察，當知是人為增上慢。一切諸法不應知不應斷，不應證不應修。不知此實，當知是人名增上慢。」

勝志問言：「文殊師利！無增上慢者有何印相？」

文殊師利言：「不違無滅，是無增上慢之印相。何以故？無有音聲能令其人生驚怖畏，如師子王，一切音聲不能令其驚畏恐怖。無增上慢比丘亦爾，聞諸音聲不生恐怖。何以故？彼知音聲猶如響故，如彼響聲無心意識而有音聲。如是如實知心意識，一切音聲皆從緣起無有真實。如是知已，不知何法定名為聲。若聞佛聲而不貪愛，聞外道聲復不呵毀，聞善淨法心不貪愛，聞垢污法而不呵毀，善知一切所有音聲前後際故。如是印相無增上慢，無高下印、如實印、正見道印、入一道印、入法界平等印、如不懷印、不違如印、住實際印、第一義空印、三世等印、初無生印、觀正法性印，如是等印印一切法。如是比丘名為無諍，聞已無疑，不驚不畏不恐不怖，不得於我不得於法，一切平等。」

爾時勝志外道白言：「世尊！我今從是善知識所，聞是真道大乘功德。世尊！我今從是文殊師利聞說是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哉世尊！唯願如來如應說法，令我聞已速疾修集助菩提法，逮得無上正真之道，廣為一切無量阿僧祇諸眾生故。」

佛告勝志：「菩薩有二法，速得明達具足大乘。何等二？所謂精進及不放逸。是中精進，謂如法得財一切悉捨；不放逸者，施不望報，皆以迴向於一切智。又精進者，正斷一切惡不善法，成滿具足一切善法；不放逸者，謂堅持淨戒不為後生，悉以迴向於無上道。又精進者，不惜身命修行忍辱；不放逸者，於諸眾生無侵害心。又精進者，進諸善法無有厭惓；不放逸者，進諸善根向無上道。又精進者，於諸禪支心無疲惓；不放逸者，於諸禪支不貪味著。又精進者，進諸多聞無有厭足；不放逸者，正念修行聖智聖慧。又精進者，不捨四攝；不放逸者，起化眾生。又精進者，身心堅住；不放逸者，不得身心捨離著法。又精進者，慈心等緣一切眾生；不放逸者，不得所緣眾生慈法。又精進者，教他眾生發一切智心；不放逸者，觀一切法皆悉如幻，而不捨離一切智心。又精進者，發起三昧；不放逸者，將護不令墮於漏盡。又精進者，如救頭然修集聖諦；不放逸者，不隨證滅。又精進者，為滿諸相集善無惓；不放逸者，觀於法身。又精進者，修淨佛土；不放逸者，淨眾生界。又精進者，集三十七助菩提法；不放逸者，安住寂靜解脫之法。勝志當知！菩薩所有善方便業，皆由精進而得成辦；菩薩所有一切智業，因不放逸而得成就。是故說言，菩薩成就智慧方便，不畏退轉無上正道。」

說是法時，勝志外道得無生法忍，心淨喜悅，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大光普照。諸天伎樂不鼓自鳴，天雨眾華。

爾時世尊知勝志心而便微笑——諸佛常法，若微笑時，若干百千雜色光炎從面門出，普照無量無邊世界，上過梵世，障日月光、隱蔽魔宮，還右繞身百千匝已從頂上入。

爾時大德阿難承佛神力，從坐而起，正於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而說偈言：

智慧福力華，圓光導世間，

三十二相華，雜好以自嚴。

行如象師子，精進力勇出，

世尊何故笑？願導師演說。

其言如雷音，佛音師子吼，

迦陵頻伽音，柔軟梵音聲，

三千世界聲，諸天及與人，

欲比佛音聲，算數不能及。

聲聞及緣覺，并及諸菩薩，

智無與佛等，不知一切智。

牟尼智力說，為於何事笑？

人天龍修羅，聞疾得菩提。

心得離二邊，亦不執於中，

一切無執著，等同如虛空。

一切無能數，過一切世上，

我問等空智，以何因緣笑？

青綠金色光，紅紫赤白色，

從面門出炎，如恒河沙等，

普照無量界，廣遠如虛空，

滅惡道得樂，導師光觸故。

若放膝光明，是授聲聞記，

若手放光明，是記辟支佛。

佛定記大乘，一切智慧道，

光利眾生已，還入無垢頂。

善哉人中天，三界所供仙，

願如實敷演，導師一向說。

斷疑悅大眾，以何因緣笑？

千萬億眾生，聞已心歡悅。

如是請已，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勝志善男子不？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得無生忍，合掌禮我，百千諸天而供養之。」

阿難白言：「見已。世尊！」

佛言：「阿難！是勝志善男子，曾於七十二億佛所種諸善根行菩薩道，修集無上正真之道。爾時常作大轉輪王，恭敬供養是諸如來，尊重讚歎，常修梵行，悉皆護持是諸佛法。阿難！是勝志善男子從今已往，當值無量無數諸佛，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常修梵行，令無量阿僧祇眾生住菩提道。過是無量阿僧祇劫集菩提道已，當得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號智光王如來、應供、正遍覺乃至佛、世尊，出現於世。國名嬉見，劫名一寶嚴。阿難！是嬉見土所受用物，猶如他化自在天中。彼國眾生不漏色聲香味觸法，無諸惡色，彼諸眾生互相恭敬歡喜悅樂，是諸眾生皆悉往見智光王佛，乃至夢中亦常見佛不離念佛，是故彼土名曰嬉見。於是劫中，唯一如來施作佛事，佛及眾生壽等一劫，是故彼劫名一寶嚴。阿難！是智光王佛，純菩薩僧九十二億，皆是初會得不退轉。是智光王如來欲涅槃時，先當授彼師子進去菩薩記，當得作佛，號師子相如來、應供、正遍覺乃至佛、世尊，壽十中劫然後涅槃，當有無量無邊菩薩僧。佛涅槃時，以全身舍利起一寶塔，縱廣六十由旬、高八十由旬，眾寶嚴飾，無量眾生而供養之。」

爾時勝志菩薩從空來下，頂禮佛足，右繞七匝，向佛歎說不壞法界偈：

色界及法界，眾生界同等，

是界等智界，今授我記已。

受界煩惱界，與空界同等，

諸法同是界，今我同此來。

法界及欲界，及與於三界，

等同如虛空，我記同於是。

生死界涅槃，等住如法界，

是界及水界，地界風火界，

陰入及與界，眼界眼識界，

意界及法界，是境界同等。

不授我陰記，不授界入記，

不授名色記，不授內外記，

以音聲故知。導師受我記，

音聲是寂靜，佛無有心意，

作心而授記，我亦無有識，

得受於道記，如我佛亦然，

如佛我亦然，諸眾生亦爾，

授記受記爾。受記是真實，

如如悉捨離，不壞於法界，

安住真實際。我禮等正覺，

同入一切法，如虛空無作，

學知方便故。

爾時勝志菩薩偈讚佛已，頂禮佛足，右繞七匝，却坐一面。

爾時佛告阿難：「汝受持是經，讀誦書寫，於大眾中廣為人說。」

阿難白言：「我已受持。世尊！此經何名？當云何奉持之？」

佛告阿難：「是經名為『文殊師利神通所持』，亦名『滅除一切諸魔外道音聲』，亦名『採寶』，亦名『寶篋』，如是受持。」

說是經已，文殊師利童子、勝志菩薩等，及大聲聞大德阿難，及諸大眾，天、龍、夜叉、諸天及人、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大方廣寶篋經卷下